

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簡編五種

王雲五主編

儀 禮 正 義

(八)

胡培壘著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0345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
中國圖書集成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簡編五百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儀禮正義

(八)

胡培聲著



國學基本叢書

儀禮正義

卷十七

賓奉束錦以請覲。覲。見也。鄉將公事。是欲交其歡敬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訝受馬。言賓請私覲。主君不許。而

享也。江氏永云。私覲之束錦乘馬。亦是公家之幣。但對享禮為私耳。今案周禮校人曰。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。鄭注

使者所用私覲。江說是也。注云覲見也者。爾雅釋詁文。荀子曰。私覲。私見也。云鄉將公事。是欲交其歡敬也者。

鄉當作覲。謂覲者行聘享公事。未伸其私敬。今請覲。是欲交其歡敬也。云不用羔。因使而見。非特來者。周禮大宗

伯曰。鄉執羔。大夫執雁。是見君之摯。定八年左傳。公會晉師于瓦。范獻子執羔。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。是見他

國之君鄉亦執羔也。此因行聘出使而見。與特來異。故不用羔也。禮經釋例云。案覲禮享後無覲者。諸侯親見于天

子。享時已申其敬。無緣復有私覲也。聘禮享後有覲者。享是聘賓致其君之命。至覲時聘賓始得自申其敬。蓋聘賓代

君行禮。故享後別有私覲。與覲不同也。郊特牲云。朝覲大夫之私覲。非禮也。此言朝覲之禮。大夫從君而行。無私

覲也。又云。大夫執圭而使。所以申信也。鄭注以君命聘則有私見。此言大夫奉使出聘。則有私覲也。又云不敢私覲。

所以致敬也。孔疏。覆明從君而行。不敢行私覲。所以致敬于己君也。此申言上文朝覲大夫私覲非禮之義。擯者入

非謂大夫執圭而使。不敢私覲也。今以禮經證之。覲禮無私覲。聘禮有私覲。鄭孔之說。悉與經合也。擯者入

告出辭。客有大禮。未〔疏〕正義曰。以賓行聘享大禮。未有以請禮賓。賓禮辭聽命。擯者入告。告實許。〔疏〕正義

有以待之。待之。欲先禮賓。故辭其覲也。請禮賓。賓禮辭聽命。擯者入告。告實許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正

尊。荏。陳本注作莞。疏作荏。閩本注疏俱作莞。云宰夫又主酒食者也者。釋官云。案周禮宰夫職。掌賓客之飲食。注。飲食、燕饗也。是其又主酒食之事。故此禮賓實饌籩豆脯醢皆宰夫掌之。云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者。上

几筵既設。是為神設。此為人故徹之改之而更設也。云賓席東上者。凡設席。為神西上。為人東上。七昏禮云。主人徹几改筵。東上。此不云東上。故注補之也。餘詳士昏禮。云公食大夫禮曰。蒲筵常。緇布純。加荏席。尋。玄帛純。

此筵上下大夫也者。案公食禮記又曰。上大夫蒲筵加荏席。此聘賓是上大夫。故鄭引以為證。且欲推出下引馬禮所云是筵孤之禮也。云周禮曰。筵國賓于牖前。莞筵紛純。加緹席畫純。左形几者。司几筵文。云則是筵孤也。孤形几。

鄉大夫其漆几與者。鄭以公食記所云是筵上下大夫之法。故以此為筵孤。又因孤用形几。謂鄉大夫用漆几。案周禮五几。一玉几。二彫几。三彤几。四漆几。又有素几。乃喪事所用。吳氏疑義云。鄉大夫舍漆几外。更無他几。故鄭以意言之。非實有所據也。又案司几筵注。謂國賓諸侯來朝。孤鄉大夫來聘。與

此注不同者。蓋鄭注儀禮時。據公食記推而言之。其周禮注未及改耳。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。公出迎者。已

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出。出廟門也。公於門內之揖。不盡與曷者同處。乃云如初者。見其亦三揖耳。今案上行聘

迎者。己之禮更端也者。前是賓致禮於主君。此是主君致禮於賓。故享不出迎。而禮賓出迎。是己之禮更端也。公升側受几于序端。漆几也。今〔疏〕正義曰。側受

几於宰夫。無擯相也。注云今文無升者。鄭以此經宜有升字。故從古文也。授几之禮。詳有司徹授尸几下。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。內拂几。不欲塵坩尊者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塵坩。釋文云。坩或作被。○李氏云。內拂几。拂之向己也。坩。被也。敖氏云。先言拂。乃言奉。是拂時几猶在地也。奉兩端。謂橫執之。凡執几皆橫執之。惟設時乃縮也。盛氏云。下云公東南鄉。則宰夫進

几蓋西北鄉也。敖云南面授公。非。注云內拂几。不欲塵坩尊者。是解所以內拂之意也。云以進自東箱來授君者。據觀禮記几俟于東箱也。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

西鄉。進就賓〔疏〕正義曰。外拂几。拂之向外也。敖氏云。宰夫既拂几。公又親重拂之。敬也。卒。謂既拂也。振

卒拂而後攝之。則拂時猶宰夫執之也。有司徹。主人二手橫執几。尸二手受于手閒。此中攝之。君禮異也。注云進就賓也者。前行聘時。公升二等。賓升西楹西東面。此公升特賓亦升。不言者。省文也。賓在西楹西東面。故知進西

鄉爲就。擯者告。賓進。訝受几于筵前。東面俟。未設也。今文訝爲梧。〔疏〕仍前。至設几乃北面。注云未設也者。

謂几未設也。賈疏云。未設而俟者。待公拜送訖乃設之故也。云今文訝爲梧者。惠氏棟古義曰。公食大夫禮。上介受賓幣。從者訝受皮。注云。今文曰梧受。既夕。若無器。則梧受之。注云。謂對相授受。疏云。梧卽逆也。對面相達。

受。案梧本作梧。訓爲逆。訝亦逆也。既夕注不疊古文。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。段氏玉裁云。說文。梧。卒也。各本作逆。今正。逆。迎也。卒。不順也。相迎者必相卒。古亦通用逆爲卒。又段氏以梧受爲梧之譌。胡氏承珠云。案釋

名釋宮室又云。梧在梁上。兩頭相觸梧也。公壹拜送。公尊也。古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壹拜者。送几之常禮。悟之爲梧。亦由聲近假借。非必字之譌也。

拜也。注云公尊也者。以公尊於賓。故壹拜也。賓以几辟。辟位遶。〔疏〕正義曰。遶。通詳前。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

再拜稽首。不降。以主人禮未成也。凡賓左几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凡賓左几。毛本凡誤几。嚴本亦誤。校勘記云。集釋通解俱作几。張成也。凡賓左几。〔疏〕氏曰。疏上几作几。從疏。○公壹拜。而賓荅再拜稽首。臣禮也。注云不降。

以主人禮未成也者。敖氏云。不降。辟盛禮也。此禮賓之禮。以用幣之禮爲盛。今案下送幣公再拜注云。事畢成禮也。是禮賓之禮。至用幣乃成。故此受几及下受醴皆不降拜。而受幣則降也。云凡賓左几者。士昏禮。賓以几辟。北面設

于坐。左之。是也。言凡者。見爲人設。宰夫實饌以醴。加柶于饌。面枋。酌以授君也。君不自酌。尊也。宰夫亦洗升几皆如是。神則右几。亦見士昏禮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不訝授也。授。楊氏作受。○凡醴皆用饌。柶所以扱醴者。詳士冠禮。注云酌以授君也。君不自酌。尊也者。此注似可疑。禮經釋例云。考士冠禮賓禮冠者。士昏禮女父醴使者。皆不自酌。而用

贊者酌之。至士昏禮舅姑醴婦。則贊者酌之。亦贊者授之。是醴不自酌。蓋禮經之通例如此。非獨聘禮宰夫實禮授公爲尊君也。云宰夫亦洗升實饌以醴自東箱來者。下記云醴尊于東箱。是醴自東箱來。故鄭以爲自下升東箱實饌也。言

亦者。鄭以几在東箱。授几時當自下升取几。故云亦也。案經不見設洗之文。積氏云。冠禮醴子。贊者洗于房中。豈醴子洗而醴賓反不洗歟。抑文不具歟。云不面撒不訝授也者。李氏云。撒卽葉也。柶之大端爲葉。小端爲枋。面。前

也。凡主人授賓醴者皆面枋。賓迎受之皆面葉。冠禮贊者酌醴以授主人。主人迎受。故贊者面葉。主人受之得面枋。此宰夫實醴。公不迎受。故宰夫面枋。公受之亦得面枋也。宰夫不言升降者。賤略之。今案互詳士冠禮及下經尙撒下。

公側受醴。將以飲。〔疏〕正義曰：敖氏云：受醴不言序端。如受几可知。蔡氏云：側賓不降壹拜。進筵前受醴。

復位公拜送醴。賓壹拜者。禮。〔疏〕正義曰：校勘記云：壹。楊作一。注同。注者字監本誤作首。○敖氏云：壹拜受幣之儀也。盛氏云：復位。復西楹西東面位。上不著其位。而此云復。則其與聘時同可知。今案公拜亦壹拜。凡不

言者可知也。上授几時公先拜送。此則賓先拜。儀節略異也。注云醴質以少為貴者。賓上下皆再拜。此獨壹拜。以用醴尚質。以少為貴故也。

宰夫薦籩豆脯醢。賓升筵。擯者退負東塾。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。以有宰夫也。〔疏〕正義曰：籩盛脯。豆盛醢。豆也。禮器曰：有以少為貴者。諸侯相朝。灌用鬱鬯。無籩豆之薦。大夫聘禮以脯醢。謂此。退。自階下而退也。注云事未畢。擯者不退中庭。以有宰夫也者。案負東塾是擯者常位。前行聘時。擯者退中庭。以有釋辭相拜之事。宜

近嚮之。至聘畢。擯者退負東塾而立。注云反其等位無事。此禮賓之事未畢。乃不退中庭。以其薦籩豆等事有宰夫主之故也。或曰事未畢而退負東塾者。以馬將入中庭故也。

庭實設。庭實乘馬。乘馬。四馬也。於賓祭醴時設之以醴質也。必知庭實為乘馬者。以下云賓執左馬以出知也。

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。尚撮坐啐醴。降筵。就。〔疏〕正義曰：尚撮。唐石經及各本俱作撮。校勘記云：撮。刮也。士冠禮面葉注云：古文葉為撮。然則今文作葉。古文作撮。或作撮。撮。擗。雖皆說文所有。宜以撮為正。凡字之从撮者俗皆从撮。如膈。膈。擗。之類。故又為撮。後人以柶从木。并撮字亦从木。非也。少儀曰：執箕膺。擗。其

舌也。字亦當作撮。弟子職作擗。擗。即葉耳。其字亦從手。又云坐啐醴。監本醴誤作酒。○以柶兼諸觶者。祭時左手執觶。右手以柶祭醴。及降筵北面。將啐醴時。則以柶兼并於觶。兩手奉之以啐也。褚氏云：敖氏謂以右手兼執柶。不識脫空左手何用。吳氏章句云：尚同上。撮在上。則執枋也。注云降筵就階上者。士昏

禮。女父醴使者。西階上北面坐啐醴。此當與彼同。故鄭以降筵為就階上。即就西階上也。

公用束帛。致幣也。言用。尊

於下也。亦受。〔疏〕正義曰：敖氏云：醴質而用束帛庭實。所以將厚意亦如饋禮也。今案士冠禮冠畢。乃醴質以壹獻之於序端。主人酌質束帛餽皮。案餽皮即庭實也。此及冠禮醴質皆有束帛庭實。蓋禮之盛者也。注

云致幣也者。謂庭實以束帛致也。云言用尊於下也者。對冠禮酬賓束帛不言用也。云亦受之於序端者。上受几于序端。知此亦然也。公食禮侑賓云。公受宰夫束帛。則此亦宰夫授之也。建柶北面奠于薦

東。禮體不卒。正義曰。注卒字。嚴本及各本多作啐。周氏學健云。當作卒。上言啐禮。則非不啐明矣。積氏云。酒卒。卒爵而禮不卒爵。故注云禮體不卒。作啐誤。張氏爾岐。張氏惠言。亦皆以啐為卒之譌。校勘記云。單疏本土冠疏引此作卒。集釋此節釋辭已缺。尚存不卒解三字。戴震云。似集釋所見本亦作卒。今據諸說改正。○盛氏云。建柶。以柶插解中。尚枋也。敷云亦尚撰非。今案建柶而奠之。為將受幣也。擯者進相幣

贊以〔疏〕正義曰。擯者自東塾至阼階西。故云進。注云贊以辭者。釋相之義也。賓降辭幣。不敢當公〔疏〕正義曰。嚴本當誤富。○敷氏云。辭公

降一等辭。辭賓降〔疏〕正義曰。敷氏云。辭者。止其降。且不許也。栗階升聽命。栗階趨君命。尚〔疏〕正義曰。聽

之命也。注云不連步者。李氏云連步者。足相隨不相過。每等先舉一足。而後足并之。栗階者。始升連步。至上等則不連步。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。今案詳燕禮。降拜受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為將

辭。不降。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。亦訝受而北面者。禮〔疏〕正義曰。楊氏復云。禮賓之禮有三節。受

端。而後授賓。恭之至也。禮莫重於幣。故賓受几受禮皆於筵前。受幣當東楹也。敷氏云。當東楹。其視為君將幣者又過東矣。注云亦訝受而北面者。前行聘享時。訝授受。賓東面。主君西面。此亦訝受。而賓北面。主君蓋南面也。

云禮主於己。己臣也者。己謂聘賓。前聘享是將君命。故賓不北面。此禮實是主於己。己臣也。宜循臣禮。故北面受幣也。退東面俟。俟君拜也。不北面者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

謂退至西階東面。俟君拜即降也。云不北面者。謙若不

敢當階然者。李氏云。鄉飲酒禮。賓主專階者皆北面。公壹拜賓降也。公再拜。不俟公再拜者。不敢當公之盛。〔疏〕

正義曰。賓見公拜而即降辟。賓雖降。公猶再拜也。敷氏云。賓已降而公猶再拜者。送幣之禮當然。宜終之也。注云不俟公再拜者。不敢當公之盛也者。再拜為公盛禮。賓不敢當。故不俟再拜而降也。云公再拜者。事畢成禮也者。

前此授几授禮。公皆壹拜。此再拜者。禮賓之事。賓執左馬以出。受尊者禮。宜親之也。效馬者并左右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至此已畢。故須再拜以成禮。所以致謙敬也。賓執左馬以出。受尊者禮。宜親之也。效馬者并左右。〔疏〕正義曰。



左馬者。上也。然則主人之庭實。亦設於西方而西上也。蔡氏云。庭實四馬。以左為上。庭下北面。以西為左也。注云受尊者禮。宜親之也者。解賓自執左馬之義也。云效馬者并左右執授之者。說文。鞵。馬羈也。少儀曰。馬則執鞵。鄭注。鞵所以繫制之者。曲禮曰。效馬效羊者右牽之。鄭注。效猶呈見。此并左右執授之者。便賓之執也。云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者。下記曰。主人之庭實。則主人遂以出。是知餘三馬主人使人牽之從賓出以授賓從者也。

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。從者。士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受賓幣者。賓蓋左執幣。右執馬以出也。注云從者士介者。士介。〔疏〕鄭以下記云賓之士訝受之。又上云上介受賓幣。故知此受馬為士介也。

右主君禮賓

賓觀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。不請不辭。鄉時已請也。觀用束錦。辟享幣也。總者。總八轡牽之。贊者。居馬閒扣馬也。入門而右。

私事自闕右。奠幣再拜。以臣禮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序從之。言私觀之事。分賓觀。上介觀。衆介觀。為三節也。贊者賈人之屬。介特觀也。〔疏〕周禮司儀職曰。及禮。私面私獻。皆再拜稽首。君荅拜。鄭注云。禮以體

禮客。私面。私觀也。既觀。則或有私獻者。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。楚公子弃疾見鄭伯。以其乘馬私面。今案儀禮。見君謂之觀。見卿大夫謂之面。周禮左傳以私觀為私面者。對文異。散則通也。弃疾事見昭六年傳。○注鄉戴校

集釋改。贊者居馬閒。校勘記云。賈疏居誤為在。云不請不辭。鄉時已請也者。不請謂賓。不辭謂主君。所以然者。鄉時贊已請觀。故今不復請。主君亦不辭也。敖氏謂此亦據者出請入告而出許。不言者可知。與注異。褚氏云。上

已言辭請禮賓矣。禮後不必再請。注是也。云觀用束錦。辟享幣也者。以享君享夫人皆用束帛。今觀用束錦。是辟享時所用幣也。云總者總八轡牽之者。乘馬四馬也。每馬二轡。故知總為總八轡牽之也。云贊者居馬閒扣馬也者。四馬

而二人贊。則知每一人居兩馬閒。以左右手各扣一馬助賓牽也。云入門而右。私事自闕右者。玉藻曰。私事自闕東。闕東即闕右。彼注以私事為觀面是也。但此入門右。下據者辭後。賓仍入門左。玉藻蓋據正禮言之。云奠幣再拜。以

臣禮見也者。凡臣於君。皆奠而不授。義詳觀禮。李氏云。由闕右自牽馬。不從介。不升堂授幣。皆臣禮。吳氏章句云。再拜稽首。奠幣於地。授馬於贊者乃拜也。禮經釋例云。前聘享是代君行禮。故不拜。此觀是以私禮見。故再拜

稽首也。云贊者賈人之屬者。或疑賈人專掌圭玉。不贊牽馬。褚氏云。注意言如賈人之等庶。賓者辭。辭其。〔疏〕正義人在官執役者耳。非即指賈人。云介特觀也者。下上介衆介皆特行觀禮。明不隨賓觀也。

辭其以臣。實出。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實以觀事已畢。擯者坐取幣出。有司二人牽馬以從。出門。西面于東塾南。禮見也。

將還之也。贊者有司受馬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塾。闕本誤作熟。○有司。主國有司。東塾。門外東塾也。敖氏乃出。凡取幣於庭北面。〔疏〕云。有司牽馬亦二人者。不可多於賓之贊也。西面于東塾南。鄉賓也。注云將還之也。

者。謂擯者坐取賓所奠之幣出。令有司二人牽馬以從。示將還之。不敢當其臣禮也。云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者。謂贊者必待主國有司受馬。乃可以出。賈疏云。幣可奠於地。馬不可散放故也。云凡取幣於庭北面者。解擯者取幣北面。而

又言凡以廣之。見取。擯者請受。請以客禮受之。賓禮辭聽命。贊者受其幣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上云北面奠幣再拜稽首。擯者辭。幣於庭者皆然也。

請受。賓禮辭聽命。是擯者請以客禮受而實許之也。注云賓受其幣。贊者受馬者。謂賓受擯者取出之幣。贊者受有司牽出之馬也。牽馬右之入設。庭實先設。客禮也。右之。欲

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。曲禮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庭實先設。客禮也者。此牽馬入設。而下乃云賓奉幣入。是庭實先設。曰。效馬效羊者右牽之。

右。人在左。用右手牽之。便於控制也。云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者。若如前二人贊。則不得云右之。既言右之。明人牽一匹。四馬四人。得申其牽馬之常。賓不總牽也。敖氏云二人受於有司。而後四人牽之。用四人。則左先隨入

而設於西方。今案引曲。賓奉幣入門。左介皆入門。左西上。以客禮入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可從介。校勘記云。陳禮者。證右之之義也。

始觀時賓入門右而介不從。此則賓入門左。而公揖讓如初。升公北面再拜。公再拜者。以其初。〔疏〕正義曰。韋介又皆入。蓋用客禮見。故注云可從介也。

公再拜者。蓋答冕時奠幣之拜也。冕賓奠幣時。不敢以臣禮待之。故不答拜。然終無拜而不答之禮。故于其始入也。即先再拜之。此與他時拜至之意不同。今案韋說是也。賓三退。反還負序。不敢與授

圭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聘時賓執圭。雖三退以避公之拜。然猶東面鄉公。故止退而負序。此更言同。〔疏〕反還者。謂反轉西面。又還轉東面。乃負牆而立。蓋益不敢當其禮與授圭異也。振幣進授。當東楹

北面。不言君受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春秋傳。鄭伯如晉拜成。授玉于東楹之東。士貞伯以爲視流而行速。不安其位。凡敵者授受

當於兩楹間也。注云不言君受。略之也。者。經言進授。則君受可知。故不言也。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。適其右受。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。由便也。便

其已授而去也。受馬〔疏〕正義曰。前。北方也。吳氏章句云。士受馬者自南來北。至牽者之前。又自北還南。從其自前。變於受皮也。左至牽者之後故曰還。注云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者。此解經適其右受。其指牽馬者言也。

四馬在庭。北面東上。牽者四人。各在馬左。今受馬者從牽者後。適牽者右。明於人東馬西受之也。云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。由便也。便其已授而去也者。李氏云。受不由其左者。欲牽者已授馬。右還而出。便也。云受馬自前。變於

受皮者。賈疏云。上受享庭實之皮。受皮者自後右客。注云。從東方來。由客後。西居其左受皮也。此亦從東而來由馬前者。馬是生物。恐驚。故由前。是變於受皮也。今案。受皮與受馬。皆視受幣以爲節。如此經振幣進授下。當東

楹北面。即宜接云寶降階東拜送。乃序士受馬者云云于授幣之下。明君受幣即受馬也。禮經釋例云。凡庭實之馬。右牽之。入設于庭。寶授幣于堂。則受馬者受馬于庭。主人授其屬幣。則馬出。案聘禮賓獻。牽馬右之。入設。又賓升

堂受幣之時。經云。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。適其右受。又公側授宰幣之時。經云。馬出。此聘禮賓觀受馬之節也。張氏爾岐曰。此受馬亦視堂上受幣以爲節也。觀禮。侯氏享奉束帛匹馬。卓上九馬隨之。中庭西上。又云。侯氏降自

西階。東面授宰幣。以馬出授人。九馬隨之。此觀禮三享受馬之節也。敖氏繼公曰。王臣不於內受馬者。無以爲節。亦至尊之禮異也。凡他禮之庭實。其主人之士受之者。皆以堂上授受爲節。又聘禮面卿。賓奉幣庭實從。注。庭實四

馬。蓋賓問卿類正聘之享。故庭實用四皮。賓面卿類正聘之觀。故庭實用四馬。其授受之節。當亦如賓觀也。又禮賓庭實設。賓執左馬以出。歸饗餼。僮使者庭實設馬乘。大夫降執左馬以出。觀禮郊勞。僮使者乘馬。使者降以左驢出。

皆受者親執馬。其節又與賓觀異也。又聘禮夫人歸禮賓。僮使者乘馬。上介兩馬。觀禮賜舍。僮使者乘馬。賜車服。僮使者四馬。經皆不云授受之節。文不具也。至於庭實用馬或兩馬或乘馬。猶之用皮或儷皮或四皮也。牽馬

自前西乃出。自。由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自前西者。稍進而前。乃西行。又南行。賓降階東拜送君辭。拜送階東。以君〔疏〕正義曰。享幣不拜送。此拜送者。以私觀之幣是賓自致也。階東。西階東也。鄭以階東爲鄉君。敖氏謂拜於西階東。別於已君也。凡臣於異國之君。其拜下者皆不當階。拜於階下者。已臣也。今以

儀禮諸篇考之。其說亦通。拜也。君降一等辭。君乃辭之。而賓〔疏〕正義曰。注由拜。校勘記云。楊敖由俱作猶。浦鐘云。乃

儀禮諸篇考之。其說亦通。拜也。君降一等辭。君乃辭之。而賓〔疏〕正義曰。注由拜。校勘記云。楊敖由俱作猶。浦鐘云。乃

當作已。上云君辭。此云拜也。是辭而猶拜。敬主君也。君降等再辭。於賓有加禮也。擯者曰寡君從子。雖將拜起也。此禮固多有辭矣。未有著之者。是其志而煥乎。未敢明說。〔疏〕

正義曰。從。謂從賓而降。起。謂起而升階也。注云此禮固多有辭矣。未有著之者。是其志而煥乎。未敢明說者。賈疏云。周公作經。未有顯著之者。直云辭耳。此及公食皆著其辭。此二者是志記之言。煥乎可見。又云。據此二者觸類而長之。餘辭亦可以意作。但疑事無質。未可明說。故上注每云其辭未聞也。敖氏云。是時賓主相接。歡敬兩盡。故特見之。食禮亦然。今案士冠士相見二篇。辭多見於經內。賈以爲志記之言未確。此注疑有脫誤。闕之可也。

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。成。公少退。爲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公少退。示不敢當其拜。亦異於本國。賓降

出。公側授宰幣。馬出。廟中宜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于賓之降也。介亦逆出。注云廟中宜清者。以宜潔清。故使

○以上。公降立。擯者出請。上介奉束錦。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。請覲。玉錦。錦之文纖縹者也。禮有以少〔疏〕

正義曰。降立俟介覲也。注云玉錦錦之文纖縹者也者。纖縹。文繁也。李氏云。如玉之縝密。敖氏云。纖縹而白似玉也。云禮有以少文爲貴者。士介之錦。反文于寶與上介。是以少文爲貴也。禮器曰。禮有以素爲貴者。素卽少文之義也。云後言束辭之便也者。敖氏云。亦玄纁束之類。擯者入告出許。上介奉幣儷皮。二人贊。儷猶兩也。上介用皮。變〔疏〕正義曰。於賓也。皮。麋鹿皮。敖氏云。

賓卿也。私覲之庭實用乘馬。上介。大夫也。用儷皮。士介不用庭實。此禮之差等。蔡氏云。二人贊。使二人助攝也。盛氏云。執皮之法。蓋如享禮。注云上介用皮。變於賓也者。賓用馬。上介用皮。是變也。但庭實唯國所有。或馬或皮。不定。經於賓覲言馬。於上介言皮。互文耳。皆入門右東上奠幣。皆再拜稽首。皆者。皆衆介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皮以兩。殺於賓也。上介若用馬。則亦二馬歟。

注云皆者皆衆介也者。上介祇一人。經兩言皆。故知兼衆介也。蔡氏云。衆介皆奉幣從上介入門。右。奠幣稽首。云贊者奠皮出者。皮與馬殊。可奠之於地。故知介奠幣時。贊卽奠皮先出也。擯者辭。亦辭其

介逆出。亦事畢〔疏〕正義曰。此上介與衆介同以臣禮見也。擯者辭之。介以事畢故出耳。擯者執上幣。士執衆幣。

後擯者設受。乃分覲。上介以客禮見。衆介則仍不敢以客禮見。

儀禮 正義 八 卷十七 九

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。此請受請於上介也。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。釋辭之時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衆執幣者。校勘記云。衆執二字。楊劄。○盛氏云。上幣。

上介之束錦也。衆幣。士介四人之玉錦也。其出之次。擯者在門。舉皮者從之。執衆幣者在其後。經以尊卑爲序。故先言士耳。今案經云舉皮從其幣。明是從上介之幣也。盛說是。注云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。釋辭之時。衆執幣者隨

立門中而俟。敖氏云。出請受。言其出爲請受也。盛氏云。時猶未請受也。而先著其故於出之下。亦經中之一例也。今案據敖盛二說。則此時未請受。亦未釋辭。似是也。若如注說。則此已請矣。何下文又云請受乎。委皮

南面。擯者既釋辭。執衆幣者進即位。有司乃得委之。敖氏云。委皮之節。敖得之。云南面便其復入也。委皮當門者。李氏云。委皮於門中北上。贊皮者得北面取之而先入。便。執幣者西面北上。擯者請受。請於上介也。上言其次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執幣者西面北上。亦在東塾南也。注云請於上介也者。李氏云。雖衆幣亦請於上介。介同時覲。統於上介也。云上言其次。此言其位。互約文也。鄭意以擯者執上幣節。是言其出之次。委皮南面以下。是言

其立之位。約文互見。故經兩言請受也。敖氏則以上請受爲申言出之故。秦氏蕙田云。案上云請受。標其目。此云請受。實其事。本無二節。盛氏云。注疏泥於經文之次。且不知上文所云請受爲目下事之例。似失其實。敖說爲是。今

案。請受。亦謂請以客禮受也。介禮辭聽命。皆進訝受其幣。此言皆訝受者。嫌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一一徐本作二。張氏

爲二。從巾箱嚴本。○敖氏云。聽請受之命者。上介也。而士介亦皆訝受其幣者。此時統於尊者。不敢異之也。介既受幣。贊者乃取皮。注云此言皆訝受者。嫌擯者一一授之者。謂上介及衆介皆同時受幣。不一一授之。故云皆也。

訝受者。執幣者西面。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。皮先者。介隨執皮者而入也。入門左。介至揖位而。〔疏〕正義

曰。注皮先者。皮先二字。陳闓。通解。俱倒。○獨言士介奉幣。明斯時士介不隨入也。敖氏云。奠皮之處。亦參分庭一在南。注云皮先者。介隨執皮者而入也者。案執皮者先入。亦庭實先設之義也。云入門左。介至揖位而立者。

謂賓觀時。公揖讓如初升。賓入門。待公揖乃進。此介不升堂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。云執皮者奠皮。以有不敢授之義者。案享時庭實用皮。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。不奠於地。此奠而不授。明不敢與享時同也。云古文重入者。古文

謂賓觀時。公揖讓如初升。賓入門。待公揖乃進。此介不升堂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。云執皮者奠皮。以有不敢授之義者。案享時庭實用皮。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。不奠於地。此奠而不授。明不敢與享時同也。云古文重入者。古文

皮先下有兩入字。案皮先。謂執皮者先於上介。則入公再拜。拜中庭也。不受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拜下。敷有門左自兼執皮與上介言之。不必重也。故鄭從今文。○敷氏云。公拜。蓋西面

也。下放此。注云拜中庭也者。案上云公降立。以後不見有升堂之文。故知於中庭拜也。云不受於堂。介賤也者。對賓升堂言之。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

稽首送幣。進者北行。參分庭一而東。〔疏〕正義曰。退復位。吳氏章句謂聘時入門之位是也。或以爲卽上注揖位。恐非。注云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。乃復北行也者。謂自皮西進而

北行。歷參分庭之一。乃折而東行。與公相當。乃復北行至公所授幣也。敷氏云。進者北行。將至中庭。與公稍相當。乃東行及公左而北面。公還南面授幣也。介退。公復西鄉。介拜亦北面。褚氏云。是時公立於中庭西面。如敷所云。

則是對公之面而行。相去無幾矣。注說爲長。介出宰自公左受幣。不側授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不側授。授。毛本作受。校勘記云。徐本。介禮輕者。上賓觀云。公側授宰幣。此不云側授。是介禮輕也。李氏云。不云側授。蓋贊者受於公。轉以授宰。敷氏云。文主於受者。故不言側。褚氏云。此亦鄭不側授之義爲長。觀下宰夫受士介幣之注更明。有司二

人坐舉皮以東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上執皮者奠皮於地。故擯者又納士介。納者。出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納者出道入也。也者。謂擯者出而道之使

入也。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。終不敢以客禮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實與上介初以臣禮見。辭之。終以客禮見。此士介仍

雖隨上介聽命。然分又卑於上介。終不敢以客禮見也。擯者辭介逆出。擯者執上幣以出。禮請受賓固辭。禮請受者。一請受而聽之也。賓爲之辭。士介賤不敢以言通

於主君也。固衍字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一請下。校勘記云。楊無受字。主君下。嚴本有也字。校勘記云。徐本集釋俱有當如面大夫也。也字。通解無。○敷氏云。公於士介亦辭之者。以其非己臣也。奠幣者四人。惟執其上幣以

出。又但禮請受而已。皆殺於上介也。盛氏云。上幣。士長一人之玉錦也。注云禮請受者。一請受而聽之也者。謂一請不從。卽聽之不再請也。云賓爲之辭。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者。此釋經士介不辭而言賓辭之義也。云固

衍字。當如面大夫也者。賈疏云。下士介面大夫時。擯者執上幣出。禮請受。賓辭。無固字。故知此固衍字。李氏云。一辭而許曰禮。辭再辭而許曰固辭。今擯者禮請受。明無固辭也。下士介面大夫時。賓亦一辭耳。今案賈李之說是也。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七

敷兵以固非衍字。褚氏云：敷謂一辭而得。請亦可謂之固。則固辭與禮辭何別乎。公荅再拜。擯者出。立于門中以相拜。擯者以賓辭入告。還立門中闕外。西面。公乃遙荅拜也。相者贊告之。

〔疏〕正義曰：公荅再拜者，荅其奠幣之拜也。曲禮曰：君於士不荅拜也。非其臣則荅拜之。是也。注云：擯者以賓辭入告。還立門中闕外西面者，以經云：擯者出。故知立門中闕外也。知西面者，以士介在門外之西東面也。斯時公在門內中庭。故云：遙荅拜也。云相者，士介皆辟。辟於其東面。〔疏〕正義曰：辟即遠遁之意。士介聞公之贊告之者，謂擯者以公拜贊告士介。故云相也。拜，不安其位而遠遁。所以為敬也。

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。俟擯者執上幣來也。〔疏〕正義曰：士，主國之士也。擯者已執上幣，故取幣祇須三人。此言取幣。實辭時。上幣在擯者手。因有相拜之事。未授宰夫。故士先取餘幣立而俟之也。擯者進。就公所。〔疏〕正義曰：注云：就公所也者，謂擯者自闕外入。進至公所。乃授幣於宰夫也。宰夫受幣

于中庭以東。使宰夫受於士。士介幣輕也。受之於公左。實幣公側授。〔疏〕正義曰：注云：使宰夫受於士。士介幣輕。上介幣宰受於公左。士介幣宰受於士。敬之差。〔疏〕也者，以士介幣輕。故使宰夫受也。江

氏筠云：謂受於士。敷君善謂受上幣於擯者。案經於介私面云：老受擯者幣于中庭。又記詳賓之私獻云：擯者授宰夫于中庭。則敷說是也。云受之於公左者，少儀曰：贊幣自左。經未言，故注明之也。云實幣公側授宰者，即上賓觀時公側授宰幣是也。云上介幣宰受於公左者，即上介觀時。宰執幣者序從之。序從者，以宰夫。〔疏〕正義曰：注云：序自公左受幣是也。今士介幣使宰夫受，是其敬有差等也。

一一受之者。案執幣者即上坐取幣之三人也。鄭意以宰夫當一一受之，故此執幣之三人以次授之也。然經不云授宰夫幣。而云序從。明是宰夫受幣以東。執幣者以次從之而東也。敷氏云：士三人從宰夫。是也。○以上衆介觀。

右私覲

擯者出請賓告事畢。實既告事畢。衆介。〔疏〕正義曰：自此至實不願言。事畢送賓之事。注云：衆介逆道實而出。在廟門外。此逆道實出者。謂出中門及大門也。擯者入告。公出送賓。公出。衆擯亦逆道。紹擯。〔疏〕正義曰：注云：公出。衆擯亦逆道者。及賓並行。間亦六步。

右私覲

實既告事畢。衆介。〔疏〕正義曰：自此至實不願言。事畢送賓之事。注云：衆介逆道實而出。在廟門外。此逆道實出者。謂出中門及大門也。

擯者入告。公出送賓。公出。衆擯亦逆道。紹擯。〔疏〕正義曰：注云：公出。衆擯亦逆道者。及賓並行。間亦六步。謂紹擯在前。承擯次之。上擯亦次之。

公在後也。云紹擯及賓並行。開亦六步者。六步。三丈六尺也。前行聘門外陳擯注。及大門內公問君。鄉以公禮將事。無由問也。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。此紹擯及賓並行中間相去亦三丈六尺。故云亦也。

也。賓至始入門之位。北面將揖而出。衆介亦在其右。少退西上。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。序殷勤也。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。北面東上。上擯往來傳君命。南面。蓮伯玉使人於孔子。孔子問曰。夫子何爲。此公問君之類也。〔疏〕

正義曰。注鄉戴校集釋改。云鄉以公禮將事。無由問也者。敷氏云。曩者行禮之時。各有其節。不可亂之。故問勞之事。至是乃爲之也。云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。衆介亦在其右。少退西上者。始入門之位。卽聘時賓入門

左注云。內賓位也。衆介隨入。北面西上少退。是也。云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。序殷勤也者。斯時賓北面將揖。公南面。正可於此問君居處。以序殷勤記念之意。云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。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者。卽前賓入

門左注云。擯者亦入門而右。北面東上。是也。但上擯以往來傳命於賓。故南面。彼注云上擯進相君。當亦南面也。敷氏以爲賓東面。公西面而問之。恐非。蓮伯玉事。見論語憲問篇。鄭引之。以此爲公問君之類者。朱子云。所引論

語非聘事。意略相類耳。賓對公再拜。拜其無恙。公〔疏〕正義曰。注恙字。校勘記云。陳本缺。○云拜其無恙者。無恙。言噬人蟲。能食人心。古者草居。多被此毒。故相問勞曰無恙。吳氏章句云。公再拜慶之。章氏協夢云。賓對亦當再拜。不言者。交不具。公再拜者。答賓之拜也。今案據司儀云。問君。客再拜對。則章說是。云公拜賓亦辟者。初迎賓入

門時。公再拜。賓辟。故知此亦辟也。公問大夫。賓對公勞。賓再拜稽首。公荅拜。勞以道路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問。毛本誤門。校勘記

葛本遂脫此注。○王氏士讓云。但言問大夫。則上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。公荅拜。賓出。公再拜送。賓不顧。既大夫痾該之。於君則拜其無恙。於大夫問之而已。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。公荅拜。賓出。公再拜送。賓不顧。既

拜。客趨辟。君命上擯送賓出。反告賓不顧。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。論語說孔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公既拜。客趨辟者。子之行曰。君召使擯。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賓退。必復命曰。賓不顧矣。〔疏〕周禮司儀職曰。出及中門之外。

問君。客再拜對。君拜。客辟而對。君問大夫。客對。君勞客。客再拜稽首。君荅拜。客趨辟。鄭注。中門之外。卽大門之內也。問君曰。君不恙乎。對曰。使臣之來。寡君命臣于庭。問大夫曰。二三子不恙乎。對曰。寡君命使臣于

庭。二三子皆在。勞客曰。道路悠遠。客甚勞勞。介則曰。二三子甚勞。問君。客再拜對者。爲敬慎也。今案周禮較此經稍詳。而大槩則同。注亦可以互證。此注云客趨辟者。卽本周禮文也。云君命上擯送賓出者。以降等之客。君僅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七 一三

送於大門內。故命上擯送賓出也。云反告賓不顧。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者。賓雖出。君猶立而待之。故上擯送賓出大門。必以賓不顧回告君。君於此乃可自廟而回路寢也。又司儀注所云問君問大夫及勞客與介之辭。未知所出。九經古義引王伯厚云。此亦見說苑。李氏云。凡去者不荅拜。敖氏云。凡主人拜送賓。賓皆不顧。經於此見之者。明於尊者之禮如此。則其餘可知。引論語云云。見鄉黨篇。此引以爲反告賓不顧之證也。賈疏云。此送賓是上擯。則卿爲上擯。孔子爲下大夫。得爲上擯者。以孔子有德。君命使攝上擯。若定十年夾谷之會。令孔子爲相同也。江氏永云。案鄉飲酒禮。賓出。主人送于門外。再拜。注云。賓介不荅拜。禮有終也。此公再拜送賓。賓但趨避而不荅拜。遂不顧。是亦禮有終之意。鄉黨記復命。不考此注。似復命二字爲虛文。若非君有命。何以謂之復命乎。經但言賓不顧。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。文不具耳。孔子行之。卽是禮當如此。當時爲擯者或不復命。孔子則必復命也。上擯送賓。但送賓出大門。若送至館。自有訝者送之。經文此下云賓請有事于大夫。公禮辭許。注謂上擯送賓出。賓東面而請之。擯者反命。因告之。是復命時有二事。一告賓不顧。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。當時有無未可知。附識於此。孔子攝上擯之說。不可不知。知是攝上擯。則召是特召。君命尤重矣。

右賓禮畢出公送賓

賓請有事于大夫。請問問卿也。不言問聘。聘亦問也。嫌近君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亦如之。言賓請問卿。卿此聘字疑衍。云請問問卿也者。案二問字亦疑衍其一。注蓋以請問卿解請有事也。經言大夫而不言卿。蓋兼下大夫在內。云不言問聘亦問也。嫌近君也者。以經言小聘曰問。聘亦稱問。嫌其近君。故不言問而言有事于大夫也。云上擯送賓出。賓東面而請之者。問卿乃明日事。於此請之使先告君也。王氏士讓云。有事必請於其君。義無私交也。云擯者反命。因告之者。義已詳上。公禮辭許。禮辭。賓卽館。小休息也。讓云。有事必請於其君。義無私交也。云擯者反命。因告之者。義已詳上。公禮辭許。禮辭。賓卽館。小休息也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小休息。毛本小作少。嚴本作小。校勘記云。徐本通解俱作小。云小休息也者。謂自厥明訝賓于館。至是賓乃卽館。明日又將有事。是小休息也。此一日之間。行聘行享。及禮賓私覲。其事甚多。下勞賓及

歸饗餼。亦與聘同日。記云聘日致饗是也。聘義曰。聘射之禮。至大禮也。質明而始行事。日幾中而后禮成。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。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。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。日莫人倦。齊莊正齊。而不敢

解情。以成禮節云云。此之謂也。卿大夫勞賓。賓不見。以已公事未行。上〔疏〕正義曰。勞賓。往賓館勞之也。賓已公事未行者。是釋所以不見之故。公事。即問大夫之事。下記云問大夫之幣。侯于郊。幣既公家具之。則事爲公事可知。云上介以賓辭辭之者。蓋賓不見而使上介爲之辭也。知上介辭者。以下經上介受鷹知之也。大夫奠鷹再拜。上介受。不言卿。卿與大夫同執鷹下見於國君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大夫以賓不見。故奠鷹于地而再拜。上介爲鷹再拜。上介受。周禮。凡諸侯之卿見朝君。皆執羔。注云不言卿。卿與大夫同執鷹下見於國君者。上云卿大夫勞賓。此但云大夫而不言卿。明卿與大夫同執鷹下於見國君也。云周禮。凡諸侯之卿見朝君。皆執羔者。周禮掌客職曰。凡諸侯之禮。上公五積。卿皆見以羔。侯伯四積。卿皆見以羔。是卿見來朝之君執羔也。此見來聘之實執鷹。是與見勞上介亦如之〔疏〕正義曰。亦如之者。亦勞於其國君有異也。館。上介不見。而士介代受鷹。

右賓請有事。卿先往勞之。

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。變皮弁。服韋弁。敬也。韋弁。韎韋之弁。兵服也。而服之者。皮韋同類。取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無償。言主君使人歸饔餼於賓介之事。○使卿者。以賓是上大夫。爵敵也。五牢者。任一脛二。皆饔也。生二。餼也。注云變皮弁。服韋弁。敬也者。李氏云。周禮司服。先序祭服。次韋弁服。次皮弁服。則韋弁尊於皮弁。故云敬也。云韋弁。韎韋之弁。兵服也。而服之者。皮韋同類。取相近耳者。字林。韋。柔皮也。說文。韎。茅蒐染韋也。韎是赤黃色。詳士冠禮。蓋皮以茅蒐染之。故其性柔。釋名云。以韎韋爲弁。謂之韋弁。是也。周禮司服曰。凡兵事。韋弁服。韋弁服爲兵服。而歸饔餼用之者。以聘用皮弁。皮韋同類。取其相近故也。云其服。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者。鄭注司服云。韋弁。以韎韋爲弁。又以爲衣裳。春秋傳曰。晉卻至衣韎韋之跗注。是也。今時伍伯緹衣。古兵服之遺色。今案。司服注謂衣裳亦用韎韋爲之者。蓋據左傳國語皆云韎韋之跗注。又漢時。伍伯緹衣。緹。丹黃色。與韎亦近故也。又鄭氏六月詩箋云。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。據左傳均服振振。謂戎事上下同服。則卿大夫卽戎。當以韎爲裳。韎亦朱類也。韋弁之制。自以司服注爲正。此注云韎布以爲衣而素裳。則衣用布而不用韋。裳用素而不用韎。皆與司服注異。賈疏謂入廟不可純如兵服。其說或然。但韎布他書無考。鄭云蓋。則亦疑而未定之辭耳。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七 一五

陳氏祥道謂韋弁即爵弁。敖氏從之。今案。爵弁為士服。而韋弁通於大夫以上。自是二物。且爵弁用布。韋弁用韋。爵色近五入之緞。而韋用一入之韎。固有不容強同者。陳氏說非也。云牲。殺曰饗。生曰餼者。饗兼餼與腥言。皆是已殺者。餼是生物。故以生與殺對言之。鄭注論語告朔之餼羊。亦云。牲生曰餼也。云今文歸或為饋者。胡氏承琪云。論語。詠而歸。歸孔子豚。齊人歸女樂。釋文並云。歸。鄭本作饋。蓋魯論皆作歸。鄭從古文作饋。此儀禮。則古文作歸。今文作饋。鄭又從古文作歸者。古文家亦各有師承。儀禮古文。不必與論語同也。又論語。詠而饋。鄭注云。饋。酒食也。魯讀饋為歸。今從古。詳鄭意。是魯論直以歸為歸還之歸。與古論饋餉異義。故鄭必從古作饋。此經古文作歸者。本與饋同義。故不必改從饋。今案

士虞禮注云。饋。猶歸也。是二字義本通。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。朝服。示不受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尊下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。是也。或疑注朝服示不受之說。不知朝服。有司入陳。入賓所館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上云禮辭。卑於皮弁。若賓既辭之。而仍服受之。服。有是理乎。注說未可易。廟陳其積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上云禮辭。故

即入陳也。注云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者。謂有司入賓館陳設之也。知館必於廟者。下文。揖入。及廟門。注云。大夫行。舍於大夫廟。是也。義詳彼。聘義曰。餼客於舍。孔疏云。於舍。謂於賓館也。或謂注以饗餼為積。似誤。案

周禮宰夫注云。積。謂牢米薪芻。則下所陳。亦積之屬也。萬氏斯大云。聘義曰。主國待客。出入三積。說者謂饋之牢禮米禾薪芻之屬曰積。考聘禮。賓初至館。宰夫致殮。是一積也。聘之日。使鄉致饗餼。是二積也。此所以供其在

館之資也。臨行。當更有饋遺。以供其在道之需。是三積也。故曰出入三積。注疏見聘禮不言積。因謂出入三積。專指待上公之臣。儀禮是待侯伯之臣。故無積。然則致殮之禮。餼腥凡五牢。米禾皆二十車。而薪芻倍之。歸饗餼之禮。專

餼腥凡五牢。米禾皆三十車。而薪芻倍之。獨非積也邪。蓋饗。謂餼與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周禮天官序官注云。饗。割分言之。曰殮。曰饗。合言之。則曰積。今案。萬說是也。腥。謂餼與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周禮天官序官注云。饗。割

餼也。是饗兼餼與腥而言。故經以饗總目之也。飪一牢。鼎九設于西階前。陪鼎當內廉。東面北上。上當碑。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

同鼎。膚鮮魚鮮腊。設局。冪。腳。臙。臙。臙。蓋陪牛羊豕。陪鼎三牲。臙臙臙臙。陪之。庶羞加也。當內廉。辟堂塗也。腸胃次腊。以其出牛羊也。膚。豕肉也。唯燔者有膚。此饌先

陳其位。後言其次。重大禮。詳其事也。宮必有碑。所以識日景。引陰陽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三牲臙。詰本也。凡碑。引物者。宗廟則麗牲焉。以取毛血。其材。宮廟以石。窆用水。〔疏〕俱作臙。釋文集釋作臙。今案。嚴本

作醴。與說文合。從之。校勘記又云。唯燔者有膚。陸氏曰。燔。一本作鬪。音潛。膚。嚴本作獻。今案。鬪下此字。嚴本作北。黃氏不烈云。案。膚此譌爲獻北。形涉而誤。校勘記又云。引陰陽也。朱子云。引疑當作別。周學健云。別字固直截。或以繩著碑引之而定方位。則引字亦可解。敖氏改別。凡碑引物者。引。嚴本作別。案上引字可作別。此引字不可作別。嚴本誤也。○飪。熟也。熟食不可久停。故腥有多寡。而飪皆一牢。鼎九。卽下所陳牛羊至鮮魚鮮。膳九者也。設于西階前。統於賓也。陪鼎卽羞鼎。其數三。卽下所陳臠、臠、臠。是也。陪鼎與饗異。辨見六齋繼之下。東面。鼎皆東向也。北上。鼎居北者爲首也。上當碑者。正鼎以牛爲上。陪鼎以臠爲上。謂鼎之上者北與齊。其次向南陳之。故云南陳也。魚下言鮮。則此魚豢也。鮮膳。析而未乾也。鼎與屬羴之制。詳士冠禮。蓋字。鄭賈無釋。敖氏郝氏以爲發語辭。盛氏云。正鼎曰羴。陪鼎曰蓋。皆所以覆鼎也。異其名者。羴大而蓋小也。羴以他物爲之。故云設。蓋與鼎同物。故不云設。言蓋而不言屬。陪鼎小。其手舉之歟。秦氏蕙田以盛說爲長。褚氏云。庶羞應在豆。豆用蓋。不用屬羴。今案經明云陪鼎。而以爲豆。恐非。庶羞有盛於豆者。公食大夫禮是也。陪牛羊豕者。正鼎有九。而陪鼎止三。故以臠臠爲陪牛羊豕也。王氏士讓云。五牢之序。先飪。次腥。次乃及饌。賓入館。先用熟者。次用腥者。餼則留以代匱也。注云陪鼎三牲。臠臠臠者。公食禮注云。臠、臠、臠。今時臠也。牛曰臠。羊曰臠。豕曰臠。皆香美之名也。說文。臠。肉羹也。段氏注云。臠字不見於古經。而見於招魂。王逸云。有菜曰羹。無菜曰臠。許不云羹也。而云肉羹也。亦無菜之謂。匡謬正俗駁叔師說。甚誤。然則臠臠臠。卽以牛羊豕之肉爲羹也。云陪之庶羞加也者。以庶羞是加饌。非正饌。故云陪也。云當內廉。辟堂塗也者。李氏云。內廉。西階之東廉也。階有東西兩廉。近堂之中者爲內廉。釋宮又云。堂塗謂之陳。郭氏曰。堂下至門徑也。其北屬階。其南接門內霤。今案。據郭云。北屬階。則堂塗直階矣。正鼎設于西階前。當稍近東。堂塗寬。故無礙。若陪鼎設于正鼎之西。則有礙堂塗矣。故當內廉以辟之也。當。對也。吳氏疑義云。飪鼎在西階前。稍東爲一列。陪鼎又在其東爲一列。是也。故下經云如飪鼎二列。云腸胃次膳。以其出牛羊也者。膳之後卽列腸胃。以其出於牛羊。故在膚前也。楊氏復云。牛羊腸胃同一鼎。不異之。腠賤也。云膚豕肉也者。詳少牢禮。云唯燔者有膚者。鄭意蓋謂唯豕有膚耳。燔字或有譌誤。牛羊有腸胃而無膚。豕則有膚而無腸胃。記曰。君子不食園腠。園。犬豕也。云此饌先陳其位。後言其次。重大禮。詳其事也者。賈疏云。先陳其位者。南陳已上是也。後言其次者。牛羊豕已下是也。又云。設殮。經直云飪一牢在西。鼎九。羞鼎三。照一牢在東。鼎七。不言次陳位者。殮禮小。略之也。云宮必有碑者。賈疏云。案諸經云三揖者。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。旣曲北面揖。當碑揖。若然。士昏及此聘禮。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。諸侯廟及天子廟有碑可知。鄉飲鄉射

也。敖氏則以八豆有菹菹醢而無葵菹蜩醢。謂經惟言菹醢醢。則爲朝事之豆可知。文省耳。二說不同。後人或從賈。或從敖。紛紛辨論。然經無正文。二者似皆可通。惟解屈字之義。則賈敖俱失之。賈氏云。屈者。謂其東上醢醢。醢醢西昌本。昌本西醢醢。醢醢西菹菹。菹菹北鹿醢。鹿醢東葵菹。葵菹東蜩醢。蜩醢東菹菹。敖氏謂醢醢西昌本。昌北醢醢。醢醢西菹菹。菹菹南鹿醢。鹿西菹菹。菹菹北鹿醢。曲折而下。所謂屈也。今案賈敖之說。與經二以並之文皆不合。賈以東上專屬醢醢。尤非。蓋菹醢醢二者在東。其西爲昌本醢醢二豆。昌本醢醢之南爲菹菹鹿醢二豆。菹菹鹿醢之東爲菹菹醢醢二豆。設法自東而西。復自西而東。故謂之屈。公食禮上大夫八豆注云。四四爲列。亦謂豆兩兩並列。東西各四。南北亦各四也。○校勘記云。注於監本誤作乎。云戶室戶也者。堂上以室戶之西爲正中。故知戶謂室戶也。云東上變於親食賓也者。案公食禮是公親食賓。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。設于醬東。西上。此云東上。是變於親食賓也。云醢醢汁也者。案周禮醢人注云。醢。肉汁也。又云。醢醢。肉醬也。詩大雅疏。以肉汁獨多故名醢。然則醢本肉汁之名。而以之爲醢。則亦醬類。故說文云。醢。肉醬也。云屈猶錯也者。案此經言屈。下八簋繼之乃言錯。則屈與錯異。詳下。云今文並皆爲併者。詳士昏禮。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。黍在〔疏〕正義曰。李氏云。繼豆以西。黍南稷。稷西黍。四也。錯者。取二物相間之意。吳氏疑義云。錯者。東一行北黍南稷。二行北稷南黍。三行北黍南稷。四行北稷南黍。相間錯陳。與屈不同。今案屈與錯不可混爲一。吳說是也。黍稷詳公食禮。簋詳上竹筴方及公食記簋有蓋幕下。

六銅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。銅。羹。〔疏〕正義曰。郝氏敬云。六銅繼蓋而西。牛居東。西爲羊。南一列也。吳氏疑義云。北列牛羊豕。自東而西。南列牛羊豕。自西而東。屈也。今案經不言屈者。以可推而知。六者牛豕東西常易位。而羊居中不易也。注云銅羹器也者。銅是盛牛羊豕之羹。非盛肉也。周禮掌客注亦云。羹器也。公食禮。宰夫設銅四于豆西。注云。銅。菜和羹之器。是銅爲器名。故說文云。銅。器也。銅以盛和菜之羹。因又以銅爲羹名。鄭注士虞禮云。銅。菜羹也。注特性禮云。銅。肉味之有菜和者。詩閟宮。毛包載羹。毛傳。羹。大羹。銅羹也。周禮亨人。祭祀共大羹銅羹。鄭司農云。大羹不致五味也。銅羹加鹽菜矣。是又以銅爲羹名也。段氏說文注云。案大羹。煮肉汁不和。貴其質也。銅羹。肉汁之有菜和者也。大羹盛之于登。銅羹盛之于銅。銅羹菜和。謂之毛。其詳在禮經。銅。經典亦作鉶。非正字也。內饗職。銅作刑。亦假借字。今案說文有鉶字。云。似鍾而長頸。鍾。酒器也。據說文。鉶與鍾相次。則鉶爲酒器。與銅異。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。銅受一斗。兩耳三足。有蓋。士以鐵爲之。大夫

以上以銅爲之。諸侯飾以白金。天子飾以黃金。聶氏又云。銅是鑿器。卽銅鼎也。故周禮掌客注云。不殺則無銅鼎。然則據鑿在銅。則曰銅鑿。據器言之。則曰銅鼎。據在正鼎之後設之。則謂之陪鼎。據入庶羞言之。則謂之羞鼎。其實一也。楊氏儀禮圖亦因之。今案此說甚誤。據此經上云陪鼎當內廉。此堂上又有銅。則銅非陪鼎矣。周禮掌客。公銅三十有八。鼎蓋十有二。侯伯銅二十有八。鼎蓋十有二。子男銅十有八。鼎蓋十有二。鄭注。銅。鑿器也。鼎。牲器也。鼎十有二。正鼎九。與陪鼎三。鄭別銅與鼎爲二器。甚明。其云不殺則無銅鼎者。謂不殺則無銅與鼎。非爲一物也。自賈氏掌客疏云銅卽陪鼎。後人沿其誤。蓋鼎以盛牲體。銅以盛煮牲肉汁。銅鑿亦出於牲。故必殺牲乃有之。禮經釋例云。聘禮堂上六銅。牛以西羊豕。豕南牛。以東羊豕。又西夾四銅。牛以南羊。羊東豕。豕以北牛。公食禮。宰夫設銅四于豆西東上。牛以西羊。羊南豕。豕以東牛。此皆用大牢者。故銅鑿有牛羊豕之別。少牢禮。上佐食羞兩銅。取一豕銅于房中。下佐食又取一豕銅于房中以從。有司徹。主婦獻尸。入于房。取一羊銅。主婦贊者執豕銅以從。注。飲酒而有銅者。祭之餘銅。此皆用少牢者。故銅鑿有羊豕之別。士虞禮陰厭。設一銅于豆南。特牲禮陰厭。兩銅銅毛。設于豆南。此皆用特豕者。唯豕羹而已是也。又云鹽菜者。所以和羹。兩簠繼之。梁在北。簠不次。簠也。凡銅鑿皆有之。公食記曰。銅毛牛豕羊苦豕薇皆有滑。是也。今案銅毛詳公食禮。兩簠繼之。梁在北。簠不次。簠錯。要相變。〔疏〕正義曰。郝氏云。簠以盛稻粱。兩簠稻粱各一。繼銅而西。梁居北。稻居南。注云簠不次。簠者。饋之法。此節不言屈錯者。以兩簠止一行也。稻粱詳公食禮。簠詳公食記。八壺設于西序。北上二以並南陳。壺。酒尊也。酒蓋稻酒梁酒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西序。堂上之西牆也。郝氏云。酒八壺。順堂西牆。自北而南。兩兩相並。向南陳也。今案。周禮酒正共賓客之禮酒。酒人祭祀共酒以往。賓客之陳酒亦如之。謂此。注云壺酒尊也者。謂盛酒之尊。周禮掌客注。壺。酒器也。禮記禮器注。壺大一石。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。壺。禮器。腹方口圓曰壺。反之曰方壺。有爵飾。又爲盛水之器。見周禮序官挈壺氏注。又禮記投壺釋文。壺。器名。是又爲投壺之器也。云酒蓋稻酒梁酒者。謂稻粱各一壺也。賈疏云。以下夫人歸禮酸黍清各兩壺。此中若有黍。不得各二壺。若三者各二壺。則止有六壺。與夫人歸禮同。又云。鄭知不直有稻黍而爲稻粱者。稻粱是加相對之物故也。敖氏云。八壺之酒。稻也。黍也。粱也。稻黍各二壺。稻在北。黍次之。粱四壺。又次之。蓋如設當米之例。褚氏云。注謂稻粱二種。各四壺。賈以與夫人歸禮異解之。最的。今案八壺之實。經無明文。鄭敖各以意言之。而鄭說較確。云不錯者。兩兩並設。先稻後黍。不雜錯陳之。云酒不以雜錯爲味。

者。是釋所以不錯之意也。○此設于戶西者。八豆。八簋。六鉶兩簋。及西序八壺。共三十二器。皆陳于堂上也。

西夾六豆。設于西墻下。北上。韭菹其東。醯醢。屈。六

簋繼之。黍其東。稷錯。四鉶繼之。牛以南。羊。東豕。豕以北。牛。兩簋繼之。梁在西。皆二以並。南陳。六壺。西

上。二以並。東陳。

東陳。在北墻下。統於豆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西夾。設豆之次。賈疏據公食禮謂先設韭菹。其東醯醢。又其東昌本。南麋。麋。麋。西菁菹。又西鹿。今案。公食禮云。設于醬東西上。此云北上。

則其陳之必有異矣。唯郝氏敬云。韭菹在西北。其東爲醯醢。醯醢之南昌本。昌本之南麋。麋。麋之西菁菹。菁菹之北鹿。鹿。麋之北韭菹。故曰屈。其說本西北上。賈疏之文。實於經義有合。秦氏蕙田說亦同。當以此爲正。姜氏兆錫。盛氏世佐。皆嘗更定六豆次序。而與經未符。故不錄。郝氏又云。六簋黍稷各三。繼豆而南。黍在西北。市爲稷。稷南爲黍。黍西爲稷。稷南又爲黍。黍東又爲稷。故曰錯。亦是也。朱子云。凡言北上者皆南陳。西上者皆東陳。此經西夾六豆。設于西墻下北上。至兩簋下。結云皆二以並。南陳。又云六壺西上。東陳。饌于東方亦如之。西北上。壺東上西陳。則是東西之饌。自簋以上皆南陳。唯壺東西陳之。疏于東夾之豆亦云于東壁下南陳。而布置西夾之豆乃東陳之。又以簋兩簋皆與壺東陳。不唯與經文不合。而亦自相抵牾。殊不可曉。秦氏蕙田云。以朱子之說推之。則東西二夾所陳六豆最北。亦簋在豆南。四鉶在簋南。兩簋在鉶南。所謂南陳也。若如楊信齋儀禮圖。則豆簋兩簋在西夾者東陳。在東夾者西陳。與經文不合。今案楊圖蓋沿賈疏東陳一語而誤。六壺之酒。鄭無注。敖氏則謂稻酒黍酒梁酒各二壺。未知是否。二以並。東陳者。謂六壺兩兩並設。自西而向東陳之也。注云東陳在北墻下。統於豆者。鄭意以豆簋兩簋皆在西墻下。自北而南。則豆之東尙有餘地。故以東陳爲在北墻下向東陳之也。鄭知在北墻下者。以其統於豆也。敖氏謂壺不著其所。蓋亦近于簋而設之。與在堂上者之位相似。則已疑鄭說。郝氏乃謂壺在南墻下。不知夾固無南墻也。西夾東夾之制已詳前設俎節西夾六下。○王氏士讓云。西統于賓。故飪先陳在西。堂上之饌亦于西。西夾之饌亦先敘。

饌于東方亦如之。

東方。東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盛

指西夾也。如者。如其六豆北上以下。至皆

西北上。

亦非菹其東。醯醢也。

〔疏〕

正義曰。李氏云。雖陳于東墻下。其陳亦以西北爲上。悉與西夾同。嫌統于東墻以東北

爲上。故著之。注云亦非菹其東醯醢也者。上西夾設豆之次云非菹其東醯醢。明此亦然。是以西北爲上也。

壺東上西陳。

亦在北墻下。統於豆。

〔疏〕

正義曰。此亦以豆西有餘地。故在北墻下自東向西

陳之。統於豆也。○以上設於西夾。八豆。八簋。四罍兩簠。六壺。凡二十四器。東夾亦然。共四十八器。唯壺東西陳為異。餘兩夾位次悉同。稽氏云。敖氏強以餼尊而腥卑。又強以堂上之饌配餼。兩夾之饌配腥。太鑿。醢

醢百饗夾碑。十以為列。醢在東。夾碑。在鼎之中央也。醢在東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周禮醢人云。賓客之禮。共醢五十。醢。穀。陽也。醢。肉。陰也。〔疏〕十饗。醢人云。賓客之禮。共醢五十。醢

彼注云致饗餼時。是醢醢百饗也。王氏士讓云。醢醢二物。乃腥腥與餼諸品所宜相調和者。故敘次於腥腥之後。以見其為百物之所需也。○今案。饗詳既夕禮饗三醢醢屑下。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者。謂在餼鼎腥鼎二者之中央也。前設鼎云上當碑。是鼎在碑南。此云夾碑。則似半在碑南。半在碑北矣。十以為列。蔡氏云。謂左右直列。吳氏疑義云。醢五十饗。作五行。在碑之東。醢五十饗。作五行。在碑之西。十饗為列。是也。云醢在東。醢。穀。陽也。醢。肉。陰也者。蓋以東為陽方。西為陰方也。敖氏則云醢在東。醢為尊也。稽氏云。穀陽肉陰。而分東西。注義甚精。何取尊卑為義乎。今案稽說是也。惠氏云。醢。醬也。後儒誤以為醢。始于廣雅。古有梅無醢。離騷吳酸。亦非醢也。侯

考。餼二牢。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。餼。生也。牛羊右手牽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為一牢。此二牢者。謂生牛羊豕各二也。陳于門西。廟門內之西。為其踐污館庭。使近外也。北面向堂。自東而西。牛羊豕。牛羊豕。六者相間。共為一行。敖氏云。二牢為一列。變於腥。亦以惟有牢故也。東上。門西之位然也。亦變於饗。○校勘記云。張氏曰。注豕束之。案疏云。豕束縛其足。亦北首。經云牛以西羊豕。則豕在羊西。言東非也。東字誤作東爾。從疏。案嚴徐鍾本俱作束。云餼生也者。詳前。云牛羊右手牽之者。曲禮曰。效馬效羊者右牽之。是也。用右手牽之。則人居其左矣。云豕束之。東足者。亦居其左者。賈疏云。豕束縛其足。亦北首。變臥其右。亦人居其左。案特性云。牲在其西。北首東足。鄭注。東足者。尚右也。與此不同者。彼祭禮法用右胖。故變左上下。士虞記云。陳牲于廟門外。北首西上。寢右。鄭注。寢右者。當升左胖也。變吉。故與此生人同也。米百筥筥半斛。設于中庭。十以為列。北上黍梁稻皆二行。稷

四行。庭實固當庭中。言當中庭者。南北之中也。東西為列。列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筥。竹器。詩。維筐及筥。毛傳。圓筥殊。下記又云。十斗曰斛。則半斛五斗也。注云庭實固當庭中。言當中庭者。南北之中也者。賈疏云。上享時直言庭實入設。不言中庭。則在東西之中。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。此更言中庭。欲明南北之中也。上文公立于中庭。宰受

當醢醢南。亦相變也。此言中庭。則設碑近如堂深也。〔疏〕曰筥。是也。此筥以盛米。與下記四乘曰筥之

當醢醢南。亦相變也。此言中庭。則設碑近如堂深也。〔疏〕曰筥。是也。此筥以盛米。與下記四乘曰筥之

當醢醢南。亦相變也。此言中庭。則設碑近如堂深也。〔疏〕曰筥。是也。此筥以盛米。與下記四乘曰筥之

當醢醢南。亦相變也。此言中庭。則設碑近如堂深也。〔疏〕曰筥。是也。此筥以盛米。與下記四乘曰筥之

當醢醢南。亦相變也。此言中庭。則設碑近如堂深也。〔疏〕曰筥。是也。此筥以盛米。與下記四乘曰筥之

當醢醢南。亦相變也。此言中庭。則設碑近如堂深也。〔疏〕曰筥。是也。此筥以盛米。與下記四乘曰筥之

當醢醢南。亦相變也。此言中庭。則設碑近如堂深也。〔疏〕曰筥。是也。此筥以盛米。與下記四乘曰筥之

當醢醢南。亦相變也。此言中庭。則設碑近如堂深也。〔疏〕曰筥。是也。此筥以盛米。與下記四乘曰筥之

幣于中庭。皆南北之中也。褚氏云。經凡言中庭者。南北之中也。言階閭者。東西之中也。燕禮大射司正立位。及士喪禮置重之中庭。則既在東西之中。又在南北之中。與此中庭同也。敖氏謂中庭乃東西之中。其南北之節宜于庭少南。非矣。云東西爲列。列當醴醴南。亦相變也者。李氏云。醴醴言醴在東。則南北爲列。米言北上。則東西爲列。米繼醴醴設之。知在醴醴南也。今案經云十以爲列北上。則是十宮爲列。自東至西橫陳之。黍兩行在北。次梁兩行。次稻兩行。次南稷四行。與上醴醴百簋。自北而南直陳之者異。故云相變也。李氏又云。米以黍稷爲正。稻粱爲加。故南北兩端陳黍稷。而稻粱于其間設之。郝氏云。稷獨四行。稷百穀長。用廣也。云此言中庭。則設碑近如堂深也者。李氏云。醴醴夾碑。米設于庭南北之中。而衣醴醴南。則碑近北矣。設洗南北以堂深。而鄭言設碑如堂深。則碑東當洗也。○敖氏云。此米從饋者也。禮經釋例云。敷以此節在饋二牢之下。故望文生義。以爲從饋。非也。以米言之。簋蓋之米從飪牢。當米從腥牢。車米從生牢。經例甚明。考之下經歸上分饗。飪腥各一牢。堂上之饌六。西夾亦如之。下卽云當及饗如上賓。則米當在醴醴之上。則從饗可知。米百宮節似非其次。宜在醴醴百饗節之上。絕闕誤在饋二牢節之下也。今案簋蓋之米。係已炊爲飯者。故從飪牢。當米係春熟可卽炊者。故從腥牢。車米係留以備用者。故從生牢。釋例說。似亦可從。俟考。○此以上皆陳于門內者。聘義曰。饋客于舍。五牢之具陳于內。是也。門

外米三十車。車乘有五簋。設于門東。爲三列。東陳。

大夫之禮。米禾皆視外牢。乘、簋、數名也。乘有五簋。二十四斛也。簋讀若不數之數。今文簋或爲逾。〔疏〕

正義曰。校勘記云三十。唐石經作卅。下同。注五簋。五字。徐、陳、閻、葛、俱作伍。○設于門東。廟門外之東也。下門西放此。爲三列東陳。謂每十車爲一列。首一列在西。餘二列以次向東陳之也。此及下所陳之車皆人輓之。非駕牛馬者。注云大夫之禮米禾皆視外牢者。上飪一牢。腥二牢合三牢。皆外牢也。故米三十車。禾亦三十車。是皆視外牢也。米禾視外牢。下經文。云乘簋數名也。乘有五簋。二十四斛也者。乘簋皆量器之數名。下記云十斗曰斛。十六斗曰簋。十簋曰乘。注云乘十六斛。是一乘爲十六斛。又五簋爲八斛。通爲二十四斛也。每斛十斗。故下記又云二百四十斗也。此乘亦與四乘曰筥之乘殊。詳下記。云簋讀若不數之數。今文簋或爲逾者。胡氏承琪云。鄭云不數之數。自是漢人常語。用以比方簋音。如漢書東方朔傳注引蘇林曰。簋音數錢之數是也。賈疏以不數亦爲數名。恐非。今文簋爲逾者。逾疑當作匱。說文匱下云。甌匱器也。从匚兪聲。玉篇。匱、余主切。器受十六斗。此卽論語與之庾。古文作簋者。周禮。陶人庾實二穀。鄭注。豆實三而成穀。則穀受斗二升。然則二穀。二斗四升。又非十六斗之庾。集解引包注十六斗爲庾。與賈逵左傳注。唐尙書國語注皆合。今案。據此。則逾卽庾也。簋庾皆十六斗量名。而鄭從

周禮疏謂庾本有二法。鄭恐與實二穀之庾混。故從古文。不從今文也。

禾三十車。車三秬。設于門西。西陳。

秬。數名也。三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禾亦為秬。千二百乘。〔疏〕三列。不言者。

可知也。注云三秬千二百乘者。下記云。四乘曰筥。十筥曰稷。十稷曰秬。四百乘為一秬。則三秬千二百乘也。

薪芻倍禾。

倍禾者。以其用多也。薪從米。芻從禾。四者之車皆陳北轡。凡此所以厚重禮也。聘義

曰。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。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。言盡之於禮也。盡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薪芻義詳前設殯節下。敖氏云。於禮。則內君臣不相陵。而外不相侵。故天子制之。而諸侯務焉爾。

〔疏〕倍禾。謂車數也。獨言倍禾者。以其相類而相等故也。盛氏云。薪芻之屬以束計。不以乘計。詩云。生芻一束。是也。每車束數未聞。今案。禾三十車。倍之。則薪芻各六十車也。○注古之用財。毛本財誤作材。云倍禾者。以其用多也者。此言所以倍之之義也。云薪從

米。芻從禾者。謂其設之亦于門東門西也。賈疏云。鄭言此者。以經云倍禾。恐並從禾陳之故也。云四者之車皆陳北轡者。以其向內為正故也。秦氏蕙田云。米禾皆以十車為一列。米先西後東。故云東陳。禾先東後西。故云西陳。其

轡則皆北鄉。敖氏以東陳為西轡者。非。今案。秦說是也。云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者。是統上文言之。厚重禮。謂厚此聘禮也。下引聘義。即以明所以厚之意。聘義原文作古之用財者。此引無者字。○此以上皆陳于門外者。聘義曰。米三十車。禾三十車。芻薪

倍禾。皆陳於外。是也。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。再拜。大夫不荅拜。大夫。使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賓不韋弁。者卿也。〔疏〕嫌其加於致君命時之

服也。外門。即大門。迎于外門外。敵禮也。不荅拜。亦為人使之禮然也。注云大夫使者卿也者。以經所云大夫。即上君所使歸饗饋之卿。故云使者卿也。卿稱大夫者。卿為上大夫。故散文亦稱大夫也。

揖入及廟。揖入。賓與使者揖而入。使者止執幣。賓俟之於門內。謙也。古者天子適諸。〔疏〕正義曰。韋氏協夢云。揖入亦

侯。必舍於大祖廟。諸侯行。舍於諸公廟。大夫行。舍於大夫廟。〔疏〕有每曲揖之節。經不言者。文

省。今案。敖氏以為廟有外門者。臆說也。注云賓與使者揖而入者。經上云揖入。入大門也。下云賓揖入。謂入廟門也。入大門。賓與使者並入。入廟門。則賓揖先入。故注又云使者止執幣。賓俟之於門內也。知使者止執幣者。以

下經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故也。云謙也者。前聘時。公揖入立于中庭。此俟于門內。是謙也。敖氏云。俟之于入門右之位是也。云古者天子適諸侯。必舍於大祖廟者。禮運曰。天子適諸侯。必舍其祖廟。是也。云諸侯行。舍於諸公廟者。

賈疏云。諸公。大國之孤。若無孤之國。諸侯舍於卿廟也。今案鄭知。舍於諸公廟者。下記云。卿館于大夫。大夫館于士。士館于工商。注云。館者。必於廟。不館於敵者之廟。為太尊也。以此差之。故知諸侯行。不舍於諸侯廟。而舍

于大夫。大夫館于士。士館于工商。注云。館者。必於廟。不館於敵者之廟。為太尊也。以此差之。故知諸侯行。不舍於諸侯廟。而舍

於其孤廟也。云大夫行。舍於大夫廟者。卽記所云。卿館于大夫也。此鄭因及廟門而申言之。以明賓館在廟也。大夫奉束帛。執其所以〔疏〕正義曰。束帛。入三揖皆

行。皆猶進也。使者〔疏〕正義曰。使者卽大夫。主人謂聘賓。賓在館則爲主人。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。讓不言尊。不後主人。〔疏〕也。此使者奉君命來。故不後主人。與之並行也。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。讓不言

成三也。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。敵者則客三辭。主人乃許升。亦道賓之義也。使者尊。主人三讓。則〔疏〕正義曰。許升矣。今使者三讓。則是主人四讓也。公雖尊。亦三讓乃許升。不可以不下主人也。古文曰三讓。〔疏〕注云讓不

言三。不成三也者。儀禮經內。大率多言三讓。然必主客俱讓至三。而後謂之三也。此經但言讓。不言三者。積氏云。主人第三讓。客遂不辭而先升。主讓三而客讓二。故云不成三也。云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。敵者則客三辭。主人乃許

升。亦道賓之義也者。胡氏承珙云。凡升階之禮。主人先讓於客。而客辭之。至主人三讓。客亦三辭。其數適均。于是主人先升。客從之。此由主人與客敵。或主人尊。皆主人道客先升。故主客適以三讓而升也。今案。此注是廣言三

讓之法。辭亦讓也。云使者尊。主人三讓。則許升矣者。謂主人一讓而客一辭。再讓而客再辭。至主人三讓。則客不辭而卽升。是無三讓矣。此注卽據此經大夫先升言之。以明經不云三之義也。使者。卽謂大夫也。云今使者三讓。則

是主人四讓也者。案注今疑令之訛。言設令使者三讓也。張氏爾岐云。假使客三辭而猶先升。則是主人四讓矣。禮固無四讓法也。又云公雖尊。當其爲主人。亦必三讓乃先升。此主人自下之義也。今案。注云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者。

此據行聘時。公升二等。賓升。是公先升。而經亦言三讓。明其爲主人之道如是。與此異也。胡氏又云。此經大夫歸聘賓饗餼。大夫奉主君之命而來。尊其君命。故讓大夫先升。若覲禮郊勞至于階。使者則不讓而先升矣。此後聘賓問

卿至于階。讓賓升一等。鄭亦不從古文作三讓。亦以賓先升。不能成三讓也。今案此說極明。云古文曰三讓者。此鄭從今文無三字。而疊出古文於注也。積氏云。鄭言今使者三讓。則是四讓也者。明其必不然。是駁古文三讓之文。見

所以不從之故。賈疏可疑。今案此節賈疏本欠明。敖氏又爲宜從古文之說。于是駁注者紛紛。而經義晦矣。今據張積胡諸說申之。賓從升堂北面聽命。北面。於〔疏〕正義曰。注

階上也。賓館于此。有主階焉。故升降由階。大夫東面致命。賓降階西再拜稽首。拜饋亦如之。大夫以束帛同致饗饋也。賓殊〔疏〕

正義曰。張氏爾岐云。大夫東面致命。在西階上也。賓降階西再拜。東階之西也。殊拜者。分別兩次拜之。成拜訖。又降拜也。今案經云。拜饋亦如之。是饗與饋分兩次拜矣。張氏謂成拜訖又降拜。盛氏以拜饋亦如之在大夫辭之上。則

拜雖兩次。升降只一番也。蔡氏疑拜儀。亦如之在升成拜之後。蓋與張說同。大夫辭升成拜。尊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大夫辭。亦稱君命辭之。吳

注以爲尊。受幣堂中西北面。趨主君命也。堂中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央。嚴本作夫。張曰。杭本以夫爲失。監本作央。西下。嚴鍾俱有也字。云趨主君命也者。斯時

大夫在西。賓不受于堂中。而至堂中之西受之。是急趨君命也。云堂中西。中央。大夫降出。賓降授老幣。出迎大

夫。老。家臣也。賓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云出者。出廟門也。校勘記云。注債。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。賓升一

等。大夫從升堂。賓先升。敵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揖讓如初。謂如前大夫奉束帛。入。三揖皆行。至于階讓。蓋亦不成三

讓如初者。蓋債禮略也。其後賓問鄉。至于階讓。賓面鄉。云揖讓如初。大夫升一等。賓從之。此則主人先升。而亦

禮賓主體敵。亦得先升也。云皆北面者。以下始。庭實設乘馬。乘。四。賓降堂受老束錦。大夫止。止不降。使

〔疏〕正義曰。設庭實。受束錦。將以債大夫也。高氏愈云。卿郊勞以束錦債之。此于致饗饋復然。蓋欲聯二國之好。

之餘尊。故不降。賈疏未能發明斯義。褚氏云。放謂降堂受錦。賓奉幣西面。大夫東面。賓致幣。不言致命。〔疏〕

正義曰。幣。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。稽首。尊君客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稽首尊君客也者。義詳郊勞節勞者

因其禮而答之也。說亦通。云致對有辭也者。謂。受幣于楹間。南面退東面俟。賓北面授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俟者。俟

賓致幣當有辭。大夫對亦當有辭。但文不具耳。賓再拜稽首送幣。大夫降。執左馬以出。出廟門。從者。〔疏〕

北面也。賓北面而大夫南面。以其爲君使尊之也。賓再拜稽首送幣。大夫降。執左馬以出。亦訝受之。

正義曰。方氏苞云。同等宜再拜而不稽首。大夫既稽首拜受。則賓亦宜稽首拜送也。注云出廟門。從者亦訝受之者。前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。從者訝受馬。故知此禮大夫執左馬以出。亦從者訝受之也。又觀禮郊勞。侯氏僮使者。使事與此同。賓送于外門外。再拜。明日賓拜于朝。拜饗與饋皆再拜稽首。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。周禮

拜亦皮〔疏〕。正義曰。前迎于外門外。故此送亦于外門外也。李氏云。案鄉射禮。明日。賓拜賜于門外。主人不見。弁服。〔疏〕。知此拜饗饋亦于大門外也。拜于大門外。而云拜于朝。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。今案經云拜饗與饋。則二者亦殊拜也。注云周禮曰。凡賓客之治。令訝聽之者。此掌訝職文。據原本作凡賓客之治。令訝訝聽。之。此引脫一訝字。盛氏云引之者。欲見賓之拜謝。亦以告訝。而訝為之導也。○以上鄉歸饗饋於賓。上介饗

饋三牢。飪一牢。在西。鼎七。羞鼎三。〔疏〕。正義曰。三牢者。飪一。腥一。醢一也。敕氏云。七。無鮮魚鮮腊也者。前賓腥二牢。鼎二七。無鮮魚鮮腊。故知此鼎七亦無鮮魚鮮腊也。賓飪鼎九。此七為異耳。羞鼎同。云賓介皆異館者。前及館云展幣于賈人之館。則賓介以下皆異館可知矣。據下記。賓、卿也。館于大夫。上介。大夫也。館于士。士介館于工商也。歸饗饋。先賓後介。非必同。時。以上介在賓館為之請事入告。必賓禮畢而後能即已館受禮也。腥一牢在東。鼎七。堂上之饌六。六者。賓西

夾亦如之。筮及饗如上賓。〔疏〕。正義曰。注客。集釋作容。盧云。疏兩客字。同亦當。上賓者。明此賓客介也。言如〔疏〕作容。許宗彥云。客不誤。明以此介為賓客耳。今案

許說是也。云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者。謂凡饌之數同於賓者。皆以尊介也。云言如上賓者。明此賓客介也者。經云筮及饗如上賓。筮即米百筮。饗即醢醢百饗。與賓同。明以賓客之禮待介也。郝氏云。此西夾不殺。以東夾全損也。蔡

氏云。米醢醬不殺。常。饋一牢。門外米禾視死牢。牢十車。薪芻倍禾。凡其實與陳如上賓。〔疏〕。正義曰。外牢。謂飪與腥也。牢十車。則米禾各二十車也。薪芻倍禾。則各四十車也。章氏云。賓禮門外米三十車。禾三十車。與此經所言米禾視死牢。牢十車。互文見義。注云凡凡飪以下者。謂自飪一牢至此。其所實之物。與其陳設

之序。皆如上歸。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。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。〔疏〕。正義曰。介不皮弁者。以其受大禮。似賓。不敢純如賓也。饋之兩馬束

儀禮正義 八卷十七

二七

似賓。不敢純如賓也。饋之兩馬束

饋之兩馬束

錦〔疏〕正義曰。王氏士讓云。備馬乘。此以兩。士介四人皆餼大牢。米百筥。設于門外。牢米不入門。略之

十爲列。北上。牢〔疏〕正義曰。士介四人皆餼大牢。米百筥者。牛羊豕具曰大牢。謂每人餼以大牢及米百筥。故云皆

在其南。西上。〔疏〕也。設于門外。設于所館之門外也。士介亦異館。或曰。據周禮掌客。凡介皆有饗餼。此獨

有饗者。饗具大牢。禮盛。故特著之。饗從略耳。然下記言士無饗。則士介本無饗矣。闕疑可也。注云牢米不入門。略之也者。上文賓餼陳于門西。米設于中庭。皆在門內。上介亦如之。此言設于門外。是不入門。故云略也。云米設

當門。亦十爲列。北上。牢在其南。西上者。李氏云。設于門外。不言東西。明當門牢。亦在米南。與宰夫朝服

賓介之陳同。此西上爲異耳。今案褚氏云。此注西上恐是東上之訛。以宰夫牽牛致命。當近東故也。宰夫朝服

牽牛以致之。執紼牽之。東面致命。朝服無束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士。校勘記云。嚴。徐通解。俱作上。今案作上誤

宰夫牽牛。則有司牽羊豕也。云東面致命者。謂宰夫于館門外東面以君命致之也。云朝服無束帛。亦略之者。此宰夫

士也。故朝服。下士介亦以朝服受爵同也。賓及上介皆以束帛致之。此無束帛。是略也。亦者。亦上牢米不入門也。

云士介西面拜迎者。以其爲主人。故知出門西面拜迎也。上經云。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。受於牢東。拜自牢

門外米禾視死牢。此無死牢。故無米禾。無米禾。則無薪芻矣。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。受於牢東。拜自牢

由前東面〔疏〕正義曰。上注云士介西面拜迎。此由西面轉而北面拜受也。云受於牢東。拜自牢後。適宰夫右受者。

授從者。〔疏〕謂受時於牢東拜。拜訖。由牢後適宰夫之右受牛。斯時宰夫蓋亦北面也。云由前東面授從者。謂由牢

前東面以授無償。既受拜送之矣。明日。衆介亦〔疏〕正義曰。償。校勘記云。唐石經。嚴。徐。陳。闕。葛本。集

從者也。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。釋。通解。楊。敷。俱作償。李氏云。償當作債。下經記無償。

及注不指賓同。秦氏蕙田云。案償石經及宋元本皆作償。故楊復李如圭皆云當作債。監本已改正。今案毛本作債。與

監本同。從之。○賓上介受饗餼。皆有償。此士介無償。義詳下記無饗者無償下。注云既受拜送之矣者。謂士介既

拜受。宰夫亦拜送之。經不言者。略也。云明日。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。從賓拜於朝者。案賓受君賜。必拜

於朝。衆介自無不拜之理。故注補之。衆介兼上介在內。此節注皆以補經所未及也。○以上宰夫饋士介。

右歸饗餼於賓介

賓朝服問卿。

不皮弁。別於主。君。卿每國三人。〔疏〕

正義曰。自此至如主人受幣禮不拜。皆言賓問主國卿大夫之事。分四節。賓初以君幣問下大夫嘗使至者。次上介以私幣面卿。一也。次上介特面。次衆介皆面。二也。次上介

子朝。返卽備舉此禮。○高氏愈云。聘本爲君也。而因以及其夫人。而并以問其卿大夫。則凡內外尊卑之閒。無不致

其殷勤敬禮之意。而所以睦於鄰者大矣。注云不皮弁。別於主君者。上聘賓與主君行聘享私觀等禮皆皮弁。此不皮

弁而朝服。是不敢與正禮同服。故云別於主君也。云卿每國三人者。詳前君與卿圖事下。鄭言此者。見問徧及三卿。其下大夫則惟使至

已國者問之也。卿受于祖廟。重賓禮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賓問卿。卿不辭而卽受之者。賈疏云。初君送客之時。大夫不敢辭。君初爲之辭矣。是也。注云重賓禮也者。謂不受于祖廟。而受于祖廟。是重之也。云祖。王父也者。

賈疏云。大夫三廟。有別子者立大祖廟。非別子者。并立曾祖廟。王父卽祖廟也。今不受于大祖廟及曾祖廟。而受于

祖廟。以其諸侯受於大祖廟。下大夫擯。無士擯者。旣接於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夫、唐石經作大。誤。○前主

大夫下君。故受於王父廟。君所。急見之。君接賓。有卿爲上擯。大夫爲承擯。士爲紹擯。此

則但使下大夫爲擯而已。蓋禮簡於君也。李氏云。不必備士擯。是也。敖氏云。下大夫擯。公使爲之也。盛氏云。此

與卿聘而用大夫爲上介之意同。注云無士擯者。旣接於君所。急見之者。謂行聘享時。卿已與賓相接。故急見之。

吳氏疑義云。注說曲而未當。夫使禮果當有士擯。豈得以急見之故并禮廢之。今案吳說似是。擯者出請事。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。再拜。賓不答拜。揖。大夫

先入。每門每曲揖。及廟門。大夫揖入。入者。省內事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擯者下大夫也。大夫卽卿也。下同。朝服

三廟。茲受於祖廟。祖廟在大祖廟之東南。則自入都宮之門之後。又多東行一曲也。王氏士讓云。案大夫二門入。大

然則卿大夫亦得通稱守矣。蓋公揖入立於中庭。不復出。此擯者請命。亦從入而出請。不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則揖入省內事。後復出而俟於兩塾之間。故賈以為下君也。〔疏〕云。注凡。徐本

作凡。誤。云亦從入而出請者。謂擯者從卿入而後出請命也。賈疏云。亦者。亦君受聘時。云不凡筵辟君也者。詳前几筵既設下。敖氏謂君使尊。不敢設神位以臨之。義可存參。庭實設四皮。麋鹿皮。賓

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於階讓。皆猶並也。古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三讓。徐本三作二。賓升一等。大

夫從升堂北面聽命。賓先升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賓先升。使者尊者。使者即賓言。使賓東面致命。致其君

夫降階西再拜稽首。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。於堂中央之西受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上賓致命。為致其君幣。趨聘君之命。故此降拜稽首如見聘君然。賓

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償。不償賓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償。唐石經。徐。陳。閩。葛。集釋。通解。楊。敖。與賓受饗饋禮同。惟在君側不償賓為異。耳。以上賓問卿。下乃言面卿之事。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。面亦見也。其謂〔疏〕正義曰。賓私覲用束錦乘

用束錦乘馬也。注云面亦見也者。前賓奉束錦以請覲。注。覲。見也。故此云亦。敖氏云。聘使私見於主君曰覲。於大夫曰面。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。云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者。以覲儀繁。面則儀簡耳。散文覲亦稱面。詳前賓覲下。

賓奉幣庭實從。庭實四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吳氏章句云。入門右。大夫辭。大夫於賓入自〔疏〕正義曰。辭者。辭其入門

疏云。以其授老幣時降故也。敖氏云。於中庭南面辭之。褚氏云。階。賓遂左。見私事也。雖敵。賓猶謙入門右。為若

下太遲。敖是也。賈又云。知迎者。下文揖讓如初。明迎之可知。賓遂左。降等然。曲禮曰。客若降等。則就主人

之階。主人固辭於客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固辭。徐。陳。通解。固俱作與。云見私事也。雖敵。賓猶謙入門

然後客復就西階。右。為若降等然者。敖氏云。賓與大夫爵敵。乃若降等然者。不敢自同於奉命之禮也。今

案引曲禮者。證降等之法。此賓先入門右。因大夫辭而遂左。與降等庭實設揖讓如初。大夫至庭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揖讓如初

者。謂如問卿時。三揖皆行。至于階讓。亦不成三也。義詳前。注云大夫至庭中旋並行者。褚氏云。注意必俟賓入。始從階至中庭與之並行。亦嫌自尊。敖謂主人至入門右之位。揖賓而皆行。理較勝。大夫升一等賓從之。大夫先升〔疏〕正義曰。前賓奉君命問卿。故賓先升。此則大夫西面賓稱面。見之辭以相接。〔疏〕

正義曰。賓稱面。致面見之辭也。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。受幣楹間。敵也。賓敖氏云。稱面不言東鄉。可知也。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。亦振幣進。北面授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大夫對答其稱面之辭也。退西面立。俟賓拜送也。敖氏云。不稽首。別於聘君之命也。不言受馬之儀。如觀可知。注云受幣楹間。敵也者。前受幣堂中西。注以為趨君命。此受于楹間。是行敵禮也。楹間。堂東西之中。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。

也。西之中。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。

右賓問卿面卿

擯者出請事。上介特面幣如觀介奉幣。特面者。異於主君。士介不從而入也。君尊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幣如觀。衆介始觀。不自別也。上賓則衆介皆從之。亦束錦儷皮也。介

奉幣。介即上介也。下同。注云特面者。異於主君。士介不從而入也者。前觀主君時。上介及士介同奉幣請觀。此上介特面。卿士介不從而入。是異於見主君也。云君尊。衆介始觀不自別也者。高氏愈云。君尊。故上介與衆介同時

而觀。若臣之觀君也。今案云始觀者。謂前觀君時。擯者辭後。上介乃奉幣先觀。其初則上介衆介同入門右奠幣再拜。不自分別也。云上賓則衆介皆從之者。前賓問卿面卿時。介皆從入。因經無文。故注補之。李氏云。上賓面卿亦從介

如觀。介統於賓也。盛氏云。特面之義有二。一是不與衆介同執幣而入。異於見主君也。一是不以衆介自隨。下於賓也。○案上介面卿貶于賓者有三。焦氏以恕云。賓問卿與私面。衆介皆從。今上介特面。士介不從。其貶損者一也。賓私面。入門右。大夫即辭。賓亦不果奠幣。今上介入門右。既奠幣再拜。大夫乃辭。其貶

損者二也。賓當楣再拜送幣。今上介降拜。大夫降辭。而後介升再拜送幣。其貶損者三也。皮二人贊。亦儷皮也。〔疏〕

正義曰。贊義。入門右奠幣再拜。降等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賈疏云。言降等者。主人是卿。上介是大夫。故大夫辭。於

詳前私觀節。入門右奠幣再拜也。〔疏〕入門右不敢自同賓客。敖氏云。介奠幣。贊者亦奠皮出。大夫辭。於

上介則出。擯者反幣。出還於上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不言反皮者。皮從幣出可知。庭實設。介奉幣入。大夫揖讓如初。大夫亦先升一等。今文曰入設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經云入者。入門左也。注云大夫亦先升一等者。前賓面卿時。大夫升一等。賓從之。故知此亦大夫先升也。因經未言升。故補之。云今文曰入設者。胡氏承琪云。案上文賓面卿云。庭實設。揖讓如初。不云入

設。鄭以彼決此。故從古文。介升大夫再拜受。亦於楹間南面而受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亦於楹間。毛本於誤作如。云亦於楹間南面而受。此受幣亦然。故云亦

也。敷氏云。介於卿雖降一等。然同爲大夫。故受於堂上。亦得在楹間也。介降拜大夫降辭。介升再拜送幣。介既送幣降出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注補

大夫降辭後仍升。敷氏云。降拜者。貶於卿。大夫既辭。則揖而先升西面。介升拜。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

於西階上。北面也。補言大夫之升亦密。○以上上介特面。下乃言衆介面卿也。門右奠幣皆再拜。大夫辭。介逆出。擯者執上幣出。禮請受賓辭。賓亦爲士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如覲幣各玉錦束也。于士介亦親辭。辟君也。蔡氏

云。餘大約與其覲君同。注云賓亦爲士介辭者。前士介覲君時。擯者執上幣以出。禮請受。賓辭者。注以爲士介賤不敢致辭。賓爲之辭。故知此亦然也。大夫答再拜。擯者執上幣立于門

中以相拜。士介皆辟。老受擯者幣于中庭。士二人坐取羣幣以從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老受擯者幣于中庭。亦

之命問主國卿。因而私面。故其禮特恭。上介士介本非卿之敵體。則其因是而加恭也。固宜。然其異於覲主君者。經

文歷歷可考。惟士介與卿。尊卑懸隔。故其私面之儀。幾與覲君相似。而奠幣再拜不稽首。卿不使擯者辭而自辭。又其初不與上介俱入。亦足以見其隆殺之辨矣。郝氏

乃謂卿所以待之者無以異於主君。何其弗思甚邪。擯者出請事。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。賓不顧。不顧言去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盛氏云。賓亦告事畢。乃擯者退。大夫拜辱。拜送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敷氏云。拜辱。謝其屈辱而相已也。出。擯者入告。大夫乃送也。事。故拜其辱。今案下使者歸。介送至使者之門乃退。使者拜其辱。與此義同。注云拜送也者。敷氏云。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。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。

右介面卿

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。嘗使至己國。則以幣問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嘗使至己國。則以幣問之也者。謂下大夫嘗

夫。三卿皆以幣及之。其五大夫或作介。或特行至彼國者。乃以幣及之。略於三卿故也。今案儀禮釋官云。諸侯下大

夫五人。謂三卿下佐事者。其餘大夫尚多。不止五人。說詳孔仲達曾子問疏。云君子不忘舊者。以嘗使至其國。即有

故舊之誼。故問必及之。示不忘舊也。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。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。上介三介。下大〔疏〕正義曰。高氏愈

不親問。而使上介問之。取其爵之相稱也。止三介者。降于賓也。注云上介三介。下大夫使之禮也。其面如賓面

右問下大夫

于卿之禮〔疏〕正義曰。張氏爾岐云。既致公幣。而又私面也。今案如賓面于卿之禮者。如其禮耳。庭實則用饈皮。士介不面。略也。

大夫若不見。有故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大夫兼卿大夫言。下使大夫同。注云有故也者。謂因有故而不見也。有故。如疾病居喪。及出使在外之類皆是也。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

之受。如主人受幣禮不拜。各以其爵。主人卿也。則使卿。大夫也。則〔疏〕正義曰。賓以聘君之命來問大夫。不使大夫。不拜。代受之耳。不當主人禮也。〔疏〕可虛其君命。故君使人代為之受也。

盛氏云。經惟云受幣。則不私面可知。注云各以其爵。主人卿也。則使卿。大夫也。則使大夫者。代之必以同班。稱也。云不拜。代受之耳。不當主人禮也者。謂不敢以主人自居也。褚氏云。所謂拜。即上經聽命後。降階西再拜稽

右大夫代受幣

夕。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。夕。問卿之夕也。使下大夫。下君也。君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賓拜禮于朝。言主君

夫。故於歸饗饋之明日。夫人亦歸禮焉。韋弁。與卿歸饗饋同服。吳氏章句云。此卽周禮酒正所謂致飲於賓客之禮也。注云夕。問卿之夕也者。下記云。明日。問大夫。夕。夫人歸禮。是也。敖氏以夕爲不敢與君同時。郝氏以夫人禮

從陰。盛氏則謂此一日之內。禮節繁多。賓卽館。容有至暮者。于是言夕。見其不以暮廢事。急歸禮也。今案盛說較長。云使下大夫。下君也者。此與夫人使下大夫勞賓同爲下于君。君則使卿也。云君使之。云夫人者。以致辭當稱寡

小君者。賈疏云。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。禮。婦人無外事。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。是君使之。可知。而稱夫人。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。當稱寡小君。故稱夫人使下大夫。其實君使之也。堂上籩豆六。設于

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。籩豆六者。下君禮也。臣設于戶東。又辟饌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戶東。室戶東也。西上。變于東陳。則與君饌異。方氏苞云。聘使卿也。而六豆六籩六壺。與掌客夫人致禮于男同。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。周制也。○注設于戶東上。嚴本及各本俱有臣字。集釋無。據賈疏。似亦無臣字。吳氏疑義。臣作陳。張氏惠言云。臣當作豆。

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。則臣字疑衍。宜從集釋。云籩豆六者。下君禮也者。君歸饗饋。堂上八豆。此六。是殺于君禮也。云設于戶東。又辟饌位也者。君歸饗饋。設于戶西。此于戶東。是又辟君饌位也。云其設脯其南醢屈者。姜氏

兆錫云。經不言籩豆所設。注未識何據。豈有六籩但用一脯。六豆但用一醢之理邪。凡經云薦脯醢者。約詞耳。豈以是而誤邪。焦氏以恕云。君歸饗饋。經云韭菹其南醢醢屈。省文不全。故鄭放此而云。其設脯者。謂六籩設之于北。其

南醢者。謂醢醢以下之六豆。以次相閒。交屈而設。蓋舉其一端以概全文。非直謂一脯一醢可知。今案鄭此注未詳。當以敖說爲正。敖氏云。此六豆六籩。皆宜用朝事者。而各去其末之二。其設之序。則豆皆在西。籩繼之而東。案

醢人朝事八豆。已詳前。依敖說。去其末之二。則六者韭菹醢醢昌本饗藟菁菹鹿麇也。至周禮籩人朝事之籩。爲饗費白黑形鹽臠鮑魚鱸八者。依敖說去其末之二。則當是饗至臠六籩。而無鮑魚與鱸。較爲的實。又凡設饌皆以豆爲木。

則謂豆在西。籩在東。其設亦確據。經文二以並。則是六豆分爲三列。六籩亦分爲三列。以次向東直陳之。經無屈文。固不必以屈言耳。云六籩六豆者。鄭恐人疑籩豆六爲籩豆各三。故著之也。韋氏協夢云。君歸饗饋。堂上惟有八豆而

無籩。此六豆六籩者。君有簠簋。而又有西夾東夾之供。夫人無此數者。故堂上設六豆。減於君也。加以六籩。亦厚待賓之意也。壺設于東序北。上二以並南陳。酸黍清皆

兩壺。酸。白酒也。凡酒。稻爲上。黍次之。梁次之。皆有清白。以黍〔疏〕。正義曰。敖氏云。設于東序北上。亦統於

之者。敖氏云。蓋據內則三禮之次言之也。云皆有清白。內則曰。酒清白。鄭注。目諸酒也。是酒有清白。云以黍閒

明稻黍亦有清故也。於清白中言黍。明酸即是稻。清即是黍。故言互相備也。三酒既有清白二色。故言六壺必先言酸

者。以白酒尊重。故先設之也。今案經云酸黍清皆兩壺。謂稻酒黍酒梁酒皆有清白兩壺。是六壺也。注釋經極簡明。

李氏云。上介四壺。知此六壺。秦氏薰田云。六壺盛三酒爲三行。稻最北。黍次之。梁在南。又次之。每行白酒在四。

清酒在東。並陳。惠氏棟云。漢律曰。稻米一斗。得酒一斗。爲上尊。稷米一斗。得酒一斗。爲中尊。粟米一斗。得

酒一斗。爲下尊。顏師古曰。稷卽粟也。中尊宜爲黍米。不當言稷。蓋據此注而言。大夫以束帛致之。致夫人命也。此禮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殮不致。

設殮爲差輕。而夫人以歸禮爲特重。所以異也。注云此禮無牢。下朝君也者。周禮掌客。上公之禮。夫人致

禮。八壺。八豆。八簋。膳大牢。侯伯以下。亦皆有牢。彼君來朝有牢。此卿來聘無牢。是下於來朝之君也。賓如

受饗之禮。饋之乘馬束錦〔疏〕。正義曰。云如者。亦大略言之。上介四豆四簋四壺受之如賓禮。饋之兩

馬束錦。四壺。無稻酒也。不〔疏〕。正義曰。注云四壺無稻酒也者。上歸禮于賓。稻黍梁皆有清白兩壺。此去稻酒之

者。去菁菹鹿藿。四籩者。去形鹽臠。皆從下去之也。此于上介。當亦使下大夫歸之。禮窮則同也。云不致牢。下

右夫人歸禮賓介

詳冠禮于阼下。

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。

其陳於門外。黍稷各二筐。稷四筐。二以並。南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牽羊以致之。言主聘君於大夫。有陳皮束帛之間。故大夫於賓。亦有大牢八筐之餼。今案賓初以君幣問。而又以私幣面。介及衆介皆面。故大夫之致禮於賓介者亦隆也。注云其陳於門外。黍稷各二筐。稷四筐。二以並。南陳。無稻者。前君餼士介。牢米皆設於門外。此無入門之文。故知亦陳於門外也。君歸賓饗餼。米百筥。設於中庭。十以爲列。北上。黍稷稻皆二行。稷四行。據下記云。凡餼大夫黍稷。則無稻矣。故知此八筐爲黍稷各二筐。稷四筐也。二以並。南陳。則黍二筐。在北。梁二筐次之。稷四筐分爲二列。每列二筐。以次向南陳之。亦北上矣。筐。竹器。詩毛傳云。方曰筐。據下記筐容五斛。敖氏云。君餼賓米百筥。筥。牛斛。此米八筐。筐五斛。以量言之。則八筐者殺於君米二筐也。所以下之。今案君餼賓米用四種。大夫用三種。君用筥。器小而多。大夫用筐。器大而寡。亦所以爲差降也。云性陳於後東上者。前士介四人。皆餼大牢。米百筥。注云。米設當門。又云。牢在其南。西上。此陳於後。蓋亦在米南也。彼注西上。褚氏以爲東上之訛。義詳彼。云不饌於堂庭。辟君也者。前君歸賓饗餼。餼二牢。米百筥。皆設於門內堂下之庭。此陳於門外。是辟君也。○賈疏云。案掌客。鄰國之君來朝。卿皆見以羔。膳大牢。侯伯子男膳特牛。彼又無筐米。此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。彼爲君禮。此是臣禮。各自爲差降。不得以彼難此。

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。賓再拜稽首受老退。賓再拜送老。室

夫之貴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賓出門左。西面拜迎聽命。老東面致命。賓還北面拜。乃適老右受。此使老致之者。臣。大夫之臣。老爲尊也。賓于老乃拜迎之。亦重其爲使也。大夫不親餼者。以其禮輕。不欲煩賓也。蔡氏

云。再拜稽首受者。以大夫向者稽首受其君命。而因其禮也。注云老室老大夫之貴臣者。喪服傳曰。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。其餘皆衆臣也。注。室老。家相也。士。邑宰也。是室老與士皆大夫之貴臣。餘詳士昏喪服諸篇。上

介亦如之。衆介皆少牢米六筐。皆十牽羊以致之。米六筐者。又無粱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上介亦如之者。敖氏云。殺故也。今案少牢有羊豕而無牛。故牽羊以致。注云米六筐者。又無粱也者。上八筐無稻。此六筐又無粱。皆去其

加者也。敖氏云。米六筐。蓋黍稷各二筐也。經無正文。說可並存焉。云士亦大夫之貴臣者。詳上。敖氏云。於賓

上介使者。於衆介使士。所使者雖賤。亦不可以無所別也。

者雖賤。亦不可以無所別也。

者雖賤。亦不可以無所別也。

者雖賤。亦不可以無所別也。

者雖賤。亦不可以無所別也。

者雖賤。亦不可以無所別也。

右大夫餼賓介

公于賓壹食再饗

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。公食大夫禮曰。設洗如饗。則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致食以侑幣。言主

親食饗之禮。○壹食再饗。賈疏以為五等諸侯使卿大聘之禮。似矣。據掌客。天子待子男一食一饗。而諸侯於聘卿再

饗。已多於君。賈疏雖以君臣各自為禮解之。但以此為侯伯之卿之禮。則上公之卿。當又有加。不更多乎。聘禮一篇。

主侯伯之卿言。而亦有通五等言之者。此類是也。凡待賓之禮有三。饗也。食也。燕也。儀禮有燕禮及公食大夫禮。

而無饗禮。近諸氏錦作饗禮補亡一篇。未明備也。考春秋內外傳。諸侯之臣出聘。主國饗之燕之者甚多。食禮亦閒行

焉。此則古禮之尚存者爾。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者。食禮主於飯。有牲無酒。饗則牲酒皆有。故云享大牢以飲

賓也。公食禮陳鼎七。用大牢。則饗亦用大牢可知。左傳享有體薦。是其證也。云公食大夫禮曰。設洗如饗。則饗與

食互相先後也者。鄭見此文先言食。後言饗。而公食禮曰如饗。則饗在前可知。故云互相先後也。敖氏云。案注云互

相先後。謂食居二饗之閒也。今案周禮大行人掌客。皆先言饗。後言食。敖說或得鄭意歟。云古文壹皆為一。詳士冠

禮。今文饗皆為鄉者。胡氏承琪云。說文享作言。云。獻也。从高省。曰。象進孰物形。孝經曰。祭則鬼言之。凡官

之屬皆从高。又饗云。鄉人飲酒也。从食。从鄉。鄉亦聲。二字古多通用。故周禮禮記饗燕字多作饗。左傳則多作享。

此注云今文饗皆為鄉。而公食禮注又云古文饗或作鄉者。則皆因饗而借。鄭所不從。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也。羞。謂禽羞。鷹鷺之屬。成熟煎和也。俶。始

意也。古〔疏〕正義曰。饗食有定數。燕無定數。燕禮略輕於饗食也。賈疏云。周禮掌客。上公三燕。侯伯再燕。

文俶作淑。〔疏〕子男一燕。此臣無常數者。亦是君臣各為禮。不得相決。注云羞謂禽羞鷹鷺之屬成熟煎和也者。

案下記以禽羞俶獻連言。故知此羞謂禽羞也。但禽羞與宰夫所歸之乘禽異。彼是未烹熟者。此是已成熟煎和之物。而

注同以鷹鷺之屬解之。似少分別。吳氏疑義云。禽羞當為內則鶉鷄之屬。或然。云俶始也者。爾雅釋詁文。云始獻四

時新物者。下記注云。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。俶。始也。言其始可獻也。聘義曰。燕與時賜無數。謂此云由恩意也者。

謂由恩意有厚薄。故無常數也。葉氏夢得云。饗以訓恭儉。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。故無數。云古文俶作淑者。

俶是正字。淑是假借字。說文。淑。水清湛也。古文假淑為俶。鄭所不從。賓介皆明日拜于朝〔疏〕正義曰。明日。饗食燕之明日也。王氏糾解云。

賓于發去之日。乃三拜乘禽于朝。則此之拜賜為

拜饗食燕也。上文羞假獻。經連類及之耳。敖氏云。上惟見賓禮。乃言介拜。似非其次。蓋此文宜在下句之下也。盛氏云。饗賓食賓之時。介皆與焉。而燕又以介為賓。則其從拜可知。上歸饗餼章亦言拜賜於介禮之上。是其例矣。今案敖以為失。上介壹食壹饗。饗食賓。介為介從饗獻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特食饗上介也。壹饗。殺於賓也。不言燕者。次。非也。敬矣。故不特燕之。今案不及士介。微也。注云復特饗之。客之也者。謂饗食賓之時。介已從與饗獻矣。此復特饗之。是客禮待之也。賈疏云。下記。大夫來使無罪。饗之。其介為介。故知介從饗也。若不親食。

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。如致饗無償。君不親食。謂有疾及他故也。必致之。不廢其禮也。致之必使大夫。非必命數也。無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大夫兼上下大夫言。侑幣侑食之幣詳下。公親食有侑幣不親食。故使人以己本宜往。古文侑皆作宥。〔疏〕以侑幣致之於賓館也。如致饗。謂如致饗餼之禮。但無償為異耳。注云君不親食。謂有疾及他故也者。賈疏云。他故之中。兼及有哀慘。敖氏云。若不親食之文。雖主於君。然賓有故而不及往者。其禮亦存焉。張氏爾岐云。他故。謂外喪。及使者聘而誤。或大客繼至之屬。案聘遭喪。主人畢歸禮。賓唯饗餼之受。謂有死喪而致饗與食。則賓不受之。餘皆可受也。云致禮於卿使卿。致禮於大夫使大夫者。所謂各以其爵也。云非必命數也者。張氏云。周禮典命。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不同。此所使致禮。但取爵同耳。不計命數也。云無償以己本宜往者。張氏云。食禮賓當往君所受禮。無償使者之法。今雖使人致禮。以資本宜赴爾。故仍無償也。古云文侑皆作宥者。惠氏士奇云。古有宥坐之器。亦謂置器於坐以詔侑人也。今案莊十八年左傳云。王享醴。命之宥。杜注。飲宴則命以幣物。宥。助也。是宥與侑通。侑正字。宥古文假借字。致饗以酬幣亦如之。酬幣。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。所用未聞也。禮幣束帛乘〔疏〕

正義曰。上言不親食之禮。此言不親饗之禮也。其致之以酬幣。而其儀節一與致食同。注云禮幣束帛乘馬。亦不是過也者。既言所用未聞。而又言此。蓋以酬幣雖無正文。但主君禮賓及歸饗餼。俱用束帛乘馬。則其幣亦不得過是耳。云禮器曰琥璜爵。蓋天子酬諸侯者。彼注云。琥璜爵者。天子酬諸侯。諸侯相酬。以此玉將幣也。與此注略同。鄭引之者。見酬幣用玉。乃天子諸侯之禮。非饗聘使所得用爾。三禮札記云。禮記孔疏引崔氏云。諸侯貴者以琥。賤者以璜。因言公侯用琥。伯子男用璜。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。子男用璜。不同者。蓋皆以意言之也。陳氏禮書云。食有侑食。故有侑幣。饗有酬幣。故有酬幣。儀禮。公食大夫。侑以束帛。而庭實以皮。大夫相食。以束錦。此食有侑

者以璜。因言公侯用琥。伯子男用璜。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。子男用璜。不同者。蓋皆以意言之也。陳氏禮書云。食有侑食。故有侑幣。饗有酬幣。故有酬幣。儀禮。公食大夫。侑以束帛。而庭實以皮。大夫相食。以束錦。此食有侑

者以璜。因言公侯用琥。伯子男用璜。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。子男用璜。不同者。蓋皆以意言之也。陳氏禮書云。食有侑食。故有侑幣。饗有酬幣。故有酬幣。儀禮。公食大夫。侑以束帛。而庭實以皮。大夫相食。以束錦。此食有侑

者以璜。因言公侯用琥。伯子男用璜。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。子男用璜。不同者。蓋皆以意言之也。陳氏禮書云。食有侑食。故有侑幣。饗有酬幣。故有酬幣。儀禮。公食大夫。侑以束帛。而庭實以皮。大夫相食。以束錦。此食有侑

者以璜。因言公侯用琥。伯子男用璜。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。子男用璜。不同者。蓋皆以意言之也。陳氏禮書云。食有侑食。故有侑幣。饗有酬幣。故有酬幣。儀禮。公食大夫。侑以束帛。而庭實以皮。大夫相食。以束錦。此食有侑

者以璜。因言公侯用琥。伯子男用璜。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。子男用璜。不同者。蓋皆以意言之也。陳氏禮書云。食有侑食。故有侑幣。饗有酬幣。故有酬幣。儀禮。公食大夫。侑以束帛。而庭實以皮。大夫相食。以束錦。此食有侑

者以璜。因言公侯用琥。伯子男用璜。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。子男用璜。不同者。蓋皆以意言之也。陳氏禮書云。食有侑食。故有侑幣。饗有酬幣。故有酬幣。儀禮。公食大夫。侑以束帛。而庭實以皮。大夫相食。以束錦。此食有侑

者以璜。因言公侯用琥。伯子男用璜。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。子男用璜。不同者。蓋皆以意言之也。陳氏禮書云。食有侑食。故有侑幣。饗有酬幣。故有酬幣。儀禮。公食大夫。侑以束帛。而庭實以皮。大夫相食。以束錦。此食有侑

者以璜。因言公侯用琥。伯子男用璜。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。子男用璜。不同者。蓋皆以意言之也。陳氏禮書云。食有侑食。故有侑幣。饗有酬幣。故有酬幣。儀禮。公食大夫。侑以束帛。而庭實以皮。大夫相食。以束錦。此食有侑

幣也。聘禮。公子賓若不親食。使大夫致之以侑幣。致饗以酬幣亦如之。大夫于賓若不親饗。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。致食以侑幣。士昏禮。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。酬以束錦。姑饗婦人送者。酬以束錦。春秋之時。虢公晉侯朝王。王饗醴。命之宥。皆賜玉五穀。馬三匹。秦后子享晉侯。歸取酬幣終事八反。魯侯享范獻子。莊叔執幣。此饗有酬幣也。禮器曰。琥璜爵。又王饗虢公晉侯。皆賜玉五穀。是天子饗諸侯。諸侯相饗。酬幣用玉也。諸侯食大夫。大夫相食。以皮帛與錦。則侑幣固有差矣。酬幣亦謂之侑。侑幣不謂之酬。故春秋傳享醴皆曰宥。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。禮經釋例云。凡食賓以幣曰侑幣。飲賓以幣曰酬幣。案公食大夫禮。賓三飯後。公受宰夫束帛以侑。摺者進相幣。賓降辭幣。升聽命。再拜稽首受幣。公壹拜。賓降也。公再拜。介逆出。賓北面揖。執庭實以出。公降立。上介受賓幣。從者訝受皮。然後賓復入門左。升堂卒食。此侑幣也。士冠禮。醴賓以壹獻之禮。主人酬賓束帛。注。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。所以申暢厚意也。束帛。十端也。儷皮。兩鹿皮也。此酬幣也。儷皮即庭實。醴賓而有束帛庭實者。較飲酒之禮爲盛也。士昏禮。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。酬以束錦。注。爵至酬賓。又從之以束錦。此饗禮。但云束錦。不云庭實者。蓋昏禮之饗。殺於天子諸侯故也。又云。饗禮。篤亡。禮經可考者。唯士昏及聘禮數語而已。左傳。王饗醴。命之宥。皆賜玉五穀。馬三匹。饗謂饗禮。醴謂醴賓。馬者。蓋謂饗及醴賓之庭實。故聘禮醴賓。亦云賓執左馬以出也。杜注以爲行饗禮先置醴酒。恐大夫於賓壹饗壹食。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。則公作大夫饗。今案。陳氏禮書謂燕亦有酬幣。詳燕禮。大夫於賓壹饗壹食。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。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。致食以侑幣。使也。大夫有故。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高氏愈云。大夫於賓復行饗也。吳氏章句云。上介若食若饗。二者用其一。又殺也。今案致食以侑幣。亦謂不親食者也。注云作使也。大夫有故。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者。經但云作大夫。未言各以其爵。故注補之。敖氏云。酬幣侑幣。皆用束錦。亦有庭實。此致之以大夫。不嫌與君同者。公作之故也。今案。國語。晉羊舌肸聘于周。單靖公享之。又左傳。叔孫穆子食慶封。慶封汎祭。是大夫相饗食之禮。春秋時猶有存也。賈疏云。昭二年左傳。韓宣子來聘。宴于季氏。傳無譏文。明鄰國大夫亦

右主國君臣饗食賓介之禮

有相燕之法。

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。玉。圭也。君子於玉比德焉。以之聘。重禮也。還之者。德不可取於人。相切厲之義也。皮弁者。始以此服受之。不敢不終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賓

卿詣賓館還玉及賄與禮之事。○使卿者。亦欲與賓爵相敵也。注云玉圭也者。此玉即圭璋也。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。聘義文。云以之聘。重禮也。還之者。德不可取於人。相切厲之義也者。案聘義曰。以圭璋聘。重禮也。已聘而還圭璋。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。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。則民作讓矣。鄭此注大略本此。而又以德爲己所自有。不可取之於人。故還之。以示相切厲之意。此從比德於玉上生出一義也。敖氏云。還玉即還摯之義。亦通。云皮弁者。始以此服受之。不敢不終也者。案受之。謂受此玉。初時行聘享以皮弁服受。故今仍以皮弁服還也。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。帥大夫以入。迎之不拜。示將去。不純爲主也。帥。道也。古文曰。迎于門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賓襲。爲將受玉。敬也。大夫即卿也。亦襲。敖氏云。帥以入。則是不揖之也。外。古文帥爲率。〔疏〕注云迎之不拜。示將去。不純爲主也者。賓在館如主人。上歸饗餼時。賓拜迎。是純爲

主也。此不拜。故云示將去。不純爲主。敖氏云。禮不主于己。故不拜。江氏筠云。此不純爲主。非以將去之故。以其圭爲君物。非己所得而主也。璋亦然。故還璋如初入。其賄與禮。亦皆是代君受者。故皆知還玉。禮記言君不見使大夫受之儀。自聽命以迄降階。悉與此同。足以明之矣。蓋此之送迎不拜者。猶之奉使不答拜之義。敖氏謂禮不主于己者。得之。云帥道也。及古文帥爲率。詳前。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者。案下記云。卿館于大夫。大夫有二門。外門即大門也。上歸饗餼云。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。此今文門上無外字。故鄭不從。

大夫升自西階。鈎楹。鈎楹。由楹內將南面致命。致命不東面。以賓在下也。必言鈎楹者。賓在下。嫌楹外也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注賓在下。嫌楹外也。校勘記云。在。陳本誤作佐。云鈎楹由楹內。將南面致命者。謂由楹西轉而而南面。以賓在堂下故也。云必言鈎楹者。賓在下。嫌楹外也者。以賓在堂下。嫌由楹外致之。故必言鈎楹。以見其入堂深也。賓自碑內聽命。升自西階。自左南面受圭退。

負右房而立。聽命於下。敬也。自左南面。右大夫。且並受也。必並受者。若鄉君前耳。退。爲大夫降逸遁。今文或曰由自西階。無南面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朱子云。君使卿還玉

故館於大夫也。則大夫亦有右序矣。敖氏說同。今案下記若君不見。使大夫受之禮。亦云負右房而立。則大夫廟寢之制。與諸侯同。可知。賈疏乃云於正客館。故有右房。萬氏斯大云。曾子問有言。卿大夫之家曰私館。公館與公所爲

故館於大夫也。則大夫亦有右序矣。敖氏說同。今案下記若君不見。使大夫受之禮。亦云負右房而立。則大夫廟寢之制。與諸侯同。可知。賈疏乃云於正客館。故有右房。萬氏斯大云。曾子問有言。卿大夫之家曰私館。公館與公所爲

故館於大夫也。則大夫亦有右序矣。敖氏說同。今案下記若君不見。使大夫受之禮。亦云負右房而立。則大夫廟寢之制。與諸侯同。可知。賈疏乃云於正客館。故有右房。萬氏斯大云。曾子問有言。卿大夫之家曰私館。公館與公所爲

故館於大夫也。則大夫亦有右序矣。敖氏說同。今案下記若君不見。使大夫受之禮。亦云負右房而立。則大夫廟寢之制。與諸侯同。可知。賈疏乃云於正客館。故有右房。萬氏斯大云。曾子問有言。卿大夫之家曰私館。公館與公所爲

故館於大夫也。則大夫亦有右序矣。敖氏說同。今案下記若君不見。使大夫受之禮。亦云負右房而立。則大夫廟寢之制。與諸侯同。可知。賈疏乃云於正客館。故有右房。萬氏斯大云。曾子問有言。卿大夫之家曰私館。公館與公所爲

故館於大夫也。則大夫亦有右序矣。敖氏說同。今案下記若君不見。使大夫受之禮。亦云負右房而立。則大夫廟寢之制。與諸侯同。可知。賈疏乃云於正客館。故有右房。萬氏斯大云。曾子問有言。卿大夫之家曰私館。公館與公所爲

曰公館。賈疏因謂此賈右房。或不在大夫廟。而於正客館。故有右房。意若以舍於大夫。則不當有右房也。子謂古者諸侯之邦交不一。所以待客者當必非一處。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。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。當必不從同。卽令舍聘賓于公館。亦必大夫之館。而非諸侯之館也。在此經明言館于大夫。乃因有右房。而指之爲諸侯之公館可乎。且賓之去也。釋皮帛于館堂。賓不致。主人不拜。若公館。當稱館人。豈得稱主人乎。褚氏云。大夫之廟而有右房。則土亦有可知。賈以此爲正客館。蓋欲迴護注意。而爲之辭。卽云客館。亦因其本宜有者而制之也。案此二條駁賈正客館之說甚精。蓋東房西室。乃燕寢之制。其正寢與廟。則自上及下皆有左右房也。說詳士昏禮及公食大夫禮。○注鄉戴校集釋改婦。云聽命於下。敬也者。上歸饗饋時。賓從升堂。北面聽命。是聽命於堂上也。此云自碑內。則在堂下矣。故云敬也。碑內。碑北也。褚氏云。不云階間。而云碑內。近碑可知。注云敬也。勝敷氏君命不主于己之說遠甚。云自左南面。右大夫。且並受也者。謂賓在大夫之左。大夫在賓之右。南面並受也。敷氏云。升自西階。非受玉之正主也。亦鉤楹由大夫之後。乃自左受之。二人俱代君行禮。故皆不北面。是也。云必並受者。若鄉君前耳者。賈疏云。謂于本國君。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。今還南面並受。面位不同。並受不異。故云若婦者在君前受耳。云退爲大夫降遜者。遜遁是解退意。前行聘時。賓三退負序。注云。三退。三遜遁也。是也。但賓之遜遁。以受圭慎重之故。負右房。則在堂之西北而南面矣。立者。俟大夫降乃降也。注以爲爲大夫降而遜遁。恐非。云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者。胡氏承珙云。案自卽由也。言自則不必言由。凡授受之禮。相鄉者謂之訝授受。同面者謂之並授受。曲禮。鄉與客並然後受。鄭云于堂上。則俱南面。禮敵者並受。士昏禮納采。授鴈于楹間。南面。注云。並受也。今文無南面。卽並受之義不明。故鄭俱從古文。大夫降中庭。賓降自碑內。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。大夫降出。言中庭者。爲賓降節也。授於阼階東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大夫降出。言中庭者。爲賓降節也者。大夫降。則出矣。非止於中庭也。乃言降中庭者。蓋爲賓降節耳。敷氏云。大夫降而至於中庭。賓乃發于負右房之位而降。是以之爲節也。褚氏云。必言自碑內者。見由西階降也。盛氏云。此章兩言自碑內。一言中庭。見其升降皆不由堂塗也。此賓與大夫皆代君行禮。不敢以賓主自居。故異於常法歟。云授於阼階東者。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者。儀禮凡受藏者皆在東。賓自碑內至阼階東授上介。上介又轉授之賈人。斯時賈人蓋在阼階東。故云欲親見其藏之也。云賓還阼階下西面立者。賈疏云。以其賓在館。如主人。在階下西面立。是其常處。敷氏則云。既授上介。則復立於中庭。今案敷說亦可存參。立者。待還璋也。○敷氏云。司儀職曰。還圭如將幣之儀。謂君親還之也。則其禮皆與此異矣。上介出請賓迎。

大夫還璋如初入。

出請。請事於外以入告也。賓雖將去。出入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如初入者。自帥入以至授介。猶東。唯升堂由西階。凡介之位未有改也。

去。出入猶東。唯升堂由西階者。凡主人之義。出入由闔東。升堂由阼階。鄭以此賓將去。不純為主。唯升堂由西階。而出入仍由東。是以升自西階。為將去之故也。敖氏解上文升自西階云。非受玉之正主也。則以為辭正主之故。江氏

琦謂敖說得之。又謂升不由阼。猶之宰夫待君為獻主。而升降自西階之義。其比例亦精。云凡介之位未有改也者。謂介猶在東方不改。故上文云授上介于阼階東也。賓謁迎大夫賄用束紡。

財之言也。紡。紡絲為之。今之也。縛所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謁者。已受聘玉。則復其常也。大夫于賓謁亦謁。以遺聘君。可以為衣服。相厚之至也。

謂圭璋特而襲也。○注今之縛也。校勘記云。縛。釋文作縞。云。劉音須。一本作縛。息縞反。案說文。白鮮色也。居椽反。聲類以為今正絹字。戴震曰。周禮內司服注。素沙者。今之白縞也。釋文劉音絹。聲類以為今作絹字。此猶

作縞。縞乃縞之俗體。縞因有須音。然與周禮音義刺謬。以聲類證之。音絹是也。須乃絹之訛。以周禮證之。作縛是也。釋文訛而為縞。案。注宜作縛。不宜作縞。此說是也。劉于此注。亦作縛而音絹耳。釋文誤讀劉音。遂誤改注字。

監本作縛。亦誤。今案說文。縛从糸專聲。段氏注云。聲類以縛為今正絹字。案據許。則縛與絹各物。音近而義殊。二禮之鄭注。自謂縛。不謂絹也。縛以其質堅名之。字从專。絹以色如麥稻名之。字从冑。李登作聲類時。已失其傳

矣。相厚之至也。校勘記云。徐。陳。通解。敖氏。俱無也字。集釋。楊氏。俱有。按賈有也字。云賄予人財之言也者。按爾雅釋言云。賄。財也。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。財帛曰賄。故鄭以賄為予人財也。云紡紡絲為之者。說文。

紡。紡絲也。段氏注云。各本作網絲。誤。絲之紡。猶布帛之績緝也。今案絲以紡而成。故謂之紡。詩斯干。載弄之瓦。毛傳。瓦。紡專也。說文。專。一曰紡專。專與甄同。即紡絲之具矣。云今之縛也者。周之紡。即漢之縛。故舉

以示人也。云所以遺聘君。可以為衣服。相厚之至也者。鄭以此為遺聘君。而或又以為賄聘賓。惟敖氏云。賄禮主于答其聘。盛氏云。賄主君。所以報聘也。其說是矣。蓋玉帛乘皮以報享。而報聘但用束紡。似乎物薄。然聘以圭璋。

已聘還之。主君子聘。一無所受。而又不不可忽然已也。故用束紡以致其勤綽之意。注所謂厚之至也。此在還玉之後。故知為報聘之物。若以為賄聘賓。則當在公使彌贈如觀幣之下。非其次矣。呂氏春秋云。宋有澄子者。亡緇衣。求之

塗。見婦人衣緇衣。曰。子不如速與我。我所亡者紡緇也。今之衣緇緇也。以緇緇當紡緇。子豈不得哉。此束紡可為衣服之證。而紡與禪對。則亦可見其為緇之厚者矣。禮玉束帛乘皮。皆如還玉

禮。禮聘君也。所以報享也。亦言禮玉。璧可知也。今文禮皆作醴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不言迎大夫。文又省。皆者。皆賄與禮玉也。禮玉之庭出迎。褚氏謂兩事實一事。無庸再迎。非也。若是一事。則經當云如還玉禮。不必言皆矣。李氏云。鄉不報聘君之幣。尊卑不敵。注云禮禮聘君也者。謂主君以此物禮聘君也。云所以報享也者。聘君來享。用束帛加璧。有乘皮爲庭實。主君皆受之。故此一一報之。周禮司儀職曰。凡諸侯之交。各稱其邦而爲之幣。以其幣爲之禮法是也。云亦言玉。璧可知也者。上還玉爲圭璋。此當爲璧琮之屬。乃亦言玉者。以其享用璧。則報亦用璧可知。云今文禮皆作醴者。謂禮玉及還玉禮之禮。今文皆作醴也。此以形涉而誤。故鄭不從。詳冠禮禮于阼下。大夫出賓送不拜。正義曰。送不拜。與迎不拜意同。

右還玉及賄禮

儀禮正義

卷十八

公館賓

爲賓將去。親存送之。厚殷勤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賓退。言明日賓將發。君往拜賓。賓來請命之事。○敖且謝聘君之意也。公朝服。氏云。館者。就其館之稱也。張氏爾岐云。館賓者。拜賓於館也。注

云爲賓將去。親存送之云云。此釋所以至賓館之由也。謝聘君之意。卽下拜聘享等是也。云公朝服者。前行聘享于廟。主相尊敬。故服皮弁。此館賓禮輕。故知朝服也。賓辟。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

君在廟門。敬也。凡君有事於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不敢受下。徐本、集釋、通解、楊氏。俱有主字。諸臣之諸臣之家。車造廟門乃下。〔疏〕家。諸下徐本、通解。俱有侯字。張曰。疏無侯字。從疏。○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

此館也者。主國君尊。故不敢受其見已之禮。云此亦不見。言辟者。君在廟門。敬也者。前賓卽館。卿大夫勞賓。賓不見。此亦與彼同。乃變文言辟者。以其君在廟門。故不敢言不見。而言辟。以致其敬也。敖氏云。不敢辭。不敢見。

若隱辟然。故經以之爲稱。此辟字義。與上文所云者異。云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。車造廟門乃下者。賓館於大夫廟。大夫家有大門。入大門乃至廟門。凡君至臣家。車造廟門乃下。亦尊卑之體宜然也。曲禮曰。客車不入大門。爲同等

言之也。敖氏以爲外門。非。上介聽命。聽命於廟門中四面。如相拜然也。擯者每〔疏〕正義曰。周禮司儀職曰。公館客。客辟。贊君辭。則曰。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。〔疏〕介受命。謂此。又言途送者。卽下所云

送賓也。賓辟而使上介聽命。亦猶卿大夫勞賓。賓不見。而使上介受雁也。注云聽命於廟門中四面。如相拜然也者。前觀時。受士介幣。公答再拜。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。此聽命在門中。與相拜同。知四面者。君如賓禮東面。介西

面向之可知。云擯者每贊君辭。則曰。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也。賓稱寡君之老也。玉藻曰。上大夫曰下臣。擯者曰寡君之老。鄭注。一辭出。則上介答以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也。賓稱寡君之老也。擯是君之擯者。君尊。不自出辭。故擯者贊之。每

擯者之辭。主謂見於他國君。孔疏。此上大夫出使他國。在於賓館。主國致禮上大夫。此擯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。雖以指爲文。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。擯介通也。孔疏蓋據此經言之。然則玉藻之擯者。卽此經之上介矣。

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

拜此四事。公東面〔疏〕正義曰。高氏愈云。君與夫人有聘享。大夫

特於館賓拜之。送賓者。館賓之後。公自此不復見賓。故特拜送之也。注云拜此四事者。君之聘享。一也。夫人之聘享。二也。問卿及警使至彼國之下大夫。三也。送賓。四也。張氏惠言云。案記擯者贊辭。是公每一事再拜。張蒿

菴以擯者歷舉四事。而君拜之。則似君總再拜。非矣。今案經云公皆再拜。言皆。則是每事拜之明矣。張氏惠言說是也。公退賓從請命于朝。實從者。實為拜主君之館已也。言請命者。以己不見。不敢

奠者之〔疏〕正義曰。注意言此公退而賓從之至朝。實為拜主君之館已也。乃言請命者。以己不見。不敢庶尊者之意。故須請命而後拜也。周禮司儀曰。客從拜辱於朝。與此言請命不同者。盛氏云。此實拜辱。而其辭則曰

請命。謙也。周禮緣其意。而此則據其辭。所以異耳。公辭賓退。辭其拜也。退。還館裝駕。為且將發也。周禮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遂

者。裝駕。謂束裝整駕也。云周禮曰。客從拜辱於朝。明日。客拜禮賜。遂行。〔疏〕行下。徐本有之字。今案

明日。拜辱之明日也。彼注云禮賜。謂乘禽。詳下。

右公館賓賓請命

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

發去乃拜乘禽。明己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送至于竟。言賓行主君贈送之禮。○乘禽。受賜。大小無不識。詳下記。張氏爾岐云。他賜皆即拜于朝。唯日歸乘禽。不勝

其拜。故於發時總三拜之。今案。訝。主國所使待事於賓客者。亦詳於下記。聽之者。賓拜于朝。君不親見。訝為之

入告出報。周禮掌訝職曰。至于朝。詔其位。入復。又曰。詔相其事。而掌其治令。是也。○注乘字。校勘記云。陳

本。通解。俱誤作承。己字。張氏曰。監本已作已。從諸本。今案。此為人己之己。不當作已。云發去乃拜乘禽。明己受賜。大小無不識者。乘禽微矣。猶必拜之。況大者乎。然必發去乃拜者。見己之受賜。大小無不識於心也。遂行舍于郊。始發。且宿近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始發。且宿近郊者。敖氏云。為當與主國為禮於此也。云自展輪者。郊。自展輪。〔疏〕曲禮曰。君車將駕。則僕執策立於馬前。已駕。僕展輪。鄭注。展輪具視。孔疏。

舊解云。輪、車欄也。駕竟。僕則從車輪左右四面看視之。上至於欄也。盧氏云。輪、轆頭轆也。皇氏謂輪是轆頭。盧言是也。一則車行由轆。二則欄之荅字不作車邊爲之。鄭云具視。謂徧視之。今案彼是君禮。故僕展輪。此卿大夫。則自展輪也。公使卿贈如覲幣。贈。送也。所以好送之也。言如覲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出郊而後贈。亦異於荅君之聘君。注云贈。送也。所以好送之也者。贈是以物送行之名。既夕注亦云。贈。送也。此臨行而有贈。所以致二國之好。左傳曰。出有贈賄。謂此。云言如覲幣。見爲反報也者。敖氏云。如覲幣帛用束也。其庭實亦存焉。今案贈如覲幣。則不言反報。而反報之意見焉。云今文公爲君者。胡氏承琪云。公與君本爲通稱。於義無別。經文固無定例。此節古文作公。故鄭不復易之。受于舍門外。如受勞禮。無償。不入無償。已也。如受勞禮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勞禮受于舍門內。又償勞者。此經云受于舍門外。無償。皆是著其異於勞者爾。其受以贈勞同節。〔疏〕幣之禮。蓋與受勞同也。注云不入無償。明去而宜有已也者。此皆對勞言之。勞在門內。贈在門外。是不入門也。已。止也。卽禮有終之意。云如受勞禮。以贈勞同節者。賓禮以郊勞始。以贈賄終。且俱在近郊。故云贈勞同節。左傳每云自郊勞至于贈賄。以此。使下大夫贈上介。亦如之。

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幣。大夫親贈。如其面幣。無償。贈上介。亦如之。使人贈衆介。如其面幣。士送至于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上使卿贈賓。此使下大夫贈上介。使士贈衆介。亦各以其爵也。敖氏云。大夫親贈賓上介。而使人贈衆介。以其降等也。亦爲彘者不親受。今案。周禮訝士。中士爲之。此送至于竟之士。疑卽訝士。詳前君使士請事下。

右賓行主國贈送

使者歸及郊。請反命。郊。近郊也。告郊人。使請反命於君也。必請之者。以已久在外。嫌有罪惡。不〔疏〕正義曰。自以至拜其辱。言使者反命之事。○校勘記云。注使請反命於君也。請字。陳缺右畔。監本直作言嫌有罪惡。嫌。徐本作言。誤。使之將兵。釋文無兵字。云。一本作使之將兵。兵則後加字。案據公羊本文無兵字。陸說是。逐而不納。

儀禮 正義 八 卷十八 四七

逐。要義作遂。云一本遂作逐。監本作遂。張曰。鄭伯於高克。不召使歸而已。非逐也。遂者。謂遂其將兵之事。而終不召也。於義為得。從監本。案何休云。隨後逐之。則當作逐明矣。張說殊迂。注云郊近郊也者。此使者歸而及

本國之郊也。初時受命。遂行舍於此。故知為近郊也。云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者。反命。猶復命也。郊人。疑即郊遂之官。高克事。見閔二年公羊傳。鄭引以證有罪惡不可以入。故又申之云。此蓋請而不得入者。鄭旁通傳記而為之

說也。其實自外而歸。請而後入。亦禮之常。吳氏疑義云。朝服載燹。行時稅舍於此郊。今還至此。正其故。〔疏〕正義反命必請。臣禮如此。蓋臣無突然見君之理。故必先請也。朝服載燹。行時稅舍於此郊。今還至此。正其故。〔疏〕正義

曰。注正其二字。校勘記云。陳氏本倒。云行時稅舍於此郊。今還至此。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。敬也者。行時至郊。脫朝服。服深衣。今還至此。去深衣。仍服朝服。是正其故行服也。必朝服者。以俟君命。即入見君。故云敬也。褚

氏云。敖謂及郊乃載燹者。出時受命。至此而斂。歸時反命。至此而載。亦其節也。知此。禳乃入。禳。祭名也。則知朝服稅舍之節矣。又云。於及郊始朝服。亦見在道服深衣也。云古文燹作膳。詳前。禳乃入。禳。祭名也。為行道累歷不

祥。禳之以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禳祭名者。案經云。禳乃入。明是行禳祭乃入。故知為祭名也。云為行道累歷不祥。除災凶。禳之以除災凶者。說文。禳。礫禳。祀除厲殃也。周禮小祝注。禳。禳卻凶咎。今案。禳訓除。又訓卻。卻亦祓除之意。故云禳之以除災凶。此

云乃入。謂入國也。下云乃入。謂入朝也。乃入陳幣于朝。西上。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。上介公幣陳。他

介皆否。皆否者。公幣私幣皆不陳。此幣。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。其或陳或不陳。詳尊而略卑也。其陳之。及卿大夫處者待之。如夕幣。其禮於君者不陳。上賓。使者。公幣。君之賜也。私幣。卿大夫之幣也。他介。士介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前夕幣在寢門外朝。此陳幣當亦在寢門外治朝也。褚氏云。西上。敖謂賓公幣在

言他。容眾從者。西。私幣次而東。上介幣又次之。三者又以所得先後為序。是也。注云皆否者。公幣私幣皆不陳者。謂士介之公幣私幣皆不陳。又降於上介之公幣陳而私幣不陳也。然據下注。士介之幣。亦載以造朝。但不陳不告耳。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者。謂此幣皆彼國君臣所贈賜。故陳之以為榮也。云其或

陳或不陳。詳尊而略卑也者。謂賓之幣。公私皆陳。上介惟陳公幣。士介之幣。則公私皆不陳。是於尊者詳之。卑者略之也。云其陳之。及卿大夫處者待之。如夕幣者。謂此幣陳之法如夕幣也。又夕幣時。卿大夫在幕東。西面北上。乃處者之位。此時卿大夫處者在位待之。亦如夕幣也。云其禮於君者不陳者。張氏爾岐云。禮於君者。謂賄用束紡禮

玉束帛乘皮。不陳之者。以使者將親執以告。云上賓使者。謂經所云上賓即使者也。云公幣君所賜也。私幣卿大夫之

乃處者之位。此時卿大夫處者在位待之。亦如夕幣也。云其禮於君者不陳者。張氏爾岐云。禮於君者。謂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。不陳之者。以使者將親執以告。云上賓使者。謂經所云上賓即使者也。云公幣君所賜也。私幣卿大夫之

乃處者之位。此時卿大夫處者在位待之。亦如夕幣也。云其禮於君者不陳者。張氏爾岐云。禮於君者。謂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。不陳之者。以使者將親執以告。云上賓使者。謂經所云上賓即使者也。云公幣君所賜也。私幣卿大夫之

幣也者。案君所賜之幣。以郊勞始。以郊贈終。卿大夫之幣。如食饗郊贈之類。經皆可考。賈疏一一臚陳而多舛錯。朱子嘗糾其誤。今不備錄焉。東帛各加其庭實。皮左。不加於其皮上。榮其多也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不加於其皮上。榮其多也者。注意以經云皮左。明皮在東帛之左。是不加於其上矣。不加於其皮上。蓋不令相掩蔽。以見其多也。敖氏云。上經云。陳皮北首。此皮左。皮上左也。故云加。今案。皮即庭實。

據經云。東帛各加其庭實。則在皮上矣。敖說似亦可從。惟謂皮各重累陳之。則非。庭實不皆用皮。亦有用馬者。此言皮左。謂庭實若用皮。則加於左皮上。與夕幣一耳。焦氏以恕云。案此禮見於經者。凡三。夕幣也。展幣也。反命陳幣也。夕幣云。皮北首西上。加其奉于左皮上。展幣云。陳皮北首西上。又拭壁展之。會諸其幣。公南鄉。亦宰告於君。加于左皮上。此陳幣云。東帛各加其庭實。皮左。西爲上者。皮上左也。則三處並同可知。

左南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亦者。亦夕幣時也。此陳幣禮與夕鄉。幣略同。故鄭據彼言之。出門。謂出寢門也。卿進使者。使者執圭坐纁。北面上介執璋屈纁。立于其左。此主於反命。士介亦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上介執璋屈纁不坐。以事未至。詳前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下。吳氏

爲賓執圭。非。注云此主於反命。士介亦隨入。並立東上者。前將行受命於朝時。君使卿進使者。使者入。及衆介隨入。北面東上。此反命當與受命同。故知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也。經略。故注補之。反命曰。以

君命聘于某君。某君受幣于某宮。某君再拜。以享某君。某君再拜。君亦揖使者進之。乃進反命也。某君。某國君也。某宮。若言桓宮僖宮也。某君再拜。謂再拜受也。必言此者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某國名也。名。集釋。敖氏。俱作君字。案作君是。謂再拜三字。明彼君敬君。已不辱命。陳。闕。監。葛本。通解。俱脫。君已二字。闕。監。葛本。集釋。俱倒。云君

亦揖使者進之。乃進反命者。前受命于朝時。使者入。君揖使者進之。注。進之者。有命宜相近也。故知此反命時。君亦揖使者進之。使者乃進反命也。云某君某國君也者。若鄭君齊君之類。云某宮。若言桓宮僖宮也者。春秋時。魯有桓宮僖宮。故舉以爲證。云必言此者。此字指某君再拜言。云明彼君敬君。已不辱命者。以奉命往他國行聘享禮。而其君再拜受之。其敬吾君如是。則已之不辱君命可見矣。宰自公左受玉。亦於使者

面並受也。不右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者。前受命于朝時。宰執圭屈纁。自公左授使者。使者受者。由便也。受圭同面。注。宰就使者。北面並受之。案。公南面。左爲東。宰自公左授使者。是在使者之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

四九

東。此自公左受玉。明亦於使者之東。同面受之。云不右使者。由便也者。凡授受之禮。授由其右。受由其左。則授者宜在受者之右。今宰在使者之東。是不右使者也。故注以為由便。賈謂因東藏之便。其實宰及使者面位。反命與受命皆同。惟受命時玉由宰授使者。反命時玉由使者授宰。故有不同。不必以常禮拘也。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。變反言致者。若云非君命也。致命曰。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。某君再拜。以享於某君夫人。某君再拜。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。略之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張氏爾岐云。受上介璋。賓受之也。賓受璋。當亦坐纒而致命。今案亦如之聘於鄰國夫人。當受命於夫人。但婦人無外事。亦君命之。今不言反命。而言致命。若本非君命。猶夫人之命然。故變反言致也。此賈疏之說。敖氏則謂致命與反命同。王氏士讓云。於君言反命。此言致命。亦所以明別。似王說。是致命當有辭。經未言。故注依上經推而補之。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。略之者。聘享君與聘享夫人受幣同處。不言可知。故略之也。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。某子。若言高子國子。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亦賓執之以告也。賄幣。束紉也。鄰君所以報聘者。故先執以告公。上介取以授之。賄幣在外也。〔疏〕告後亦授宰藏之。注云某子若言高子國子者。某謂賄者姓氏也。春秋時。齊

有高子國子。為貴卿。而見於經傳。故舉以為證。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。上介取以授之者。謂使者所當執以告君者。皆上介取以授之。不獨璋由上介授也。云賄幣在外也者。上注云。其禮於君者不陳。此賄幣是禮於君者。不在陳幣之列。故知禮玉亦如之。亦執束帛加璧也。告曰某君使某子禮。宰受之。士隨自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士介從取皮也。徐

本。集釋。俱作從。通解作後。案通解於疏仍作從。則注中後字偶誤耳。今本遵從之。謬矣。云亦執束帛加璧也者。經云亦如之。謂亦執以告公。且授宰也。禮玉。卽上經禮玉束帛乘皮也。言禮玉者。省文耳。彼注云。禮。禮聘君也。所以報享也。亦言玉璧可知也。是禮玉卽束帛加璧矣。此亦禮於君者。故執以告公。與賄幣同。云告曰某君使某子禮者。亦如上經言之也。云宰受之。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者。乘皮以為庭實。玉束帛宰受之。乘皮則士受之也。必知自後左士介受者。前行享時。士受皮者自後右客。注云。從東方來。由客後。西居其左受皮也。此亦然。故云如初也。云上介取出取玉束帛。士介從取皮也者。章氏平云。案此注上介取出。與上經注賄幣在外。上介取以授賓同。但

因上有左士介受乘皮語。故復本土介取皮之節言之。執禮幣以盡言賜禮。禮幣。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。〔疏〕正義謂上介取出取幣。士介亦從而取皮。故士得左士介受也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張氏爾岐云。受上介璋。賓受之也。賓受璋。當亦坐纒而致命。今案亦如之聘於鄰國夫人。當受命於夫人。但婦人無外事。亦君命之。今不言反命。而言致命。若本非君命。猶夫人之命然。故變反言致也。此賈疏之說。敖氏則謂致命與反命同。王氏士讓云。於君言反命。此言致命。亦所以明別。似王說。是致命當有辭。經未言。故注依上經推而補之。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。略之者。聘享君與聘享夫人受幣同處。不言可知。故略之也。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。某子。若言高子國子。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亦賓執之以告也。賄幣。束紉也。鄰君所以報聘者。故先執以告公。上介取以授之。賄幣在外也。〔疏〕告後亦授宰藏之。注云某子若言高子國子者。某謂賄者姓氏也。春秋時。齊

有高子國子。為貴卿。而見於經傳。故舉以為證。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。上介取以授之者。謂使者所當執以告君者。皆上介取以授之。不獨璋由上介授也。云賄幣在外也者。上注云。其禮於君者不陳。此賄幣是禮於君者。不在陳幣之列。故知禮玉亦如之。亦執束帛加璧也。告曰某君使某子禮。宰受之。士隨自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士介從取皮也。徐

本。集釋。俱作從。通解作後。案通解於疏仍作從。則注中後字偶誤耳。今本遵從之。謬矣。云亦執束帛加璧也者。經云亦如之。謂亦執以告公。且授宰也。禮玉。卽上經禮玉束帛乘皮也。言禮玉者。省文耳。彼注云。禮。禮聘君也。所以報享也。亦言玉璧可知也。是禮玉卽束帛加璧矣。此亦禮於君者。故執以告公。與賄幣同。云告曰某君使某子禮者。亦如上經言之也。云宰受之。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者。乘皮以為庭實。玉束帛宰受之。乘皮則士受之也。必知自後左士介受者。前行享時。士受皮者自後右客。注云。從東方來。由客後。西居其左受皮也。此亦然。故云如初也。云上介取出取玉束帛。士介從取皮也者。章氏平云。案此注上介取出。與上經注賄幣在外。上介取以授賓同。但

因上有左士介受乘皮語。故復本土介取皮之節言之。執禮幣以盡言賜禮。禮幣。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。〔疏〕正義謂上介取出取幣。士介亦從而取皮。故士得左士介受也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張氏爾岐云。受上介璋。賓受之也。賓受璋。當亦坐纒而致命。今案亦如之聘於鄰國夫人。當受命於夫人。但婦人無外事。亦君命之。今不言反命。而言致命。若本非君命。猶夫人之命然。故變反言致也。此賈疏之說。敖氏則謂致命與反命同。王氏士讓云。於君言反命。此言致命。亦所以明別。似王說。是致命當有辭。經未言。故注依上經推而補之。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。略之者。聘享君與聘享夫人受幣同處。不言可知。故略之也。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。某子。若言高子國子。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亦賓執之以告也。賄幣。束紉也。鄰君所以報聘者。故先執以告公。上介取以授之。賄幣在外也。〔疏〕告後亦授宰藏之。注云某子若言高子國子者。某謂賄者姓氏也。春秋時。齊

有高子國子。為貴卿。而見於經傳。故舉以為證。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。上介取以授之者。謂使者所當執以告君者。皆上介取以授之。不獨璋由上介授也。云賄幣在外也者。上注云。其禮於君者不陳。此賄幣是禮於君者。不在陳幣之列。故知禮玉亦如之。亦執束帛加璧也。告曰某君使某子禮。宰受之。士隨自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士介從取皮也。徐

本。集釋。俱作從。通解作後。案通解於疏仍作從。則注中後字偶誤耳。今本遵從之。謬矣。云亦執束帛加璧也者。經云亦如之。謂亦執以告公。且授宰也。禮玉。卽上經禮玉束帛乘皮也。言禮玉者。省文耳。彼注云。禮。禮聘君也。所以報享也。亦言玉璧可知也。是禮玉卽束帛加璧矣。此亦禮於君者。故執以告公。與賄幣同。云告曰某君使某子禮者。亦如上經言之也。云宰受之。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者。乘皮以為庭實。玉束帛宰受之。乘皮則士受之也。必知自後左士介受者。前行享時。士受皮者自後右客。注云。從東方來。由客後。西居其左受皮也。此亦然。故云如初也。云上介取出取玉束帛。士介從取皮也者。章氏平云。案此注上介取出。與上經注賄幣在外。上介取以授賓同。但因上有左士介受乘皮語。故復本土介取皮之節言之。執禮幣以盡言賜禮。禮幣。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。〔疏〕正義謂上介取出取幣。士介亦從而取皮。故士得左士介受也。

答拜。則一拜可知。於士介言亦如之。則旅答一拜可知。注皆依經立訓。敖氏謂君答。士介皆再拜。是欲破注而先倍經矣。前士介覲而主君答再拜。以其爲介也。案緒說極明析。賈疏云。案曲禮君於士不答拜。此君答拜士者。以其新行反命而勞之。故異於常也。君使宰賜使者幣。使者再拜稽首。以所陳幣賜之也。禮。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。不敢自私。

上幣授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不敢自私服也。敖氏云。服字恐誤。案服字敖改作之。云以所陳幣賜之也者。所陳幣。卽上經云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者。本是彼國賜使者之物。故仍賜之也。云君父因以予之。則拜受之。如更受賜也。既拜。宰以

受之。如更受賜也者。案內則曰。婦或賜之衣服。則受而獻諸舅姑。若反賜之。則辭。不得命。如更受賜。鄭蓋本此爲說。然則不敢自私者。臣之禮。因以予之者。君之惠也。方氏苞云。昭四年左傳。杜洩曰。夫子聘于王。王賜之路。

復命而致之君。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。王賜且然。則鄰國之賜。必待君之復賜。宜也。云既拜。宰以上幣授之者。案上幣當是上等之幣。宰不能徧授。故以上幣授之。其餘則有司授之也。盛氏云。公不答拜者。以其惠不出於己也。

答之。嫌。賜介介皆再拜稽首。士介之幣。皆載以造朝。不陳之耳。與上介同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士介之幣。校勘記於己賜。賜介介皆再拜稽首。受賜命。俱拜。既拜。宰亦以上幣授上介。〔疏〕云。士。陳本誤作上。○李氏

云。至此不別上介。乃退。君揖入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君揖入皆出去者。謂君揖入。使介皆退去也。必知知與士介同拜賜。皆出去。〔疏〕君揖入者。據前受命時公揖入言之。敖氏以爲君後入。非也。介皆送

至于使者之門。將行俟於門。反又送於門。與尊長出入之禮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將行俟於門者。卽前出聘之門。與尊長出入之禮也。〔疏〕日。上介及衆介俟於使者之門外是也。乃退揖。揖別。〔疏〕正義曰。

上乃退。使介皆退朝也。此乃退揖。介退去。揖辭使者也。使者拜其辱。隨謝之也。再拜上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隨謝之也者。謂謝其屈辱而副已

外揖別時卽拜謝之也。或以隨謝爲至介家拜之。誤矣。云再拜上介。三拜士介者。以次差之。上介尊。當再拜。士介卑。當人各一拜也。注云三拜。似可疑。若以爲總三拜之。則多於上介之再拜矣。若人各一拜。則士介四人。又不當

言三也。

右使者反命

釋幣于門。門。大門也。主於闈。布席於闈西闈外。東面。設洗於門外東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亦如之。言使還禮門。其餘如初於禘時。出於行。入於門。不兩告。告所先見也。○郝氏敬云。釋幣于門。

使者自禮其家門也。注云門大門也者。賈疏云。以其從外來。先至大門。即禮門神。故知門是大門也。云主於闈。布席於闈西闈外。東面。設洗於門外東方者。主於闈。謂設主於門闈也。據蔡邕獨斷。祀門設主。於門左樞。未知孰是。布席於闈西闈外。據特牲筮席而言。李氏云。特牲設筮席西面。此東面者。神位在西也。洗當東榮。故門外設之。亦于東方。云其餘如初於禘時者。謂初行釋幣于禘時也。如之者。如其祝告及釋幣埋幣之事。云出於行。入於門。不兩告。告所先見也者。出時先見行。入時先見門。故於所先見者告之。不兩告也。敖氏云。行為道路之始。出則禮之。門為內外之限。入則禮之也。

乃至于禘筮几于室。薦脯醢也。告反。進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入門乃即至于禘廟者。象生時反必面也。筮几于室。亦有司設之也。薦脯。主人酌進奠也。觴酒陳。主人酌進奠也。〔疏〕明無牲牢也。注云告反也者。謂告禘以使反也。薦。進也。爾雅釋詁文。觴酒陳。一獻也。言陳者。將復有次也。先薦後酌。祭禮也。行釋幣。反釋奠。略出謹入也。〔疏〕人酌進奠一獻也者。謂主人酌酒進奠。是一獻也。盛氏謂此節為陳設之事。注以主人初獻釋之。誤。案下云席于阼。是酢主人矣。豈有未獻而先酢乎。盛說非。云言陳者。將復有次也者。李氏云。不言奠而曰陳者。陳者次第之言。并後再獻三獻俱列之。云先薦後酌。祭禮也者。凡燕飲之法。皆先獻而後薦。此先薦而後奠。是祭禮。與飲酒之法異。云行釋幣。反釋奠。略出謹入也者。行。席于阼。為酢主人也。酢主人者。祝時迫促。故但釋幣以告之。反則行奠祭之禮。具觴酒籩豆。故云略出謹入也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為酢主人也者。阼是主人之位。故知席于阼。為酢主人也。云酢主人者。祝取爵酌者。以無尸。故主人自酢視為酌也。言取爵者。明取別爵。無尸爵也。云不酢於室。異於祭者。案特牲少牢皆於室內受酢。此不於室而於阼。是與正祭之禮異也。敖氏云。設。薦脯醢。成酢禮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脯醢為主人薦也。薦。室老。酢席于阼。變於祭。且為將與從者為禮於堂也。薦脯醢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脯醢為主人薦也。薦。室老。士三獻也。每獻奠。輒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室老亞獻。士三獻也者。室老家相。士。邑宰。皆大夫之家臣。盛氏云。取爵酌。主人自酢也。正祭以主人主婦賓長為三獻。今主婦不與。而取室老士者。以其為從行之貴臣。故助主人釋奠也。今案歸饗饋云。賓降授老幣。是大夫有老與士從行矣。云每獻奠。輒取爵酌。主人自酢也者。褚氏云。主人自酢也。句似贅。張氏爾岐言。當以輒取爵酌主人為句。自酢也為句。言室老士酌主人。因自酢也。如此。則頗似特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牲少牢致爵主人之意。亦通。今案主人二字疑衍。正祭每獻訖。尸酢之。此無尸。故皆自酢。但主人自酢已詳上注。此言每獻奠輒取爵酌。自酢者。指亞獻三獻言之也。不當有主人二字。賈疏舉前包後之說。固為迂曲。張說亦未的當。敖氏云。亞獻三獻。皆不薦也。主人初獻而

酢于阼。則亞獻三獻者皆酢於西階上矣。一人舉爵。三獻禮成。更起酒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三獻禮成。更起者。故更起酒。以為行酬之始。禮經釋例云。凡一人舉解。為旅酬始。案鄉飲酒禮。主人獻衆賓畢。一人洗升舉解于賓。注。一人。主人之吏。發酒端曰舉。鄉射亦然。此一人舉爵。與彼一人舉解略同。云主人奠之。未舉也者。賈疏云。以其下文云獻從者。乃云行酬。似鄉飲鄉

射。一人舉解未舉。待獻介衆賓後乃行酬也。獻從者。從者。家臣從行者也。主人獻之。勞之也。皆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從者家臣從行者。則是凡從行之人皆得與於獻。不特室老士已也。云主人獻之勞之也者。高氏愈云。從者雖以國事出。然風塵委頓。亦已勞矣。故特獻之。并行酬以息之。云皆升飲酒於西階上者。案特性禮獻衆賓及兄弟之等。皆升飲於階上。故此獻從者。亦升飲於西階上可知。行酬乃出。主人舉奠酬從者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乃出。出廟門也。敖氏以此為飲至之禮。褚

伐吳。歸而飲至。乃自誇其功耳。注云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者。奠即上奠而未舉之爵。辯猶徧也。言自貴臣以至衆臣。凡從行者。酬之無不徧也。云室老亦與焉也者。恐人疑室老備亞獻。或不與於酬。故特明之。不言士者。賈疏云。文不具。亦與可知。上介至亦如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至。至其家也。亦如之。亦如其禮門奠酬也。李氏云。士之初行。不釋

卑。無釋幣奠祭之儀。故略而不書耳。

右使還禮門奠酬

聘遭喪入竟則遂也。遭喪。主國君薨也。入竟則遂。國君以國為〔疏〕正義曰。自此至卒殯乃歸。皆聘者遭喪之體。士既請事。已入竟矣。闕人未告。則反。〔疏〕禮。或所聘國君薨。及夫人世子喪。或出

聘後本國君薨。或聘賓有私喪。或賓死及介死。凡四節。案文六年左傳曰。季文將聘于晉。使求遭喪之禮以行。即謂此也。注云遭喪。主國君薨也者。以下更云遭夫人世子之喪。故知此遭喪為君薨也。云入竟則遂。國君以國為體者。

案遂。謂遂行聘事。以國爲體。公羊傳文。言已至國。則不可以已也。云士既請事。已入竟矣。闕人未告則反者。此申言入竟未入竟之別也。上經云君使士請事。遂以入竟。是士既請事。則已入竟也。上經又云。及竟。乃謁闕人。闕人問從者幾人。當以告君。若未告。則是未入竟。聘使可反也。不郊勞。子未君。正義曰。注云子未君也者。案春秋經。文八年。天王崩。九年。毛伯來求金。公羊傳曰。何以不稱使。當喪未君也。案郊勞當

稱君使。子未君。無使之者。故不郊勞也。敖氏云。聘不主於嗣。不筵几。致命不於廟。就尸極。致命不於廟。就尸極。於殯宮。又不神之。疏云。正義曰。注云

君。使人郊勞。則嫌也。不郊勞。則夫人亦不使下大夫勞矣。不筵几。致命不於廟。就尸極。於殯宮。又不神之。疏云。正義曰。注云

就尸極於殯宮者。賈疏云。聘爲兩君相好。今君薨。當就尸極。故不就祖廟也。褚氏云。君薨。則廟皆無主。故不受於廟。而於殯宮。云又不神之者。筵几所以依神。若設之。是以神道待之矣。故李氏云。殯宮不筵几。未忍異於生是也。敖氏謂此亦受於廟。盛氏云。此必受於殯宮者。有二義。一則大夫爲君持服。不可以入廟攝行禮。二則所聘者

故君也。雖薨。而聘君之命不可以不達。故就殯宮致命焉。在使者爲不廢命。在主國爲不死其君也。敖說非。江氏筠案下文特著夫人世子之喪。君使大夫受於廟之文。則此國君之喪可知不受於廟也。今案盛氏江氏發明受於殯宮之義甚精。方氏以夫人世子喪證之。尤確。敖說斷不可從。不禮賓。喪降事。疏云。正義曰。平時行聘享訖。則以醴酒禮賓。今因君薨而不禮賓。故注

之禮。主人畢歸禮。賓所飲食。不可廢也。疏云。正義曰。注賓所飲食。校勘記云。所。集釋作於。云賓所飲食。不耳。主人畢歸禮。謂饗餼饗食。疏云。可廢也者。謂賓所飲食之需。不可廢缺。故悉以歸之。見不以我喪而

略待賓之禮也。云禮謂饗餼饗食者。據下文云。賓唯饗餼之受。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。賓唯饗餼之受。加也。饗食有使人致之法。故知歸禮中兼有饗食。不言燕者。據上經燕無致之法故也。賓唯饗餼之受。加也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周禮掌客職曰。遭主國之喪。不受饗食。受牲禮。據云不受饗食。則饗食亦在歸禮中可知。又云。受牲禮者。即受饗餼也。彼注云。牲當爲腥。有喪不忍煎烹。正禮餼。饗。餼。當熟者。腥致之也。據此注。則

殯亦致之受之矣。上注不言殯者。敖氏云。受饗餼。則殯亦受可知。殯。饗餼之細也。注云受正不受加也者。饗餼是正禮。日夕所必需。故受之。饗食乃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。今主國有喪。雖致之亦不受也。不賄。不

禮玉。不賄。賈疏禮爲。疏云。正義曰。賄。即賄用束紉。禮玉。即上所云禮玉束帛乘皮。贈。即使者至郊。使卿贈如觀之。不備。幣者。敖氏云。賄與禮玉。主君以報聘君者也。今主君薨。難乎其爲辭。故闕之。贈者所

儀禮正義 卷十八 五五

儀禮正義 卷十八 五五

儀禮正義 卷十八 五五

以答私觀。遭喪則不觀。故主國亦不贈。注云喪殺禮為之不備者。即掌客所云。凡禮賓客。札喪殺禮。是據大槩言之。不若敖說之細密。遭夫人世子之喪。君不受。使大夫受于

廟。其他如遭君喪。夫人世子死。君為喪主。使大夫受聘。禮。不以凶接吉也。其他謂禮所降。疏。正義曰。於此云受于廟。則上君喪不受於廟明矣。聘

也。注云夫人世子死。君為喪主者。禮記服問曰。君所主。夫人、妻、大子適婦。鄭注。言妻。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。云使大夫受聘禮。不以凶接吉也者。為喪主。則其服重。故不以凶接吉。而使大夫受。大夫於君之妻

長子亦有服。但較喪主為輕。故可接吉耳。云其他謂禮所降者。賈疏謂不禮以下。不贈以上。意謂君仍使人郊勞。廟受仍設筵几也。然其中亦尚有辨。既使大夫受聘禮。則報聘之賄與禮玉自不可闕。惟喪中不行私觀之禮。則禮所降者。

不禮賓。畢歸禮饗食弗親。及不贈耳。敖氏謂此大夫廟受之禮。即記所云者也。盛氏云。下記云若君不見。使大夫受者。謂君有疾及他哀慘之事。非夫人世子喪之比也。其受玉之儀雖同。而服則異。彼用皮弁服。此用長衣練冠。如下

文所云也。敖一之。非。遭喪將命于大夫。主人長衣練冠以受。遭喪。謂主國君薨。夫人世子死也。此三者今案。盛氏之辨是也。皆大夫攝主人。長衣。素純布衣也。去衰易

冠。不以純凶接純吉也。吉時在裏為中衣。中衣長衣。繼皆掩尺。表。疏。正義曰。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也。以。毛之曰深衣。純袂寸半耳。君喪不言使大夫受。子未君。無使臣義也。本誤必。校勘記云。徐、陳、閩、葛、集

釋、通解、楊、敖、俱作以。又云。君喪不言使大夫受。案賈無言字。使、毛誤作死。云遭喪。謂主國君薨。夫人世子死也。此三者。皆大夫攝主人者。賈疏云。此經總說上三人死。主君不得受命。故使將命于大夫。主人即大夫。

故鄭云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也。李氏云。更云遭喪。不蒙上夫人世子之文。知主國君薨亦使大夫受也。吳氏章句云。遭喪。即上三者之喪。此蓋以補上文所未及。今案上未言將命及受之之服。故總言以補之。遭喪。自兼三者之喪言。

敖氏專以為君喪。盛氏專以為夫人世子喪。皆非也。惟孔氏廣森云。遭喪將命于大夫者。謂遭主國有喪。而行問卿大夫之禮也。主人。即所問之卿大夫也。雖遭喪不廢問卿大夫者。使者之義。無留其君之命也。說可存參。云長衣。素純

布衣也。去衰易冠。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者。案長衣以布為之。而純以素。故云素純布衣也。純謂緣之也。練冠。練布為冠。小祥所服也。臣為君喪服斬衰。為夫人世子喪服齊衰。是純凶之服矣。聘是純吉之事。今去衰麻而易以長衣練

冠。是不以純凶接純吉也。雜記。大夫室宅。史練冠長衣以篋。亦是權制此服以接吉耳。彼注謂長衣練冠為純凶服者。乃對下占者朝服言之。此對斬衰齊衰言。則非純凶矣。云吉時在裏為中衣。中衣長衣。繼皆掩尺。表之曰深衣。純袂

寸半耳者。此因長衣而分別三者之制也。案鄭禮記深衣目錄云。深衣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。素純曰長衣。有表則謂之中衣。與此注相發明。蓋長衣、中衣、深衣、三者皆用十五升布。連衣裳爲之。而長衣之所以異於中衣者。長衣衣在外。中衣衣在裏也。長衣之所以異於深衣者。長衣純以素。深衣純以采也。長衣又有與中衣同者。纒皆掩尺。玉藻曰。長中纒掩尺。鄭注。其爲長衣中衣。則纒袂掩一尺。蓋今喪矣。是也。長衣又有與深衣同者。二者皆服之於外。此注云表之曰深衣。是也。純袂寸半。深衣篇文。蓋深衣不爲纒掩尺之制。但緣其袂口寸半而已。此其與長中異者也。深衣爲諸侯大夫士夕服。又爲庶人吉服。其制具詳禮記深衣。及江氏永深衣考誤。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。子未君。無使臣義也者。李氏云。無使臣義者。春秋。武氏子來求聘。不稱使。天子當喪。未君。是也。

右遭所聘國君喪及夫人世子喪

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。

既接於主國君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後。謂使者既行之後也。云入竟則遂。是未入竟則反而奔喪矣。今案入竟則遂者。謂已入竟始聞本國君薨。則遂行聘事也。

注云既接於主國君也者。謂闕人入告。君使士請事。是既接於主君矣。此釋所以則遂之義也。

赴者未至則哭于巷。衰于館。

未至。謂赴告主國君者也。哭于巷。謂哭于巷門。未可爲位也。衰于館。謂哭于館。未可爲位也。此言使者已得赴。而其赴于主國君者。自若吉也。今文赴作計。猶未至也。蓋本國有喪。當急使人告使者。俾未入竟而反。故使者得先聞之。

云哭于巷。哭于巷門。未可爲位也者。李氏云。君赴未至主國。不敢專館爲位而哭。故哭于巷也。曾子與客立於門側。其徒之父死。將出。哭於巷。敖氏云。其哭也亦爲位。奔喪曰。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。亦謂此時也。盛氏云。哭于巷。別於私喪也。巷哭。則不爲位可知。奔喪所云赴者。既至之禮也。敖引之。非。今案敖說。褚氏亦辨之。云衰于館。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。對下赴者至則衰而出言之。衰于館。言但于館內著衰也。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者。以其主國未得赴告。則行聘享之事自與吉時同也。云今文赴作計。詳既夕記。

受禮。受饗。〔疏〕正義曰。鄭知受禮爲受饗。以其饗是大禮。主國所宜致於賓者。今赴未至主國。不敢不受也。然則殮亦受之矣。

不受饗食。亦不受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不受饗食者。以主君若饗食已。已有君喪。自不宜往。故雖歸之。猶不受也。注云亦不受加者。上經賓惟饗餼之受。注云受正不受加也。此亦以饗食爲加禮。故不

儀禮正義 卷十八 五七

受耳。赴者至則衰而出。禮為鄰國闕。於是〔疏〕則當長衣練冠。與攝主同。今案吳說是也。長衣練冠。雖非純凶。

服。亦是凶服之類。注凶服中包之矣。賈疏謂正行聘享著吉服。恐非。注云禮為鄰國闕者。襄二十三年左傳語。張氏爾岐云。謂鄰國有喪。為之微樂也。今案鄭引之者。見鄰國哀樂一體之義。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者。言赴已至主

國。則可以凶服將事。不服吉服也。唯稍受之。稍。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稍稟食也者。下記旬而稍注同。周禮內宰。宮正。廩人。掌

稍稍給之。故謂米稟為稍。說文又云。稟。賜穀也。是稟食乃米穀之類。無性牢可知。中庸之既稟。亦是給以米者。或以為兼有肉食。誤矣。稟或作廩。非。周禮掌客職曰。賓客有喪。惟芻稍之受。鄭注。芻。給牛馬。稍。人稟也。

此承上赴者至。而云唯稍受之。則稍外無一受矣。即或赴至。而歸饗餼。亦唯受其米禾芻薪而已。其牲鼎之屬。必不受之。蓋喪已君與喪鄰國之君有別也。稍所以受之者。以殯行旅從。從者既多。稍不可闕爾。○以上使者本國君薨在

所聘國聞喪之事。歸執圭復命于殯。升自西階。不升堂。復命于殯者。臣子之〔疏〕正義曰。此以下。言使者歸本國復命于

自西階。而不升堂。告殯之禮然也。是時上介亦執璋立于其左。郝氏云。升自西階。殯在西階上也。不升堂。臣見君于堂下也。今案。敖氏謂衰而執圭。是已。雜記曰。執玉不麻。是指行聘享時言之。非謂歸而復命時也。注云復命

于殯者。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者。蓋不忍死其君。故歸必於殯復命。是事亡如存也。子即位不哭。將有告請之事。宜清靜也。不言世子者。君薨也。諸臣待之。亦皆如朝夕哭位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

靜。云將有告請之事。宜清靜也者。是釋所以不哭之義。告請之事。即謂下辯復命也。敖氏云。子位在阼階上。不哭者。子臣同。云不言世子者。君薨也者。據經言子不言世子。故釋之。案雜記曰。君薨。大子號稱子。鄭引春秋葵

丘之會。宋襄公稱子以證之。孔疏。案僖九年正月。宋公御說卒。夏。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。是宋襄公稱子。案公羊傳云。君存稱世子。君薨稱子某。既葬稱子。踰年稱君。今宋襄公未葬父。當稱宋子某。而稱子者。鄭用

左氏之義。未葬以前則稱子。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君。故僖九年傳云。凡在喪。王曰小童。公侯曰子。是未葬為在喪之稱也。云諸臣待之。亦皆如朝夕哭位者。案奔喪曰。奔父之喪在家。丈夫婦人待之皆如朝夕哭位。故知諸臣待之亦然。

辯復命如聘。自陳幣至於上介以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自陳幣至於上介以公賜告者。謂自陳公幣以下。平時聘歸一一公賜告。無勞。復命於君者。今亦一一復命於殯。故云辯復命如聘也。云無勞者。以勞出於

君。今君薨。不可代君作勞辭。故知無勞也。子臣皆哭。使者既復命。子〔疏〕正義曰。臣謂羣臣在朝夕哭位者。此云子臣皆哭。則上

受。與介入北鄉哭。北鄉哭。新至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與介入。此入當如入堂深之入。謂稍前近殯耳。賈疏云。使者

近殯。北鄉哭。是也。褚氏云。復命不得親見君。因鄉前哭。尚非行奔喪禮。故不就朝夕哭位。哭訖出祖括髮以下

乃行奔喪禮也。敖氏謂復命後不哭。出而復入乃哭。恐無此情理。蓋誤解入爲入門耳。注云北鄉哭。新至。別於朝

夕者。案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。今在殯前北鄉。以其新至。故與朝夕哭位別也。出祖括髮。悲哀變於外。臣也。〔冠〕正義曰。注云悲哀變於外者。以其出而祖括髮。

殯東祖括髮異者。入門右即位踊。從臣位。自哭至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從臣位者。謂入門右即位。就阼階下臣位也。

鄉哭。成踊。此雖子禮。其哭踊之節。亦與彼同也。李氏云。春秋傳。魯公孫歸父聘于晉。還至

笙。聞君薨。家遣壇帷復命于介。既復命。祖括髮。即位哭。三踊而出。遂奔齊。君子善之。

右出聘後本國君薨

若有私喪。則哭于館。衰而居。不饗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私喪。謂其父母哭于館。衰而居。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。

注謂其父母也。毛本無也字。校勘記云。嚴本、集釋、楊、敖、俱有。又凶服于君之吉使。徐、陳、監本、集釋、敖氏。

俱作于。嚴、鍾、閻本、通解、楊氏。俱作于。戴氏震云。干訛于。○敖氏云。不饗食。謂主君饗食。已則不往也。

其致之則受之。盛氏云。案唯云不饗食。則其他皆受之矣。牲牢乘禽之屬。亦得受之者。雜記曰。三年之喪。如或遺

之酒肉。則受之。必三辭。主人衰絰而受之。如君命。則不敢辭。受而薦之。是也。今案經云不饗食。不云不受饗食。

則敖說是矣。注云私喪謂其父母也者。謂使者之父母也。云哭于館。衰而居。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

羊傳文。何注云。聞喪者。聞父母之喪。徐行者。不忍疾行。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。今案鄭引之者。證奉命歸使衆出。聞喪不反。君不使人代之。則至彼國。當終其事。故其禮如此也。據經云不饗食。則已行聘享可知。歸使衆

介先衰而從之。已有齊斬之服。不忍顯然趨於往來。其在道路。使介居前。歸。又請反命。已猶徐行隨之。〔疏〕曰。正義云。已有齊斬之服。不忍顯然趨於往來。其在道路。使介居前者。釋所以使衆介先之義也。禮為父斬衰。為母齊衰。此私喪中兼有父母。故兩言之。聘為吉事。已有喪。不可居前。故使衆介先。而已服衰從之也。上云衰而居。此云衰而從之。明是成服而后行者。奔喪曰。唯父母之喪。見星而行。見星而舍。若未得行。則成服而后行。鄭注謂以君命有為者是也。與平常至家三日而后成服者異。云歸又請反命。已猶徐行隨之。君納之乃朝服者。此以下鄭補言歸國以後事。請反命。即上使者歸及郊請反命也。斯時亦使衆介先。已徐行隨之。君令之入。乃易朝服者。以凶服不可入公門也。云既反命。出公門。釋服哭而歸者。謂出公門後。釋朝服。返衰服。哭而歸家也。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者。謂至家入門左。升自西階。及哭踊之節。皆與平常奔喪之禮同也。云吉時道路深衣者。謂吉時在道深衣。今衰而從。是與吉時異也。餘詳使者受命遂行舍于郊下。

右聘賓有私喪

賓入竟而死遂也。主人為之具而殯。具。謂始死至殯所常用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吳氏章句云。入竟。則聘事已聞於主君。不可未入竟。則可告於君而反矣。○注始。校勘記云。陳本作如。云具謂始死至殯所常用者。謂始死至殯時所需用之物。主人皆為之備具而殯之。必殯之者。以反國尙需時日也。周禮掌客注云。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。賈彼疏云。在館櫛殯。還日以極行。其說是也。褚氏云。若死於侯閒之後。須以棺造朝。斂之而已。行事後。乃權殯。其說更密。介攝其命。為致聘享之禮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為致聘享之禮也者。以聘享

主君及夫人之禮。皆君所命。不可因賓死而廢。故介攝而致之也。云初時上介接聞命者。謂初在本國受命於朝時。上介立於使者之左。接聞命。故今得代致之。此下言介。皆謂上介也。君弔介為主人。雖

臣子親姻。猶不為主人。以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姻。校勘記云。徐本作因。集釋、通解、楊氏俱作姻。○賈疏曰。古者介與賓並命於君。尊也。〔疏〕賓聘。家臣適子皆從行。是以延陵季子聘于齊。其子死。葬于贏博之間。故鄭云。

賓入竟而死遂也。主人為之具而殯。具。謂始死至殯所常用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吳氏章句云。入竟。則聘事已聞於主君。不可未入竟。則可告於君而反矣。○注始。校勘記云。陳本作如。云具謂始死至殯所常用者。謂始死至殯時所需用之物。主人皆為之備具而殯之。必殯之者。以反國尙需時日也。周禮掌客注云。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。賈彼疏云。在館櫛殯。還日以極行。其說是也。褚氏云。若死於侯閒之後。須以棺造朝。斂之而已。行事後。乃權殯。其說更密。介攝其命。為致聘享之禮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為致聘享之禮也者。以聘享

主君及夫人之禮。皆君所命。不可因賓死而廢。故介攝而致之也。云初時上介接聞命者。謂初在本國受命於朝時。上介立於使者之左。接聞命。故今得代致之。此下言介。皆謂上介也。君弔介為主人。雖臣子親姻。猶不為主人。以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姻。校勘記云。徐本作因。集釋、通解、楊氏俱作姻。○賈疏曰。古者介與賓並命於君。尊也。〔疏〕賓聘。家臣適子皆從行。是以延陵季子聘于齊。其子死。葬于贏博之間。故鄭云。

雖有臣子親姻。猶不爲主人。敖氏云。凡諸侯弔于異國之臣。君爲之主。此時其君不在。故介爲主人受主君之弔。以此時惟介爲尊故也。君弔蓋皮弁服。介爲主。則袒免。喪服記曰。朋友皆在他邦。袒免。謂此類也。主人歸

禮幣必以用。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。不必如賓禮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者。此歸禮幣。與上具而殯異。具而殯。贈諸喪具之用。奠者。喪祭之名。贈者。送葬之名。諸喪具。非謂棺槨衣衾之具。乃謂喪中奠贈諸事所需用之具。必以用。謂必中奠贈諸事之用。掌客曰。凡賓客死。致禮以喪用。鄭注。喪用者。饋奠之物是也。云不必如賓禮者。謂

不必如賓生時所致。東帛束錦之類也。介受賓禮無辭也。介受主國賓己之禮。無所辭也。以其當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介受主國賓己之禮。無所辭也者。以介既攝命行禮。主國卽以待賓之禮待之。介直受之而不辭也。所以然者。以其公幣私幣皆當陳之以反命也。不饗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亦謂主

云有賓喪嫌其辭之者。此辭乃不受之謂。非禮辭再辭之辭。以有賓喪嫌其不受。故特著之。君饗食己而不往也。若致之。則受之。前經云公子賓壹食再饗。上介壹食壹饗。此待以賓禮。當壹食再饗也。歸介復命。柩止于門外。門外。大門外也。必以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門外。大門外也者。此大門卽庫門也。諸侯三門。庫、雉、路。諸侯三朝。外朝在庫門外。治朝在路門外。燕朝在路門內。此江氏永鄉黨圖考之說。據此。則大門外卽爲外朝之地。故經言門外。而注言造朝也。云必以柩造朝。達其忠心者。賓死而歸。則介復命於君矣。而猶必以賓柩造朝。是達其忠心也。此以柩造朝。謂本國之朝。下以柩造朝。則所聘國之朝也。介卒復命。出奉柩送之。君弔卒殯。卒殯。成節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兩卒字皆訓畢。介卒復命。出。奉柩送之。謂介復命畢。出大門。乃奉柩送至賓之家也。君弔卒去。〔疏〕殯。謂君親弔視。殯畢而後歸也。盛氏云。案。大夫之喪。至自外之禮。見雜記。殯在兩楹之間。注云卒殯

成節乃去者。士喪禮。君視斂卒塗乃奠。君要節而踊。然後出門。是成節乃去也。若大夫介卒亦如之。聘上介士也。小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吳氏疑義云。如者。注云不言上介者。小聘上介士也者。此大夫介卽上介也。以小聘上介是士。故不言上介而言大夫介以別之。士介死。賈疏謂兼見小聘之法。蓋小聘使大夫。則其禮與大夫爲介者同。小聘之上介是士。則其禮與士介同也。士介死。爲之棺斂之。不具他衣物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爲之棺上。要義有則字。注衣物也。物。通解作服。○經云

自以時服也。爲之棺斂之。明斂而不殯耳。此其下於賓與上介也。注云不具他衣物也。向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

以時服也者。案此說恐非。士喪禮君有致送之禮。豈他國士介死於其國。而反缺斂衣物邪。方氏苞云。鄭蓋以爲之棺。謂獨具其棺。而斂以親身之衣。不知經意正謂爲之棺而具衣物以斂耳。君不弔焉。使人弔。不親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主國君使人弔。不親往者。解經不弔爲不親弔也。李氏云。士喪禮。君有往。〔疏〕賜。則視斂。常禮君不親弔士。今案寶與上介死。君親弔之。此不親弔。亦其差也。若寶死未將命。

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。未將命。謂俟閒之後也。以樞造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未將命。校勘記云。未。唐石經作來。以其既至朝。志在達君命。作已字解是也。當作已。○敖氏云。此朝謂大門外也。介將命於廟如寶禮。既則殯其柩於徐本。集釋。通解。楊。敖。俱作謂。以已至朝。張氏曰。監本已作己。從監本。今案賈疏云。是以鄭云以樞造朝。館。注云未將命。謂俟閒之後也者。前寶入竟而死。未至國。此云未將命。則是將行聘享時。故注以爲俟閒之後也。俟閒者。前寶至。下大夫勞者以寶入。至于朝。主人曰。不腆先君之祧。既拚以俟矣。寶曰。俟閒。此後大夫帥至于館。至明日。乃行聘享事。於此之時而死。則必以棺造朝也。云以樞造朝。以已至朝。志在達君命者。謂寶入已至于朝。將行聘享。故以樞造朝。所以體死者之心。明必達君命也。朱子云。禮寶已至朝。主君將欲行禮。寶請閒之後。而寶死。則以樞造朝。以尸將事。左傳。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。及良將以尸入。吳子使大宰嚭勞。且辭上介芋尹。蓋援聘以尸將事之禮。吳人納之。向令公孫貞子卒于俟閒之後。行此禮可也。今卒于竟內。亦行此禮。而吳人從之。杜注又以爲知禮。胥失之矣。案此論甚精。足與經義相發明。若介死歸復命。唯上介造于朝。若介死。雖士介寶既復命往卒殯乃歸。往。謂送。

樞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若介外。兩介字俱兼上介士介言。歸復命。唯上介造于朝者。士介卑。不接聞命。故不以樞造朝也。敖氏云。於寶言止于門外。於上介云造于朝。文互見也。今案上寶死云。介卒復命出奉樞送之。又云。大夫介卒亦如之。是上介死。寶復命後。必送其柩至家。恐人疑士介或不如是。故言雖士介。寶既復命。必往送其柩至家。視殯卒乃歸也。但寶與上介死言君弔。此不言君弔。略之。王氏士讓云。案士喪禮。君於士有視斂禮。況奉使有勞於國。君必用可知。

右出聘寶介死

小聘曰問。不享有獻。不及夫人。主人不筵几。不禮。面不升。不郊勞。記貶於聘。所以爲小也。〔疏〕自此至三

介。言侯伯行小聘之事。○校勘記云。陸氏曰。享本又作饗。盧氏文弼云。注面猶觀也。下。敖有今文禮作禮五字。案下

記不禮注。古文禮作醴。敖乃移於此。而改古文爲今文。今校集釋者。亦依敖氏而增此五字。非是。校勘記云。案散

氏聘禮正誤。不禮一條。在禮不拜至之後。明係記中之不禮。非此經之不禮也。不知校者何以皆誤認。今案殿本無此

五字。從殿本。○小聘不曰聘而曰問者。周禮大行人。凡諸侯之邦交。歲相問也。殷相聘也。歲相問。卽謂小聘。不

享有獻。不及夫人者。盛氏云。案。享與獻。皆聘君之所以遺主君也。而其別有二。享必以玉帛庭實。獻則隨其國之

所有而已。一也。享君與夫人皆有之。獻但及君而已。不及夫人。二也。大聘享而不獻。小聘獻而不享。輕重之差也。

注以獻爲私獻。非。今案周禮司儀曰。及禮私面私獻。私獻言於私面之後。則是聘臣之所獻。非聘君所獻矣。盛說是

也。主人不筵几。下記云。唯大聘有几筵。注云。謂受聘享時也。小聘輕。雖受於廟。不爲神位。案筵几所以依神。

不爲神位。故不設筵几也。郝氏云。不筵几。不行禮於廟也。江氏筠云。不於廟。則本非設神席之處矣。何必贅言不

筵几乎。鄭氏以爲禮輕。是也。不禮。不以醴禮賓也。面不升。注云。面猶觀也。謂私覲庭中受之。不升堂也。不郊

勞。謂不行郊勞之禮也。凡此皆禮之殺於聘者。故注云。記貶於聘。所以爲小也。其禮如爲介。三介。如爲介。如爲〔疏〕正義曰。禮。主國待賓之禮。謂殮

記

右小聘

夫降於卿二等。然則公之卿聘七介者。小聘使大夫五介。子男之卿聘三介者。小聘使大夫一介。注云如爲介。如

久無事。則聘焉。事。謂盟會之屬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久無事則聘。注以事爲盟會之屬者。蓋大聘雖定以三年。而若遇盟會之歲。

聘以通好。此記補經所未及。非於三年之制有違也。惟古者盟會之事。天子主之。周禮大行人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。

無歲無之。如大行人疏所引左傳魯自襄二十年聘齊。及昭九年孟僖子乃如齊殷聘。中間相隔二十一年。非古法矣。餘詳篇首鄭目錄下。若有故。則卒聘。束帛加書。將命。百名以上。

書于策不及百名。書于方。故。謂災患。及時事相告請也。將猶致也。名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版。毛本作板。校勘

俱作版。陸氏云。版音板。○此有故與經若有言同。經云。若有言。則以束帛如享禮。而儀節未詳。故記補之。敖氏云。卒。已也。聘者。兼享而言。束帛加書。以書加於帛上也。張氏爾岐云。卒聘。倉猝而聘。不待殷聘之期也。今

案此禮於聘享畢行之。敖訓卒爲已。是也。張說非。注云。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者。賈疏以臧孫辰告糴于齊。公子途如楚乞師。爲災患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。爲時事。蓋皆本上經若有言注爲說。是其義一也。云名書文也。

今謂之字者。中庸曰。書同文。論語。必也正名乎。鄭注。正名。謂正書字也。古者曰名。今世曰字。又注周禮外史達書名。大行人論書名。略同。是名即今之字也。說文序云。倉頡之初作書。蓋依類象形。故謂之文。其後形聲相益。

卽謂之字。字者。言孳乳而寢多也。箸于竹帛。謂之書。書者。如也。段氏注云。二禮論語皆言名。左傳反正爲乏。止戈爲彗。皆言文。六經未有言字者。秦刻石同書文字。此言字之始也。云策。簡也。方。版也者。鄭注既夕及中庸

皆同。蓋簡以竹爲之。一片謂之簡。編連謂之策。莊子釋文云。簡。竹簡也。曲禮釋文云。策。編簡也。是也。版以木爲之。少牢。卦以木。鄭注。書於版。是也。方。是一版不編連者。張氏爾岐云。字多書于策。策以衆簡編連也。字

少書于方。一版可盡也。賈疏云。鄭作論語序云。易詩書禮樂春秋。策皆二尺四寸。孝經謙。半之。論語八寸。策者三分居一。又謙焉。是其策之長短。鄭注尙書三十字一簡之文。服虔注左氏云。古文篆書。一簡八字。是一簡容字多

少者。今案賈疏原文作春秋策皆尺二寸。據校勘記。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。受其意。既聘享實。出而讀之。不

改二尺四寸。下云孝經謙半之。乃一尺二寸也。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。於內者。人稠處嚴不得審悉。主人。主國君也。人。內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實出而讀之。徐本。集釋。楊氏。俱重出讀之二字。通解不重。主國

史也。書必蠶之。〔疏〕君也。徐本。集釋。通解。要義。楊氏。俱無主字。敖氏有。云受其意既聘享實出而讀之。者。敖氏云。公既受書。客降出。公以書授宰。降立。乃使人與客讀書於廟門外。是也。云不於內者。人稠處嚴不得

審悉者。此有二義。一則門外乃清靜之所。讀之可以審悉。一則告請或有密事。不欲使衆共聞之故也。必與客讀之者。欲詳悉其事之原委也。云人內史也者。周禮內史職曰。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。故知此使人與客讀者卽內史也。儀禮釋官云。諸侯有大史小史之官。見大射儀。此注云人內史。尙書酒誥曰。大史友。內史友。左傳。季孫召外史掌惡臣

而問盟首焉。則諸侯亦有內史外史明矣。禮記玉藻曰。動則左史書之。言則右史書之。孔穎達春秋序疏。遂謂諸侯無內史。失之矣。云書必璽之者。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。璽書追而與之。是書必璽之也。杜注云。璽。印也。客將歸。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。報也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大夫。卽還玉之卿也。束帛言其是卽龜者加書者也。以其束帛反命。亦知還玉之義。此反命蓋與還玉同日。注云爲書報也者。上云束帛加書將命。此云反命。雖不言書。明亦有書可知。故注云爲書以報之。

明日君館之。既報館之。書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盛氏云。此以見反命之節在館賓前一日也。注云既報館之。書達於彼君。故云書問尙疾也。

右記有故卒聘致書之事

既受行出。遂見宰。問幾月之資。資。行用也。古者君臣謀密草創。未知所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受行。謂受命出使也。遠近。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。古文資作齋。〔疏〕入既受命於君。出遂見宰。問

幾月之資者。宰制國用故也。敖氏云。見宰。見之於其官府也。注云資行用也者。謂行者之所用也。云古者君臣謀密云云。朱子駁之云。上言與卿圖事。則固已知所之矣。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。注言未知所之。非是。云

古文資作齋者。說文。資。貨也。從貝。次聲。齋。持遺也。從貝。齊聲。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齋。鄭注。齋。行道之財用也。聘禮曰。問幾月之齋。鄭司農云。齋或爲資。今禮家定齋作資。玄謂齋資同耳。其字以齊次爲聲。從貝。

變易古字亦多或。段氏玉裁云。此司農說禮家定齋當作資。而鄭君非之。謂二字皆可用。許則釋資齋其義分別。胡氏承琪云。案鄭君雖謂齋資義皆同。然其訓之亦微有別。如周禮掌皮。歲終則會其財齋。注云。齋。所給予人以物曰齋。此與說文齋訓持遺者合。巾車。毀折入齋于職幣。注云。杜子春云。齋讀爲資。資謂財也。此又與說文資訓貨者合。然則鄭意未嘗無別。惟以二字聲義本同。故可通耳。此注從今文作資者。蓋周禮故書齋多作資。見典婦功典稟注。

其義較古。鄭注外府引聘禮作齋者。則就周禮經文作齋故也。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。謂前夕幣之閒。同位者。使者北面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

者。則就周禮經文作齋故也。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。謂前夕幣之閒。同位者。使者北面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

無既字。案疏有既字。戴校集釋據石經刪既。今案。既字因上節而行。刪之是也。注少退別於其處。毛本如是。校勘記云。徐本。集釋。通解。楊氏。俱無於字。張淳引注亦無於字。又據釋文去其字。與疏合。惟前經使者北面節。疏引此注無於字。而有其字。今案。嚴本亦無於字有其字。從之。○使者受行之日而朝。則同位也。秦氏蕙田云。敖氏以日朝爲每日常朝。其說甚鑿。褚氏亦謂當於日字絕句。注云謂前夕幣之閒同位者。使者北面。介立於左少退別其處臣也者。謂夕幣之時。使者北面。衆介立於其左。東上。及將行之日。使者入朝。衆介隨入。北面東上。是也。注不徒云夕幣。而云夕幣之閒。蓋兼二者言之。蔡氏云。使者有卿有大夫有士。當時朝位各異。此則朝位並同北面東上。以別於臣之處者也。出祖釋軼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。祖。始也。既受聘享之禮。行出國門。止陳車騎。釋酒脯之奠於軼。爲行始也。詩傳曰。軼。道祭也。謂祭道路之神。春秋傳曰。處者也。校勘記云。注軼涉山川。張氏曰。釋文釋釋軼之注云。注軼涉音同。此軼蓋軼字也。從釋文。又伏牲其上。伏上。軼大夫處者於是餞之。飲酒于其側。禮畢。乘車轅之。而遂行。舍於近郊矣。其牲犬羊可也。古文軼作祇。〔疏〕正義。徐集釋。通解。楊氏。俱有或字。上。陳闓。葛本。俱誤作土。今案。嚴本軼涉山川。亦作軼。集釋同。段氏說。文注云。跋同音假借字。鄭所引春秋傳本作軼。詩泉水孔疏引此注。伏上亦有或字。云祖始也者。釋詁文。云既受聘享之禮。行出國門。止陳車騎。釋酒脯之奠於軼。爲行始也者。案此禮於本國去時行之。故在既受聘享之禮後。知在國門外者。以經云出故也。泉水孔疏云。軼祭皆於國外爲之。又名祖。詩云出祖是也。又名道。曾子問云。道而出。是也。此經軼既爲祭名。則祖不得又爲祭名。故鄭以始解之。孔疏又云。重己方始有事於道。故祭道之神。是也。釋如釋奠釋菜之釋。敖氏云。釋軼者。釋其所軼之物。謂酒脯也。既釋。則人爲神祭之。如士虞禮佐食爲神祭黍稷膚祝祭酒之爲。案此解祭字。較有分析。盛氏云。始行而祭曰祖軼。軼。壤也。釋軼者。舍其所祭之物於軼上也。鄭注月令。乃軼字之解。案此以祖爲祭名。而軼爲設祭之處。非鄭義矣。月令孟冬。其祀行。鄭注。行在廟門外之西。爲軼壤厚二寸。廣五尺。輪四尺。祀行之禮。北面設主於軼上。此每歲常祀也。上經釋幣于行。則爲將行而釋幣以告之。皆與此軼祭有異。故泉水疏云。卿大夫之聘。出國則釋軼。在家釋幣于行。注云。告將行也。是三者不同。後人欲牽合爲一。故多岐說。云詩傳曰軼道祭也者。生民篇毛傳文。云謂祭道路之神者。此釋傳義以證軼爲祭名也。云春秋傳曰。軼涉山川者。襄二十八年左傳文。云然則軼山行之名也者。謂軼本山行之名。而出行之祭。亦因名爲軼也。詩廊風。大夫跋涉。毛傳云。草行曰跋。水行曰涉。跋與軼義同。云道路以險阻爲難。是以委土爲山。或伏牲其上。使

者爲轅祭酒脯所告也者。此解所以釋較之義。道路多有險阻。故爲轅祭所告之。使無險患也。此經但云酒脯。則無牲矣。而云或伏牲其上者。蓋指天子諸侯禮而言。故云或也。又生民鄭箋。謂較祭有尸。此無尸。亦天子諸侯禮異也。周禮大馭職曰。犯較遂驅之。鄭注。行山曰較。犯之者。封土爲山象。以菩芻棘柏爲神主。既祭之。以車轅之而去。喻無險難也。與此注義同。說文解較字云。出將有事於道。必先告其神。立壇四通。樹茅以依神。爲較。既祭。犯較轅牲而行。爲犯較。是許義亦與鄭同。云卿大夫處者於是錢之。飲酒于其側者。凡送行飲酒謂之錢。泉水詩曰。飲錢于爾。是也。賈疏云。韓奕詩。韓侯出祖。出宿于屠。顯父錢之。是韓侯入覲天子。出京城爲祖道。此聘使還。亦宜有祖。但文不具。案此說可存。云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者。此謂委土爲山。乘車轅山而行也。若有牲者。則伏牲其上。轅之而行。說文及犬人注所言是也。月令孔疏。泥於較壤廣五尺之說。引此注謂轅者唯車之一輪轅耳。若兩輪相去八尺。不得俱轅。今案此較祭與孟冬在家祀行之禮不同。據注云委土爲山。則與常祀爲較壤於廟門外者大小當懸殊也。云其牲犬羊可也者。言較而用牲。則犬與羊皆可用。周禮犬人。掌犬牲。伏瘞亦如之。鄭注。伏謂伏犬。以王車轅之。又詩曰。取羝以較。是犬與羊皆可用也。此鄭廣言釋較之禮。非謂卿大夫較祭亦有牲也。云古文較作
較者。胡氏承珙云。祓爲除惡之祭。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蠶浴。此祓與較音同義別。故鄭從今文。

右記使者受命將行之禮

所以朝天子。圭與纁皆九寸。剡上寸半。厚半寸。博三寸。纁三采六等。朱白倉。朱白倉。朱白倉。圭所執以爲瑞節也。剡上。象天圜地方也。

雜采曰纁。以韋衣木板。飾以三色。再就。所以薦玉。重〔疏〕正義曰。雜記孔疏引此記作纁三采六等。朱白蒼。朱白蒼。慎也。九寸。上公之圭也。古文纁或作藻。今文作燥。朱子云。記只有朱白蒼三字。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。

不知何時傳寫之誤。失此三字。今案朱白蒼三采爲六等。必重言之。而義始明也。今從之。又案唐石經亦失此三字。校勘記云。蒼。唐石經。嚴本。集釋。敷氏。俱作蒼。通解。楊氏。俱作蒼。戴氏震云。蒼倉古通用。今從石經。注

象天圓。嚴。徐通解。楊氏。俱作圓。以韋衣木板。陳本作版。上公之圭也。嚴本。集釋。通解。楊。敷。俱作上。今案。毛本上誤三。○圭與纁皆九寸。謂長九寸也。剡上寸半。厚半寸。博三寸。凡圭所同也。雜記。贊大行曰。圭。

公九寸。侯伯七寸。博三寸。厚半寸。剡上左右各寸半。與此同。博言其寬也。說文云。剡。銳利也。案圭形上銳。雜記疏云。剡。殺也。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。圭博三寸。殺上左右各寸半。則成上銳之形矣。賈疏云。此記直言剡上

寸半。不言左右。文不具也。注云圭所執以為瑞節也者。大宗伯曰。以玉作六瑞。掌節曰。守邦國者用玉節。蓋皆執以通信也。云刻上象天圜地方也者。殺上左右角。則成圓形矣。上圜而下方。故云取象於天地也。云雜采曰纁。以

韋衣木板。飾以三色。再就。所以薦玉。重慎也者。纁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異。而其大小長短悉與圭同。周禮典瑞曰。王晉大圭。執鎮圭。纁藉五采五就。以朝日。鄭注。纁有五采文。所以薦玉。木為中榦。用韋衣而畫之。就。成也。

鄭司農云。五就。五布也。一布為一就。今案雜記曰。藻三采六等。與此同。而字作藻。鄭注。藻。薦玉者也。三采六等。以朱白倉畫之。再行也。孔疏案聘禮記云。纁三采六等。朱白倉朱白倉是也。既重云朱白倉。是一采為二等相

閒。而為六等也。典瑞云。公侯伯皆三采三就。謂一采為一就。故三采三就。其實采別二就。三采則六等也。典瑞又云。子男皆二采再就。二采。謂朱綠也。其實采別二就。二采則四等也。其天子。則典瑞云。纁五采五就。亦一采為

一就。五采故五就。其實采別二就。五采則十等也。賈疏云。注云三色再就者。就即等也。是一采為再就。三采即六等也。觀禮注云。朱白倉為六色者。亦是一采一布為二色。三采故六色。今案朱子嘗稱孔疏之說為詳明。賈說與孔亦

大略相同。唯所引觀禮注。今不可考耳。然則此注云三色再就。即雜記注所云以朱白倉畫之再行也。故李氏云。等猶行也。纁以薦玉。蓋取重慎之意。云九寸上公之圭也者。考工記玉人曰。命圭九寸。謂之桓圭。公守之。是也。但據

典瑞。公執桓圭。侯執信圭。伯執躬圭。子執穀璧。男執蒲璧。以朝。觀宗。遇會同于王。則朝天子者不唯公。而獨言九寸之圭者。舉公以例其餘耳。云古文纁或作藻。今文作環者。詳上經受命時。賈人西面坐。啓櫝取圭。垂纁下。問

諸侯。朱綠纁八寸。二采再就。降於天子也。於天子曰朝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朱綠者。纁之采也。存朱而加綠。不及玉。省文耳。今案以上上文。與纁皆九寸推之。則纁八寸者。玉亦八寸也。獨言八寸者。亦舉以例其餘耳。注云二

采再就。降於天子也者。謂降於朝天子也。李氏云。此聘圭之纁。采為一行。二采共為再行。與朝圭纁異。周禮典瑞曰。瑑圭璋璧琮纁。皆二采一就。以規聘。八寸。亦謂上公之聘圭也。考工記曰。瑑圭璋八寸。璧琮八寸。以規聘。侯伯聘圭當六寸。子男則四寸。各降其君之瑞一等。考工記又曰。璧琮九寸。諸侯以享天子。瑑瑑八寸。諸侯以享夫

人。亦據上公禮互言之。則五等侯享天子及后之璧琮。大小各如其瑞。自相享。各降其瑞一等。盛氏云。注二采再就。再字誤。當依典瑞作一也。今案盛說是。雜記疏引典瑞纁皆二采一就。云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。是二采共一就也。

與諸侯不同。若作再就。則與子男何異。云於天子曰朝。於諸侯曰問。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者。皆玄纁繫長尺。絢組。蓋於朝舉天子。則自相朝亦然。於問舉諸侯。則聘天子可知。故云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也。

皆玄纁繫長尺。絢組。

采成文曰綯。繫。無事則以繫玉。因以爲飾。皆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玉字重。修監本誤作王。上以玄下。聶用五采組。上以玄。下以絳爲地。今文綯作約。〔疏〕有爲天二字。今案。注又云下以絳爲地。此地字係言其本質。非天地之地。聶本誤行。○皆玄纁繫者。謂朝天子與問諸侯之纁玉。皆以玄纁爲繫也。綯組者。組有采色也。賈疏云。上文纁藉。尊卑不同。此之組繫。尊卑一等。是解皆字之義。張氏爾岐云。纁以藉玉。繫以聯玉與。纁組卽所以飾繫者。今案。張說分別最明析。敖氏以皆玄纁爲句。謂朝聘之纁皆以玄纁之帛爲之。表玄而纁裏。其說無據。不可從。褚氏亦謂當依注以皆玄纁繫爲句。注云采成文曰綯者。論語。素以爲綯兮。馬注云。綯。文貌也。鄭注云。文成章曰綯。與此義略同。云繫無事則以繫玉。因以爲飾者。繫與組同爲一物。繫是其本。組是其飾。繫連於纁。非朝聘行事之時。則以繫玉於纁而藏之。有事。則或垂其組。或屈其組。以爲飾也。云皆用五采組者。謂尊卑同用五采組也。云上以玄。下以絳爲地者。謂繫之本質。上用玄。下用絳。賈疏謂上下皆據垂之上下言之。是也。經言纁。注言絳者。纁卽淺絳也。云今文綯作約者。胡氏云。古从旬之字。每多作勻。如詩昫昫原隰。釋文。昫本作昫。然則綯約本一字。說文有綯無約。從禮古文。儀禮釋文云。綯。聲類以爲約字。蓋聲類兼用今文。玉篇以約同綯。本之聲類。集韻以綯爲綯。則非。雜記注云。綯施諸縫中。不得與綯混爲一字也。問大夫之幣。俟于郊。爲肆。又齋皮馬。肆猶陳列也。齋猶付也。使者既受命。宰夫載問大夫之禮。待於郊。陳之爲行列。至則以付之也。使者初行。舍於近郊。幣云肆。馬云齋。因其宜。亦互文也。不於朝付之者。辟君禮也。必陳列之者。不夕也。古〔疏〕正義曰。上經問大夫之庭實。唯言皮。此兼言馬者。庭實非皮則馬。故兩言之也。注云肆猶陳列文肆爲肆。〔疏〕也者。周禮序官肆師注。肆猶陳也。國語歌鐘二肆注。肆。列也。云齋猶付也者。說文。齋。持遺也。周禮掌皮鄭注。予人以物曰齋。故云猶付也。知大夫之幣宰夫載而付之者。以上經命宰夫官具故也。云使者初行。舍於近郊者。釋所以俟於郊之義也。云幣云肆。馬云齋。因其宜。亦互文也者。幣爲肆陳之。亦俟其至郊付之。皮馬付之。亦先俟於郊陳之可知。故云互文也。云不於朝付之者。避君禮也者。聘君聘夫人之幣。皆於朝付之。此於郊付之。是避君禮也。云必陳列之者。不夕也者。謂前此夕幣時不陳。故此特陳之。且欲與衆見之也。云古文肆爲肆者。胡氏云。古肆肆字多互譌。周禮小宗伯。肆儀爲位。鄭注。肆。習也。故書肆爲肆。杜子春讀肆當爲肆。此爲肆之肆。非肆習之義。故鄭不從古文。

右記朝聘玉幣

辭無常孫而說。孫。順也。大夫使受命。〔疏〕順字从心。凡遜遜字从走。今遜專行而遜廢矣。今案此經孫字。及論

語惡不孫以為勇者。皆遜之假借。云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者。本莊十九年公羊傳文。原書無使字。大夫上有聘禮二字。此注引之以證不受辭者。緣辭無常故也。傳又曰。出竟。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。則專之可也。此論語言專對之證。

云辭必順且說者。聘以修好睦鄰故也。說與悅同。辭多則史少則不達。史。謂策視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史謂策視者。尙書金縢曰。史乃策視。則史。又曰。辭達而已矣。若辭少。則不足以達意。故辭既

順。說矣。又順。戒此二者不可失之多。亦不可失之少也。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。至。極也。今〔疏〕正義曰。文至為砥。

吳氏章句云。言於應事之宜為極至也。注云。今文至為砥者。胡氏云。說文。砥从厂。氏聲。或从石。作砥。爾雅。砥。致也。詩祈父。靡所砥止。箋云。砥。至也。鄭以當文易曉。故不從今文。

辭曰非禮也敢。辭。不受也。對。答問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下句末。唐石經。嚴。徐。俱有辭字。集釋。二者皆卒曰敢。言不敢。要義。楊。敷俱無。張氏曰。經曰。辭曰非禮也敢。對曰

非禮也敢辭。注曰。辭。不受也。對。答問也。二者皆卒曰敢。言不敢。又賈疏云。辭。謂賓辭主人。答。謂賓答主人。介則在旁曰。非禮也敢。以注及疏文義考之。下美一辭字審矣。又嘗疑注辭不受也之句上更有一辭字。傳寫者誤

以注文作經文。今減經以還注。石經考文提要從唐石經。案張說是也。注以辭對為截然兩事。二者皆曰不敢。一則不敢不辭。一則不敢不對。故朱子敷氏俱從張說。注辭辭不受也。辭字。嚴。徐本不重。要義敷氏載注亦不重。集釋。通解。楊氏。俱同今本。案經末辭字即因注首辭字而誤衍。在經宜刪。在注不必重。唯魏氏敷氏得之。張氏引注無也

字。今案張氏識誤謂經末無辭字。是也。謂注首更有辭字。而減經以還注。則非。校勘記以魏敷為得者。魏氏敷氏之本經末無辭字。注首亦不重辭字故也。今從之。○段氏經韻樓集曰。聘禮記。辭句。曰句。非禮也句。敢句。對句。曰句。非禮也句。敢句。凡八句十二字。注云。辭。不受也。因上辭無常。辭多則史。辭苟足以達。三辭字皆為文辭。

恐其相混。故分別之。禮經若士冠禮禮辭曰。醴辭曰。字辭曰。正當作辭。若敢辭。禮辭。固辭。終辭之類。正當作辭。說文辛部曰。辭。說也。从箇辛。箇辛猶理率也。又曰。辭。不受也。从受辛。受辛者。辭之。二字分別畫然。經典不受之義亦作辭。則為假借。此經二句。謂常事常禮之外。有非禮之加。非禮之問。必粵粵不阿。乃為僭職。主人施以非所當施。則辭之。其辭曰。所以施使臣者非禮也。敢受乎。主人問以非所當問。則對之。其辭曰。所以語使

臣者非禮也。敢不對乎。如僖十二年。齊使管夷吾平戎于王。王以上卿禮饗管仲。管仲辭曰。臣賤有司也。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。若節春秋來承王命。何以禮焉。陪臣敢辭。此辭曰非禮也。敢之證也。文四年。衛寧武子來聘。公與之宴。爲賦。湛露及彤弓。不辭。又不答賦。使行人私焉。對曰。臣以爲肄業及之也。昔諸侯朝正于王。王宴樂之。于是乎賦湛露。則天子當陽。諸侯用命也。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。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。彤矢百。旅弓矢千。以覺報宴。今陪臣來繼舊好。君辱況之。其敢干大典以自取戾。此對曰非禮也。敢之證也。注云二者皆卒曰敢。謂凡言敢多在語之終。云辭曰。云對曰。云敢。傳無不與經印合者。辭與對畫分二事。唐石經脫一辭字。敢辭之文。不當系對。對主爭辯是非。不謂辭卻也。經謂賓自辭之自對之。賈疏引鄭易注專屬之介。殊失經意。經不專謂介矣。今案段說是也。吳氏章句云。主國或有非分之賜。則辭之。固以請。乃答之也。此則以對與辭作一事解。非矣。

右記修辭之節因及辭對二言

卿館于大夫。大夫館于士。士館于工商。

館者必於廟。不館於敵者之廟。爲大尊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館者必

天子適諸侯。必舍其祖廟。及此經歸饗饋于賓館。云及廟門賓揖入是也。云不館於敵者之廟。爲大尊也者。據此記云。卿館于大夫。大夫館于士云云。是不館於敵者之廟也。云自官師以上。有廟有寢。工商則寢而已者。周禮隸僕曰。掌五寢之墻。除糞洒之事。鄭注。五寢。五廟之寢也。周天子七廟。唯祧無寢。詩云。寢廟釋釋。相連貌也。前曰廟。後曰寢。又曰。大喪復於小寢。大寢。鄭注。小寢。高祖以下廟之寢也。始祖曰大寢。是廟後有寢。凡廟皆然。祭法曰。適士二廟。官師一廟。鄭注。官師。中士下士。是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也。祭法又曰。庶士庶人無廟。死曰鬼。鄭注。凡鬼者薦而不祭。庶士。府史之屬。孔疏。庶人。平民也。賤故無廟。王制曰。庶人祭於寢。此工商與庶人同。故知有寢無廟也。但士以上有廟有寢。祭在廟。薦在寢。庶人則爲寢以薦其先。而其制與士廟後之寢。當亦不殊。唯無廟爲異。王制注謂寢爲適寢。寢疑士以上有適寢有下室。庶人則但有下室而已。未必有適寢。以適寢所以行禮。而禮不下庶人故耳。此工商之寢。蓋亦在下室之東。管人爲客三日具沐。上日具浴。管人。掌客館者也。客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爲之。與下室別爲門牆。故可以館客也。管人爲客三日具沐。上日具浴。謂使者下及士介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內則曰。五日則灑湯請浴。三日具沐。此爲客之禮亦如之。然則三日五日。古人平常沐浴之節也。具者。備而勿缺之謂。○校勘記云。注管人。通解管作館。云管人掌客館者。詳上經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下。

右記賓館并管人所供

殮不致。不以束帛致命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者。謂上經宰夫朝服設殮。但云設之而已。不云以束帛致命。草次饌殮具輕。命是不致也。云草次饌殮具輕者。殮是始至之禮。故云草次也。言輕者。對歸饗餼。

大夫奉束帛。賓不拜。命。以不致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命。敖氏作也。云以不致命者。謂上經設殮時賓無拜受之致命爲重。賓不拜。命。以其不用束帛致命。故不拜也。方氏苞云。賓初至。力乏事紛。故殮不致。重。

煩賓答。沐浴而食之。自潔清。尊主國君賜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者。以賓雖不拜。猶沐浴禮也。沐浴而食之。記此。重者沐浴可知。〔疏〕自潔清而食之。是尊主國君之賜也。云記此重者沐浴可知者。以記者記此。明重於殮者。必沐浴而食可知。

或曰。沐浴。以其初至。道路風塵故也。

右記設殮

卿大夫訝。大夫士訝。士皆有訝。卿、使者。大夫、上介也。士、衆介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卽上經厥明訝賓于館。記補之。周禮掌訝曰。凡賓客。諸侯有卿訝。卿有大夫訝。大夫有士訝。士皆有訝。鄭注。此謂朝覲聘問之日。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。案。此記悉與彼同。唯主聘而言。故不言諸侯卿訝也。敖氏云。士皆有訝者。嫌其賤。不必訝。

若上士。則使中士訝之。中士。則使下士訝之也。今案。若下士。則當使庶人在官府史之屬訝之。○校勘記云。注客。要義作之。云卿、使者。大夫、上介也。士、衆介也者。賈疏云。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聘而言。其實小聘使大夫。

亦使士迎之。云如今使者護。賓卽館。訝將公命。使已迎待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此節宜在卿致館之後。盛氏秦氏客者。蓋舉漢法爲況也。

畢。有賓卽館之文。與此同故也。案周禮掌訝職曰。至于國。賓入館。次于舍門外。待事于客。鄭注。次。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。待事于客。通其所求索。案。至于國賓入館下。卽云次于舍門外。則敖說似是。注云使已迎待之命者。

張氏爾岐云。謂以君使已迎待之命告之於賓也。今案。鄭意蓋以。又見之。以其摯。又。復也。復以私禮見者。訝將此訝卽大夫士之訝。故下注云。大夫訝者執鴈。士訝者執雉也。

又見之。以其摯。又。復也。復以私禮見者。訝將舍於賓館之外。宜相親也。大夫

訝者執鷹。士〔疏〕正義曰。又見之見寶也。訝既將公命。而又以其擊見之者。以其將舍於賓館。訝者執雉。〔疏〕之外。示相親也。大夫執鷹。士執雉。本周禮大宗伯文。○注又復也。詳下。賓既將公事。復見

之以其擊。既、已也。公事。聘享問大夫。復、報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復見之以其擊。之、毛本作訝。校勘記云。唐俱作訝。石經考文提要云。監本作見訝。此因儀禮經傳通解之誤。通解引此記與上文又見之以其擊不相屬。故改爲訝。傳寫者不知其意而沿之。注云公事聘享問大夫者。謂聘君聘夫人享君享夫人及問大夫也。公事既畢。即復見訝者。

答禮尙疾也。云復報也者。上文又見之以其擊。注訓又爲復。蓋取重義繼義。謂既將公命。而又見之也。此不訓復爲又。而訓爲報者。蓋取酬報之義。謂賓之見訝。報其來見之禮也。云使者及上介執鷹。羣介執雉。各以見其訝者。賈

疏云。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。上介見士之訝者。士介亦見士訝者。○三禮札記云。賈疏於厥明訝賓于館下。云諸侯有掌訝之官。於此記賓即館訝將公命下。又云諸侯無掌訝。殊相矛盾。考周禮掌訝職文。賓入館而待事於賓館外者。掌

訝職也。又曰。諸侯有鄉訝。鄉有大夫訝云云。鄭注謂此朝覲聘問之日所使迎賓之訝。則非朝聘之日無此訝明矣。周禮序官。掌訝中士八人。諸侯當以下士爲之。若大夫爲鄉之貳。職掌較重。士亦各有所掌。何待日日伺候於賓館外也。

鄭賈謂諸侯無掌訝。而自訝將公命以下。即指爲大夫士之訝。恐非。吳氏疑義云。訝將公命。所謂訝。蓋掌訝耳。烏得謂即上節之大夫士。況賈疏所引。又皆掌訝職掌之事。不可以此訝非掌訝也。諸侯無掌訝說。亦無據。今案。據此。則首節所云大夫士降一等之訝。乃聘日迎賓之訝。自此以下。則皆謂掌

訝也。今姑依鄭釋之。而附載札記及疑義二說於此。俟後人考定焉。

右記賓訝往復之禮

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。言國獨以此爲寶也。四〔疏〕正義曰。周禮大宗伯曰。以玉作六瑞。以等邦國。器謂圭、璋、璧、琮。注云言國獨以此爲寶也者。張氏爾岐云。四器唯其所寶。故以行聘。非所寶。則不足以通誠好矣。云四器謂圭璋璧琮者。盛氏云。五等諸侯。所寶不同。則所用以聘者亦異。公侯伯寶圭璋。子男寶璧琮。上用則已僭。下用則已卑。皆不可也。經但見公侯伯之聘玉。嫌璧琮可以享而不可以聘。故記明之。今案。典瑞曰。璋圭璋璧琮以親聘。舊說謂圭璋以行聘。璧琮以行享。是據此經侯伯之禮言之。若子男。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七三

則聘用璧琮。享用琥璜也。此記言以聘。不言享。又節首言凡。則是通五等言之。盛說是也。

右記聘玉

宗人授次。次以帷。少退于君之次。

主國之門外。諸侯及卿大夫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敷氏云。授次。授賓次也。設次者。之所使者。次位皆有常處。〔疏〕掌次也。宗人則主授之耳。釋官云。掌禮之

官。天子有大宗伯。小宗伯。諸侯以司馬兼之。無宗伯。唯立宗人而已。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。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為宗伯。似魯獨立其官。然哀二十四年傳稱使宗人暨夏獻其禮。定四年傳稱分魯以祝宗卜史。杜注解宗為宗人。則魯無宗伯可知。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傳。俱云夏父弗忌為宗人。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。周禮大宗伯。卿。小宗伯。中大夫。諸侯。五大夫。無小宗伯。則宗人不在大夫之列。蓋使士為之。宗人亦稱大宗。見曾子問及祭統。今案。文王世子曰。宗人授事。鄭注。宗人掌禮及宗廟。孔疏云。別言及宗廟。則宗廟之外諸禮皆掌。聘在廟行之。故此賓初至之時。主授次以為止息也。次以帷者。謂次以帷布為之。周禮幕人掌帷幕。鄭注。在旁曰帷。在上曰幕。帷幕皆以布為之。是也。少退于君之次者。賈疏云。君次在前。臣次在後。敷氏云。君。謂朝君也。蔡氏云。君。謂外諸侯來朝者。各有次。少退。不與諸侯次同也。吳氏章句云。君之次者。兩君相朝。亦有次也。此聘無君之次。蓋以相朝時設次之地言。注云主國之門外。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。次位皆有常處者。門外。大門外也。卿大夫之所使者。校勘記云。單疏要義俱無所字。似無者是。卿大夫之使者。謂卿大夫來使者也。言次位有常處。以見君之次與臣之次別也。

右記授賓次

上介執圭如重授賓。

慎之也。曲禮曰。凡執〔疏〕正義曰。賈疏云。此謂將聘主君。廟門外上介屈纜授賓時。敷氏云。上介凡執玉皆如是。不惟授賓之時為然。記者特於此發

之耳。注云慎之也者。圭輕物。而執之如重。以心存戒慎故也。引曲禮者。證執輕如重之義。彼注云。圭。君也。克。勝也。

賓入門。皇升堂。讓將授志趨。

皇。自莊盛也。讓。謂舉手平衡

也。志。猶念也。念趨。謂審行步也。孔子之執圭。鞠躬如也。如不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鞠躬如也。躬。釋勝。上如揖。下如授。勃如戰色。足踏踏如有循。古文皇皆作王。文作窮。云。劉音弓。本亦作躬。集釋亦

作窮。張氏曰。爾雅云。鞠。究窮也。鞠窮蓋複語。自論語作鞠躬。學者遂不復致思於其間。安知非鞠窮若踧踏之謂者乎。如是。則劉音亦誤矣。從釋文。盧文弨云。廣雅。鞠躬。謹敬也。上丘六。下丘弓反。與此鞠窮字異音義同。案左傳宣十二年。有山鞠窮乎。此借常語爲物名也。二字本雙聲。又案羣經音辨云。鞠窮。容謹也。音弓。鄭康成說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。今本作躬。據此。則賈氏時儀禮經注已俱作躬矣。今案釋文載作躬之本。則唐初已然。嚴本亦作躬。今從之。然鞠窮古義不可不知也。下如授。校勘記云。授。陳本作受。○此言賓執玉之容也。注云皇自莊盛也者。莊。嚴也。莊亦訓盛。蓋自矜嚴之貌。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者。曲禮曰。執天子之器則上衡。國君則平衡。鄭注。衡謂與心平。王氏士讓云。平衡則不亢。故云讓。敖氏以讓爲後君升堂。褚氏云。依注。舉手平衡。擬執玉之容。方與上文皇。下文志趨一貫。觀下又云升堂主慎。可見非讓升之謂。云志猶念也。念趨謂審行步也者。孟子曰。夫志。氣之帥也。注云。志。心所念慮也。是志與念同。下注又以志趨爲圍遜而行。是審行步可知。張氏爾岐云。審行步者。謂審乎君行一臣行二之節是也。注又引孔子之執圭以爲證云。執圭鞠躬如也。至如有循。皆論語鄉黨篇文。集解引包氏云。爲君使以聘問鄰國。執持君之圭。鞠躬者。敬慎之至也。又引鄭氏云。上如揖。授玉宜慎也。下如授。不敢忘禮也。戰。色敬也。足縮縮如有循。舉前曳踵行也。皇疏云。舉足前恆。使不至地。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也。今案。曲禮曰。執主器。行不舉足。車輪曳踵。玉藻曰。執龜玉。舉前曳踵。縮縮如也。孔疏。縮縮。言舉足狹數。云古文皇皆作王者。胡氏云。洪範。皇極之數言。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極。史記多用古文。皇作王。與此正同。鄭云。皇。自莊盛也。義當爲皇。故不從古文。授如爭承。下如送。君還而後退。爭。爭鬪之爭。重失隊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李氏云。授如爭承。謂句。如此。則授受時成何威儀。秦氏蕙田云。敖繼公以授如爭爲句。承下如送爲句。郝敬則以將授志爲句。趨授如爭爲句。皆非。張氏爾岐云。下如送。當與論語下如授同解。言其授玉時手容也。君還。謂君轉身將授玉於宰。而後賓退而下階。若以下爲下堂。退爲出廟門。恐非文次。今案。張說是也。○注首毛本有爭。爭鬪之爭。校勘記云。五字嚴徐集釋俱無。置中溶云。今本因通解經下引釋文而誤。云重失隊也者。解授如爭承句。承。接也。謂如與人爭接取物。下階。發氣怡焉。再三舉足。又趨。發氣。舍息也。再三舉足。自安定。乃復趨也。至此云舉足。則志趨恐其失隊。下階。發氣怡焉。再三舉足。又趨。卷遜而行也。孔子之升堂。鞠躬如也。屏氣似不息者。出降一等。遲顏色。怡怡如也。沒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下階。謂降而沒階之時也。於此言發氣怡焉。言又趨。則向者之屏氣戰階趨進。翼如也。○注至此云舉足。校勘記云。徐本。集釋。俱無至字。通解有。賈疏

有至字。無云字。今案。殿本有至字。從之。又云。卷豚而行也。豚。嚴徐作遜。釋文作豚。張氏從之。今案。鞠躬如也。躬。集釋作窮。云發氣舍息也者。經義述聞云。下及享發氣焉盈容注云。發氣。舍氣也。兩舍字釋文無音。家大人曰。舍皆讀為舒。謂發舒其氣也。說文。舒从予。舍聲。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違舍。與車盱為韻。春秋哀六年。齊陳乞弑其君茶。釋文。茶音舒。公羊。茶作舍。此皆古人讀舍為舒之證。云再三舉足。自安定。乃復趨也者。此趨謂疾趨也。曰又。則入時亦趨矣。云至此云舉足。則志趨卷遜而行也者。玉藻曰。圈豚行不舉足。鄭注。圈。轉也。豚之言若有所循。圈豚與卷遜字同。至此云舉足。則前此不舉足可知。故注以志趨為卷遜行也。又引孔子之事以證之。自升堂鞠躬如也以下。皆鄉黨文。集解引孔安國云。先屏氣。下階舒氣。故怡怡如也。皇疏云。逞。申也。氣申則顏色亦申。故怡悅也。沒階趨進。沒猶盡也。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。今案此引論語以證發氣怡焉及又趨也。論語釋文作沒階趨。無進字。云一本作沒階趨進。誤也。盧氏考證云。史記仲尼世家作沒階趨進。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。曲禮帷簿之外不趨正義。及士相見禮疏引論語。並有進字。趨進者。趨前之謂也。進字不作入字解。舊有此字。陸氏以為誤。非。

及門正焉。

容色復故。此皆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注容。陳本誤作客。○張氏爾岐云。出。執圭入門。心變見於威儀。〔疏〕門將更行後事。此皆心變見於威儀。統指賓入門以下而言。

鞠躬焉如恐失之。

記異說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魏氏曰。溫本作鞠躬焉。案以躬為窮。與釋文合。考鞠躬字。經注凡三見。釋文於前注作音不云下同。蓋偶遺之。實皆作窮耳。○此入門亦謂將聘執圭入廟門時也。鞠躬焉。敬謹之至。見於容也。其所以敬謹者。唯恐玉之或失隊也。

聘執圭入廟門時也。

上已記執圭之儀。此又記之。事同而說有微異。故並記而存之也。及享發氣焉盈容。發氣。注云記異說也者。上已記執圭之儀。此又記之。事同而說有微異。故並記而存之也。

也。孔子之於享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盛氏云。發氣與聘時下階同。盈容。則和氣且溢於面矣。聘主於敬。享貴於和。故其禮。有容色。○注發氣。校勘記云。嚴徐。本無氣字。今案。各本有氣字。是也。云發氣舍氣也者。舍氣即舍息。詳上。云孔子之於享禮。有容色者。亦鄉黨篇文。引以為盈容之證也。

也者。舍氣即舍息。

詳上。云孔子之於享禮。有容色者。亦鄉黨篇文。引以為盈容之證也。衆介北面踰焉。容貌舒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於享乃云踰焉。以其節亦略與賓同矣。盛氏云。衆介。謂自上介而下也。此蒙及享之文。當以敖說為正。據此。則享時介亦皆從入明矣。注云容貌舒揚者。說文。踰。動貌。是有舒揚之意。詩公劉。踰踰濟濟。鄭箋。士大夫之威儀也。荀子大略篇注。

踰踰有行。

私覲愉愉焉。容貌和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愉愉。釋文作愉愉。○賈疏云。享時盈容。舒於聘時戰色。列。私覲對享時。又愉愉和敬。舒於盈容也。今案。鄉黨篇曰。私覲愉愉如也。集

列。私覲對享時。

又愉愉和敬。舒於盈容也。今案。鄉黨篇曰。私覲愉愉如也。集

解引鄭氏云。愉。愉。顏色和也。出如舒鴈。威儀自然。而有行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出。謂出廟門也。如舒鴈。張氏爾岐以爲兼指賓介。可證也。○注舒鴈。釋文。鴈下有也字。張氏從之。嚴。皇且行。入門主敬。升堂主慎。復記執玉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徐本俱無也字。云舒鴈者。爾雅釋鳥文。詳士昏禮。皇且行。入門主敬。升堂主慎。異說。〔疏〕注云復記。者異也。是謂異說。今案記文雖異。大指不外致謹於行步威儀而已。蓋聘使鄰國。不可隕越失容。以爲君羞也。

凡庭實隨入左先。皮馬相間可也。隨入。不並行也。閒猶代也。土物有宜。君子不以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所無爲禮。畜獸同類。可以相代。古文閒作干。〔疏〕注土物。徐、陳、土

俱作士。誤。云隨入不並行也者。凡庭實以四爲禮。或四皮。或四馬。執之牽之者不並行。是相隨而入也。相隨而入。則有先後。故又言左先。李氏云。皮北面西上。故左先。今案左先。宜兼皮馬言。入門以西爲左。西上。故在左者先入也。云閒猶代也者。言有無可以相代。如有皮之國則用皮。無皮之國則用馬也。云土物有宜。君子不以所無爲禮者。是釋所以相代之義。禮器曰。居山以魚鼈爲禮。居澤以鹿豕爲禮。君子謂之不知禮。是可證已。云畜獸同類者。皮用虎豹。是獸也。馬是六畜之一。二者雖有在家在野之殊。然同爲四足而毛之類。故相代可也。褚氏云。既有皮。何必更用馬。敖氏謂一節用皮。一節用馬。相閒而設。殊不可解。云古文閒爲干者。干是假借字。鄭據爾雅釋詁訓閒爲代。其義較顯。賓之幣。唯馬出其餘皆東。馬出。當從廢也。餘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幣字。蓋統謂玉帛皮馬也。言故不從古文。物皆東。藏之內府。〔疏〕主人受賓之幣。唯馬則出之於廄。餘物皆

右三記賓介聘享之容

向東藏之。上經享時曰。皮如入。右首而東。觀時曰。有司二人坐舉皮。以東。又曰。宰夫受幣于中庭。以東。皆是也。必知藏之內府者。周禮內府職曰。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貨賄入焉。鄭注。諸侯朝聘所獻國珍。彼天子禮諸侯當亦然。雜記曰。宰夫坐取璧。降自西階。以東。鄭注。以東。多貨則傷于德。貨。天地所化生。謂玉藏於內也。此雖言諸侯相弔舍之禮。與聘殊然。其以東藏於內則同也。

朝聘之禮。以爲瑞節。重禮也。多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傷敗。校勘記云。徐本。集釋。俱無敗字。通解。楊氏。俱有之。則是主於貨。傷敗其爲德。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者。鄭以此句爲論聘用玉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之事。天地所化生。對人所造為者言之。鄭注周禮大宰商賈阜通貨賄云。金玉曰貨。布帛曰賄。是謂玉為貨也。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。聘義文。云朝聘之禮。以為瑞節。重禮也者。謂朝聘假玉為瑞節。以通信。蓋重禮非重玉。故聘義曰。圭璋特。達德也。云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為德者。蓋玉以比德。若多之。則有重玉之意。而傷害其為德矣。敷氏云。言此者。見貨之不可多也。盛氏云。貨謂玉帛庭實之屬。不專指玉。今案貨亦有兼布帛言。如漢書食貨志所云。乃對文異。散則通之例也。此二句以幣美則沒禮。幣。人所造成。以自覆幣。謂束帛也。愛之斯欲衣食之。君子貨對幣言。明是指玉。鄭說不可易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注愛之。校勘記云。陳、閩、監、葛、愛俱誤作受。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者。見也。鄭以上貨為聘玉。故以此幣為享時所用束帛。束帛為人所造成。與天地化生者異。云愛之斯欲衣食之。君子之情也。是以享用幣。所以副忠信者。禮曰。忠信本也。忠信即其愛之之情。有是忠信之實。乃用幣以將之。重禮不重幣也。云美之則是主於幣。而禮之本意不見也者。美是人工極其華麗。則徒見幣之美而不見禮意。是禮為其所掩沒矣。敷氏云。言此者。見幣之不必美也。張氏爾岐云。注以自覆幣。謂束帛也。幣疑當作蔽字。自覆蔽。謂其可為衣也。褚氏云。注。幣人所造成以自覆為句。幣謂束帛也為句。今案張說較勝。○案荀子引聘禮志曰。聘厚則傷德。財修則珍禮。與此文稍異而義同。

賄。在聘于賂。賄。財也。于讀曰為。言主國禮賓。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。賓客者。主人所其幣為之禮。古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賄財也者。詳前。案上言貨與幣。是聘君所以聘享主國者。此云賄。即賄用束帛文賄皆作悔。〔疏〕及出有贈賄之賄。乃主國所以遣聘國者。蓋亦不可過禮也。云于讀曰為者。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云。于猶為也。是于為聲義相近。故讀從之。云言主國禮賓。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者。鄭讀于為為。而又訓在為視。言主國所以致禮於賓國者。當視賓國聘禮之厚薄而為之財。不可適。亦不可豐也。引周禮者。司儀職文。證在聘為賄之義。彼注云。幣。享幣也。於大國則豐。於小國則殺。主國禮之。如其豐殺。謂賄用束帛。禮用玉帛。乘皮。及贈之屬是也。云古文賄皆作悔者。胡氏云。賄正字。悔同音假借字。曲禮釋文引字林云。賄音悔。

右記庭實貨幣之宜

凡執玉無藉者。藉。謂縹也。縹。亦稱藉。典瑞曰。縹藉五采五就。是也。陸氏佃謂經言縹。又別言藉。則

藉非纁著矣。其說誤。但此記無藉者。則指圭璋特達而言。曲禮曰。執玉。其有藉者則裼。無藉者則襲。鄭注。藉。藻也。裼。襲文質相變耳。有藻爲文。裼見美亦文。無藻爲質。襲充美亦質。圭璋特而襲。璧琮加束帛而裼。亦是也。案有藉無藉。當以此注後條爲是。孔疏雜引各家說而無斷制。如所引熊氏說。謂朝聘時用圭璋。特賓主俱襲。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。賓主俱裼。是已。而又牽合垂纁屈纁之文。謂垂藻之時則須裼。屈藻之時則須襲。殊未明析。至引皇氏說謂玉亦有裼襲。尤爲非理。陳氏祥道云。玉有以纁爲之藉。有以束帛爲之藉。有藉則裼。無藉則襲。特施於束帛而已。聘則寶襲執圭。公襲受玉。及享。則寶裼奉束帛加璧。蓋聘特用玉。而其禮嚴。享藉以帛。而其禮殺。此襲裼所以不同。先儒以垂纁爲有藉。屈纁爲無藉。此說非也。陸氏佃云。無藉。若圭璋特是也。楊氏復云。曲禮曰。執玉。其有藉者則裼。無藉者則襲。所謂無藉。謂圭璋特達。不加束帛。當執圭璋之時。其人則襲也。所謂有藉者。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。當執璧琮之時。其人則裼也。曲禮所云。專指圭璋特而襲。璧琮加束帛而裼一條言之。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纁爲有藉。執圭而屈纁爲無藉。此則不然。陳氏陸氏之言。足以破先儒千百載之惑矣。然何以知先儒之說爲非。而陳氏陸氏之說爲是邪。竊詳經文裼襲是一事。垂纁屈纁。又別是一事。不容混合爲一說。方其始受君命也。賈人啓櫝取圭。垂纁以授宰。宰執圭。屈纁自公左授使者。使者垂纁受命訖。以授上介。上介受玉。屈纁以授賈人。是時授受凡易四手。有屈垂之文。而無裼襲之禮也。及至主國行聘禮。賓在廟門之外。賈人啓櫝取玉。垂纁而授上介。上介不襲。屈纁以授賓。經明言上介不襲。是有垂屈之文。而無裼襲之禮也。逮夫主賓三揖三讓登堂。賓襲執圭。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。及公側授宰玉。而後裼降立。是主賓授受則襲。既授宰玉則裼。故鄭注云。凡當盛禮者。以充美爲敬。非盛禮者。以見美爲敬。此言是也。當主賓授受之時。曾不見垂屈之文焉。聘禮既畢。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。既歸反命。公南鄉。卿進使者。使者執圭垂纁北面。上介執璋屈纁。立於其左。又有垂屈之文。而無裼襲之禮。蓋圭聘禮之重也。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。禮之正也。方其授于賈人。授于上介。皆擬行之禮。及贊禮者之事。故辨垂屈以彰其文。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。爲禮之正。故辨裼襲以致其敬。及歸反命。又於君前以垂屈爲文。而不以裼襲爲禮。豈非玉爲聘禮設。反命亦非禮之正乎。兩義不同。各有其宜。自鄭氏之說始差。熊氏皇氏從而傳會之。而經意始泯然。經文粲然如日星之在天。又豈得而終泯之邪。敖氏曰。藉。謂束帛以藉玉也。以此篇考之。則聘以圭璋。而不用束帛以爲藉。所謂無藉者也。其賓主授受之時。皆襲以執之。執玉之無藉者襲。則於其有藉者裼可知。乃不言之者。裼乃常禮。不特於執享玉之時爲然故也。今案陳氏。陸氏。楊氏。皆主曲禮注後條。而楊說更詳密。至此記但云無藉者襲。而不言有藉者裼。則敖說亦可從耳。

右記楊襲之節

禮不拜至。以賓不於是始至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者。胡氏承琪云。禮不拜至。當是謂聘享畢禮賓時。今文禮爲禮。事。蓋經於聘時無拜至明文。記獨言禮不拜至。正見聘有拜至。與經文互相備。

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。亦對聘時而言。賈云聘時不拜至。非也。賈蓋謂此文承上執玉帛之下。不知此文乃合下文禮尊于東箱及祭禮再扱爲一節耳。或曰。士昏禮禮賓拜至。記者恐人疑凡禮皆然。故特明之。見聘禮與昏禮異也。義亦通。

云今文禮爲禮者。胡氏云。今文作禮。義自可通。惟鄭於士冠士昏請禮賓既皆破爲禮。又此經請禮賓祇作禮。故于此亦從古文作禮。疊今文作禮者不用。而下文君有故使大夫受不禮。又疊古文作禮者不用也。禮尊于

東箱。瓦大一有豐。瓦大。瓦尊。豐。承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箱。毛本作廂。校勘記云。唐石經。嚴。徐。陳本。集釋。俱作箱。箱。正字。廂。俗字。○敖氏云。士冠禮。醴尊于房中。勺。觶。角。柶。脯醢在其北。南上。此尊于東箱。則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之。臠。脯如版然者。或謂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勺。觶。籩豆之類亦宜近之。今案。瓦大豐詳燕禮。之臠。皆取直貌焉。〔疏〕此禮賓時

所用薦脯也。餘詳鄉飲酒及鄉射記。祭禮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。卒謂後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詳主人之庭實。則主人遂以出賓

之士訝受之。此謂餘三馬也。左馬賓執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主人之庭實。謂禮賓之庭實也。則主人遂以出。吳氏疑義云。以出矣。士。士介從者。〔疏〕即上經注所謂主人牽馬者從出也。以經無文。故記補之。注云此謂餘

三馬也。左馬賓執以出矣者。庭實四馬。賓自執左馬以出。則使人牽以出者止三馬也。云士士介從者。以云賓之士。明是士介從者可知。上經注云從者士介。與此同。上經從者訝受馬。受賓自執之馬。此云士訝受之。受其餘三馬也。

右記公禮賓儀物

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。時有珍異之物。或賓奉之。所以。〔疏〕正義曰。言既覲。則獻行於覲後矣。覲與獻皆是自序尊敬也。猶以君命致之。私禮。而覲有定。獻或有或無不定。故言若也。

注云時有珍異之物。或賓奉之者。獻無常物。有珍異則奉之以獻。云時有。云或。皆不定辭也。云所以自序尊敬也者。序當作途。達也。言獻所以自達其尊君敬君之忱。云猶以君命致之者。獻雖已物。必稱君命以致之。明不敢自私

也。臣之於君。與子之於父同。玉藻曰。親在。行禮於人稱父。亦是此意。擯者入告。出禮辭也。辭其獻也。賓東面坐奠獻。再拜稽首。送獻不入者。〔疏〕

正義曰。司儀職曰。私面私獻。皆再拜稽首。君答拜。吳氏章句云。擯者東面坐奠獻。再拜稽首。以入告。出禮請受。東面

由東面轉北面再拜。注云。奉物禮輕者。對私觀禮重入門奠幣也。擯者東面坐取獻。舉以入告。出禮請受。面

坐取獻者。以宜並受也。其〔疏〕正義曰。禮請受。詳上經士介私觀節。注云。以宜並受也者。賓東面坐奠獻。擯者

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。〔疏〕東面坐取獻。是同面並受也。云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者。上經享時云。受皮者

自後右客。注蓋本此為解也。李氏云。擯者自門東適賓南。由賓後。於賓北取幣。賓固辭。公答再拜。拜受於賓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再。唐石經

敦氏云。云答。則拜非為受也。此說是。然則公答再拜者。答賓之再拜稽首也。云固亦衍字者。賈疏云。以其上擯者

禮請受。不云固。明知賓不固辭。故云衍字。今案云亦者。亦上經士介私觀時賓固辭之固為衍字也。說詳彼注。

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辟。相。贊也。古〔疏〕互見也。相拜者所立。上經云門中。此云闕外。文

闕為聲。〔疏〕互見也。相拜立于闕外。則內得贊君。外得視賓。擯者授宰

夫子中庭。東藏之。既〔疏〕正義曰。吳氏疑義云。私獻偶然事。不必

猶遺也。謂獻也。不言獻者。變〔疏〕則兼異姓有親者言之。注云。婚姻者。據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婚兄弟。婿之父為姻

於君也。非兄弟。獻不及夫人。兄弟也。云甥舅者。據詩類弁兄弟。甥舅也。云問猶遺也。謂獻也者。遺是以物與人之名。鄭解問為遺。以別於聘問

右記覲後賓私獻

若君不見。君有疾若他故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疾。校勘記云。陳、闕俱誤作宮。葛本

正義曰。注云大夫上卿也者。卿亦稱大夫。必知使上卿者。以其代君受聘享。當使職尊者。不使下卿也。自下聽命。自西階升受。負右房而立。賓降亦降。此儀如還圭然。而

賓大夫易處耳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階。唐石經作門。誤。注云此儀如還圭然者。案自下聽命。在堂下聽命。今文無而。〔疏〕也。與還圭時。賓自碑內聽命。注云聽命於下敬也同。自西階升受。負右房而立。與還圭時。

升自西階。自左南面受圭。退負右房而立。同。賓降亦降。與還圭時。大夫降中庭。賓降同。故云如還圭然也。云而賓大夫易處耳者。謂還圭時賓在大夫之左受之。此則大夫在賓之左受之。故云易處也。云今文無而者。前還圭時負右房

而立。有而字。此亦當有而字。故鄭從古文。不禮。辟正主也。古〔疏〕正義曰。不禮。謂聘享畢不禮賓也。敖氏云。必言之者。嫌受其聘。集釋。通解。敖氏。俱有。敖氏古誤作今。注云辟正主也者。正主謂君。以大夫代受。不敢儼然如君行禮賓之禮。故云辟也。

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。以與賓接於君所。賓又請有事於已。不可以不速也。所不及者。下大夫未嘗使者也。不勞者。以先是賓請有事。於已同類。既聞彼為禮所及。則已往有嫌也。所以知及不及者。賓請有事。固曰〔疏〕正義曰。經惟云卿大夫勞賓。不辨幣之所及。與不釋服之節。故記明之。國語。晉羊舌肸聘于周。某子某子。發幣于大夫。敖氏云。服皮弁服。郝氏云。朝服。案聘君臣同服皮弁服。敖說為長。注云以與

右記君不親受之禮

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。以與賓接於君所。賓又請有事於已。不可以不速也。所不及者。下大夫未嘗使者也。不勞者。以先是賓請有事。於已同類。既聞彼為禮所及。則已往有嫌也。所以知及不及者。賓請有事。固曰〔疏〕正義曰。經惟云卿大夫勞賓。不辨幣之所及。與不釋服之節。故記明之。國語。晉羊舌肸聘于周。某子某子。發幣于大夫。敖氏云。服皮弁服。郝氏云。朝服。案聘君臣同服皮弁服。敖說為長。注云以與

賓接於君所。賓又請有事於已。不可以不速也者。是釋所以不釋服而往勞之故。褚氏云。見勞賓者先於致饗餼。今案。記云幣之所及皆勞。則有所不及而不勞者矣。云所不及者。下大夫未嘗使者也者。謂三卿五大夫中。惟未嘗使至已國

之下大夫。幣有不及耳。云不勞者。以先是賓請有事。於已同類。既聞彼為禮所及。則已往有嫌也者。言幣未及已。而往勞之。是嫌於相干也。云所以知及不及者。賓請有事。固曰某子某子者。斯時賓尙未問卿大夫。何以知幣有及有不

及。蓋賓請有事之時。即舉所問之人一一言之。因知幣之及已。先往勞也。某子某子。如高子闚子之類。

及。蓋賓請有事之時。即舉所問之人一一言之。因知幣之及已。先往勞也。某子某子。如高子闚子之類。

右記勞賓

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。羹飪。謂飪一牢也。肉謂之羹。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。筮尸若昭若穆。容父

禴。不祭可也。古文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羹飪謂飪一牢也者。卽歸饗饋之飪也。云肉謂之羹者。爾雅文。云唯是祭其

羹爲羔。任作臚。先大禮之盛也者。是字指羹飪言。賜饗有任有腥。又有饋。今唯言飪。則其他不祭可知。

論語君賜食不祭者。以恐或餽餘。此歸饗是大禮。任又主君潔烹以賜者。故必祭之。不忘先也。云筮尸若昭若穆。容

父在。父在則祭祖。父卒則祭禴者。以經云筮一尸。而又云若昭若穆。則或昭或穆不定。故知有父者祭父。無父者祭

禴也。容父在者。謂或父有廢疾。或父已請老。子爲大夫出使在外也。敖氏云。尸云筮。則子弟之從行者衆矣。又云。

唯羹飪之文意不具。或脫一祭字。云筮一尸者。嫌并祭祖禴當異尸也。韋氏協夢云。敖謂並祭祖禴。而唯一尸。若然。

則何必言若昭若穆乎。且何以處父在者乎。褚氏云。祖與父存沒無定。故科祭其一。若如敖說。則何昭穆之有。下皇

祖某甫。皇考某子。誤與此同。今案。敖說之非。盛氏及江氏筠均俱辨之。云腥饋不祭。則士介不祭也者。士介但有

饋而無饗。故不祭。若然。則士介賜饗亦祭。記不言者。略也。云士之初行。不釋幣於禴。不祭可也者。盛氏云。士

介初行。亦告於禴。至是乃不祭者。賤不載主也。今案。大夫士無木主。詳士虞禮陰厭節。盛氏謂賤不載主。未確。

至謂士初行亦告禴。揆之出告反面事亡如存之義。士當亦與卿大夫同矣。云古文羹爲羔。任作臚者。胡氏云。案。說

文羹本从孺从羔。小篆从羔从美作羹。此古文羹爲羔者。蓋字之爛脫。任作臚者。臚當作稔。說文。任。大孰也。此

古文。蓋借穀孰之稔爲之。傳寫又誤作臚耳。爾雅。饋。稔也。釋文。稔本作餼。此二字互借之證。郊特牲臚祭。臚亦稔之誤。○賈疏云。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。大夫雖無木主。亦以幣帛主其神。後人駁之。謂上經釋幣卽埋之。不云載之以出。僕爲祝。祝曰。孝孫某。孝子某。薦嘉禮于皇祖某甫。皇考某子。僕爲祝者。大夫〔疏〕正義曰。存以備參。僕爲祝。祝曰。孝孫某。孝子某。薦嘉禮于皇祖某甫。皇考某子。僕爲祝者。大夫〔疏〕云。孝孫。又云孝子。云皇祖。又云皇考者。上文云若昭若穆。故此亦兩言之。敖氏云。字祖而謚考。亦假設之辭。注云僕爲祝者。大夫之臣攝官也者。禮運曰。大夫具官。非禮也。則攝官其常。故注云然。此僕爲祝者。亦是使僕攝祝也。定四年左傳。祝鮀曰。嘉好之事。君行師從。卿行旅從。臣無事焉。是君與大夫出境。祝不從行。故使僕爲之。釋官云。賈疏因此遂謂大夫本無祝官。非是。少牢大夫禮有祝。又左傳。范文子反自鄆。使其祝宗祈死。是大夫之臣有祝矣。如饋食之禮。如少牢饋食之禮。不言少牢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王氏士讓云。此因事而祭。故惟筮尸無筮日。又無主婦助祭。且館於大夫之廟。記云如者。亦略倣其大節爲之耳。注云今

文無之者。蓋鄭於字句間亦必審擇所從也。

假器于大夫。

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王氏士讓云。案。為聘使。不得將祭器以行。必假於士。去國冀反者如此。則出聘者不以祭器行可知矣。注云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。盛氏云。君之器。謂鼎豆之屬。君所歸於賓者。亦可為祭器。而臣不敢用也。曲禮曰。大夫寓祭器於大夫。士寓祭器於士。

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。賦及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盼猶賦也者。禮記王制。名山大澤不以盼。鄭注。盼讀為班。周禮之。明辯也。古文盼作紛。匪頌之式。鄭司農云。頌讀為班布之班。是盼頌班三字義俱通。說文。班。分瑞玉。爾雅釋言。班。賦也。郭注。謂布與蓋。皆分物與人之意。故以盼猶賦解之。云度度人也。車巾車也。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者。釋官云。度。車。注以度人巾車當之。考周禮度人下士。而巾車掌公車之政令。以下大夫為之。疑大夫出聘未必有此官從行也。周禮度人下有圉人掌養馬。度圉亦通稱。左傳。崔子使圉人駕。又孟氏選圉人之壯者。是大夫亦有圉人掌馬也。車。則大夫家掌車之官。若左傳云。鮑子之臣差車鮑點。叔孫氏之車子鉏商之類。或曰。度車蓋度人巾車之徒屬從聘賓行者。云賦及之。明辯也者。此謂大夫受饗而祭。祭訖。盼肉度車。賤官亦及之。明其下逮無不辯也。云古文盼作紛者。蓋由形近致誤。故鄭不從。

右記賓受饗而祭

聘日致饗。

急歸大〔疏〕

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日。唐石經作自。誤。注急歸大禮四字。今本。俱脫。歷。徐集釋。通解。楊氏。俱有。○聘之日。行聘享畢禮賓。禮賓後私餼。賓即館。又鄉大夫勞賓。其事繁矣。乃於是日即歸饗餼。是急歸大禮也。大禮。謂饗也。明日問大夫。不以殘日問人。崇敬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不以殘日問人。崇敬也者。謂不以殘日也。云古文曰問夫人也者。胡夕。夫人歸禮。與君異日。下之也者。此氏云。蓋涉下文夕夫人歸禮而誤耳。夕。夫人歸禮。也。今文歸作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與君異日。下之也者。此云今文歸作饋者。詳前。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。稍。稟食也。乘禽。乘行之禽也。君使鄉章奔歸饗餼下。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。謂鷹鷺之屬。其歸之以雙為數。其賓與上介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旬。十日也。既致饗。旬而稍。謂致饗之後。十日而賓猶未歸。則更致稍食。恐米禾之古文既為餼。〔疏〕不繼也。宰夫始歸乘禽。亦謂於旬日始也。必使宰夫者。三禮札記云。周禮宰夫職。掌賓客之委。

聘日致饗。急歸大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日。唐石經作自。誤。注急歸大禮四字。今本。俱脫。歷。徐集釋。通解。楊氏。俱有。○聘之日。行聘享畢禮賓。禮賓後私餼。賓即館。又鄉大夫勞賓。其事繁矣。乃於是日即歸饗餼。是急歸大禮也。大禮。謂饗也。明日問大夫。不以殘日問人。崇敬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不以殘日問人。崇敬也者。謂不以殘日也。云古文曰問夫人也者。胡夕。夫人歸禮。與君異日。下之也者。此氏云。蓋涉下文夕夫人歸禮而誤耳。夕。夫人歸禮。也。今文歸作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與君異日。下之也者。此云今文歸作饋者。詳前。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。稍。稟食也。乘禽。乘行之禽也。君使鄉章奔歸饗餼下。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。謂鷹鷺之屬。其歸之以雙為數。其賓與上介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旬。十日也。既致饗。旬而稍。謂致饗之後。十日而賓猶未歸。則更致稍食。恐米禾之古文既為餼。〔疏〕不繼也。宰夫始歸乘禽。亦謂於旬日始也。必使宰夫者。三禮札記云。周禮宰夫職。掌賓客之委。

聘日致饗。急歸大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日。唐石經作自。誤。注急歸大禮四字。今本。俱脫。歷。徐集釋。通解。楊氏。俱有。○聘之日。行聘享畢禮賓。禮賓後私餼。賓即館。又鄉大夫勞賓。其事繁矣。乃於是日即歸饗餼。是急歸大禮也。大禮。謂饗也。明日問大夫。不以殘日問人。崇敬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不以殘日問人。崇敬也者。謂不以殘日也。云古文曰問夫人也者。胡夕。夫人歸禮。與君異日。下之也者。此氏云。蓋涉下文夕夫人歸禮而誤耳。夕。夫人歸禮。也。今文歸作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與君異日。下之也者。此云今文歸作饋者。詳前。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。稍。稟食也。乘禽。乘行之禽也。君使鄉章奔歸饗餼下。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。謂鷹鷺之屬。其歸之以雙為數。其賓與上介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旬。十日也。既致饗。旬而稍。謂致饗之後。十日而賓猶未歸。則更致稍食。恐米禾之古文既為餼。〔疏〕不繼也。宰夫始歸乘禽。亦謂於旬日始也。必使宰夫者。三禮札記云。周禮宰夫職。掌賓客之委。

聘日致饗。急歸大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日。唐石經作自。誤。注急歸大禮四字。今本。俱脫。歷。徐集釋。通解。楊氏。俱有。○聘之日。行聘享畢禮賓。禮賓後私餼。賓即館。又鄉大夫勞賓。其事繁矣。乃於是日即歸饗餼。是急歸大禮也。大禮。謂饗也。明日問大夫。不以殘日問人。崇敬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不以殘日問人。崇敬也者。謂不以殘日也。云古文曰問夫人也者。胡夕。夫人歸禮。與君異日。下之也者。此氏云。蓋涉下文夕夫人歸禮而誤耳。夕。夫人歸禮。也。今文歸作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與君異日。下之也者。此云今文歸作饋者。詳前。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。稍。稟食也。乘禽。乘行之禽也。君使鄉章奔歸饗餼下。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。謂鷹鷺之屬。其歸之以雙為數。其賓與上介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旬。十日也。既致饗。旬而稍。謂致饗之後。十日而賓猶未歸。則更致稍食。恐米禾之古文既為餼。〔疏〕不繼也。宰夫始歸乘禽。亦謂於旬日始也。必使宰夫者。三禮札記云。周禮宰夫職。掌賓客之委。

聘日致饗。急歸大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日。唐石經作自。誤。注急歸大禮四字。今本。俱脫。歷。徐集釋。通解。楊氏。俱有。○聘之日。行聘享畢禮賓。禮賓後私餼。賓即館。又鄉大夫勞賓。其事繁矣。乃於是日即歸饗餼。是急歸大禮也。大禮。謂饗也。明日問大夫。不以殘日問人。崇敬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不以殘日問人。崇敬也者。謂不以殘日也。云古文曰問夫人也者。胡夕。夫人歸禮。與君異日。下之也者。此氏云。蓋涉下文夕夫人歸禮而誤耳。夕。夫人歸禮。也。今文歸作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與君異日。下之也者。此云今文歸作饋者。詳前。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。稍。稟食也。乘禽。乘行之禽也。君使鄉章奔歸饗餼下。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。謂鷹鷺之屬。其歸之以雙為數。其賓與上介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旬。十日也。既致饗。旬而稍。謂致饗之後。十日而賓猶未歸。則更致稍食。恐米禾之古文既為餼。〔疏〕不繼也。宰夫始歸乘禽。亦謂於旬日始也。必使宰夫者。三禮札記云。周禮宰夫職。掌賓客之委。

積勝獻。鄭注。膳獻。禽羞俶獻也。此天子禮諸侯。當亦然。故宰夫主歸之。○注乘禽。毛本作乘謂。校勘記云。謂。嚴本。集釋。敖氏。俱作禽。是也。今案。古文既爲餼。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作古文餼爲既。云。十行本作古文既爲餼。毛本同。蓋皆傳寫誤倒。今更正。案此餼爲既者。以餼爲經內饗餼之餼。非既致饗之既也。若以爲既致饗之既。則既訓已與餼義絕不相通。無緣致誤。疏義說似是。然嚴本及各本俱與十行本同。茲仍之。而附其說於後焉。云稍稟食也者。詳上經唯稍受之下。云乘禽乘行之禽也者。賈疏云。別言此者。欲見此乘非物四曰乘。今案賈蓋以下多言雙。故疑非物四之乘。然語意未詳。周禮掌客鄭注。乘禽。乘行羣處之禽。謂雉鴈之屬。於禮以雙爲數。方氏苞云。曰乘禽。以其雄雌相乘而爲偶也。故致之亦以雙。然則乘禽卽謂鳥之雄雌並行者矣。云謂鴈鷺之屬者。爾雅曰。舒鴈。鷓。舒鷺。鷺。莊子。命豎子殺鴈而烹之。左傳。饗人竊更之以鷺。是二物皆可供膳。故舉以爲證也。云其歸之以雙爲數者。謂歸禽如其饗餼之數。每牢一雙。聘義曰。乘禽日五雙。謂賓也。賓饗餼五牢。故五雙。上介三牢。則三雙。士介一牢。則一雙。云其賓與上介也者。言乘禽日日歸之。惟賓與上介耳。若士介。則閒日矣。胡氏承珙云。古文餼爲既。案饗餼字本作氣。說文。氣。饋客之芻米也。从米。气聲。春秋傳。齊人來氣諸侯。藥。氣。或从既。餼。氣。或从食。自經典假氣爲雲氣字。而饋客之氣遂皆作餼。或有作既者。如此經古文。及中庸既稟稱事。大戴禮朝事私覲致饗既。段氏玉裁以三既字皆藥之省。案一切經音義云。餼。古文作藥。雖不言儀禮古文。疑玄應所見儀禮注本。容有作古文餼爲藥者。鄭注中庸云既讀爲餼者。轉从今字。使人易曉。故於此經亦從今文作餼也。士中日則一雙。中猶閒也。不日一。凡獻執一雙。委其餘于面。執一雙。以將命也。面。前也。其受之也。上介受以入相拜於門中。乃入授人。上介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其受之也。毛本也作止。校勘記云。嚴。徐集釋。楊。敖。俱作也。受亦如之。士介拜受於門外。〔疏〕通解作止。下句敷作上介受之以入告。今案。嚴本及各本俱作上介受以入告之。云執一雙以將命也者。少儀曰。其禽加於一雙。則執一雙以將命。委其餘。與此記義同。惟文有詳略耳。彼注云。加猶多也。云面前也。詳士冠禮。云其受之也。上介受以入告之。至乃入授人。略如私獻儀節。惟士舉其餘從之。私獻節無此文。蓋約士介面鄉時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之文也。賓不辭。以記無辭文。拜受於庭。拜字疑衍。上經賓三拜乘禽于朝。注云。發去乃拜乘禽。則此時不拜可知。乘禽微物。乃使賓日日亟拜乎。下云上介相拜。亦非。李氏云。記云凡獻。知受之如受賓私獻之禮也。不辭者。歸禽禮輕。上介受如賓。士介受於門外。皆做受饗餼禮。禽羞俶獻比。齊和者。俶獻。四時珍美之物也。俶。始也。言

其始可獻也。聘〔疏〕正義曰。注比放也。校勘記云。監本比誤作此。云比放也。其致之禮如乘禽也者。放與做同。義謂之時賜。謂其致禽羞俶獻之禮。略與歸乘禽同也。餘詳上經燕俶羞俶獻無常數下。○吳氏疑義云。注以放訓比。謂禮如乘禽。不知彼生此熟。烏能做而行之乎。經義述聞云。全經之例。兩事相若者。則云亦如之。或云如某事之禮。無言比者。竊疑比字本屬下句。當讀如比及三年之比。言比及歸大禮之日。既受饗餼。乃請觀也。禽羞俶獻之下蓋有脫文。今不可考矣。今案此節文義難解。述聞以爲有脫誤者近之。

右記賓主行禮節次及禽獻之等殺

歸大禮之日。既受饗餼。請觀。聘於是國。欲見其宗廟之好。〔疏〕正義曰。王氏士讓云。案聘禮有請觀之舉。敖氏

舉乃於歸大禮之日。請於歸饗餼之鄉。以達於君而已。非即日觀也。亦如上經賓請有事於大夫。非即日問也。方氏苞云。請觀事微。故不特請。而假於致饗餼者以達之。其入觀之日。則惟主君所命。非受饗餼之日。旋請旋帥以入也。今

案王說方說甚是。下文云訝帥之。乃終言其事耳。李氏云。吳季札聘魯。請觀于周樂。晉韓起聘魯。觀訝帥之自書于大史氏。皆其事。今案觀樂觀書。皆可爲請觀之證。鄭專主宮廟言者。以下有自下門入之文也。訝帥之自

下門入。帥猶道也。從下門外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從下門外入。游觀非正也者。聘享等事是正事。皆自大門入。此游入。游觀非正也。〔疏〕觀非正。故自下門入。下門蓋即便門之類。吳氏章句云。下門。其偏隅有門如闕

歛門。

右記賓游觀

各以其爵朝服。此句似非其次。宜在凡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此句下。嚴本有似非其次四字。未有絕闕在此四字。今本致禮下。絕闕在此。俱脫。校勘記云。徐本。集釋。敖氏。俱有。通解與今本同。云此

句似非其次。宜在凡致禮下者。鄭以下文凡致禮爲致饗食之禮。上經云若不親食。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。以侑幣。致饗以酬幣亦如之。故知各其以爵朝服。當在凡致禮下。絕闕在此也。盛氏云。其謂賓與上介也。致賓以鄉。致上介

詳上經公子賓壹食再饗下。言此。以見無文可證耳。
 無饗者無饗禮。士介無饗禮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饗校勘記云。陳、閔、監、葛、楊氏。俱誤。已詳上。無饗者無饗禮。以其卑也。
 饗禮。以其卑也。

右記致饗與無饗

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。謂大夫餼賓上介也。器寡而大略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上經大夫餼賓米八筐。上介亦如之。不言米幾種及筐大。餼賓上介也者。敖氏謂凡餼兼士介在內。不知記明言餼大夫。不云餼士。又鄭上經注謂衆介無梁。此云黍梁稷。明止謂賓與上介。注說是。云器寡而大略者。謂筐止八而每筐容米五斛。是器寡而大。對君餼米百筐。筐半斛。器小而多者為略也。

右記大夫餼賓上介之實與器

既將公事賓請歸。謂已問大夫事畢。請歸。不敢自專。謙也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謂已問大夫事畢者。問大夫。亦是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。盡殷勤也。恐人疑既將公事為行聘享事畢。故特明之。云請歸不敢自專。謙也者。蓋問大夫畢。即請於主國以定歸期。是不敢自專也。云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者。獻謂俶獻。無日數。言非一日。所以盡殷勤。故又有旬而稍之禮也。
 凡賓拜于朝。訝聽之。拜。拜賜也。唯稍不拜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上經已言賓三拜乘禽于朝。訝聽之。此復記之者。賓受君饗餼。補之也。訝聽之義詳上經。注云唯稍不拜者。明稍以外無不拜。稍禮詳前。

右記賓請歸拜賜

燕則上介爲賓。賓爲苟敬。饗食君親爲主。尊賓也。燕、私樂之禮。崇恩殺敬也。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。於是介大夫也。雖爲賓。猶卑於君。君則不與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介大夫也。宰夫獻。爲主人代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燕禮元禮也。主人所以致敬者。自敵以上。〔疏〕毛本介誤亦。○缺。宰夫獻。公辭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敖氏云。燕禮親爲主。而使宰夫獻。所以明君臣之義也。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。所以別於其君也。今案。宰夫獻。卽燕義所謂使宰夫爲獻主也。宰。大當爲膳宰。辨見燕禮。釋官云。儀禮經內所言宰夫。皆與周禮宰夫職合。惟此記云宰夫獻。則指謂膳宰。儀禮經是周公所作。其記出於後儒之手。如士冠禮記引孔子之言。則作記者在春秋後可知。春秋時通稱膳宰爲宰夫。故此記因之。

右記燕聘賓之禮

無行則重賄反幣。

無行。謂獨來復無所之也。必重其賄與反幣者。使者歸以得禮多爲榮。所以盈聘君之意也。反幣。謂禮玉束帛乘皮。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。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。辭孫而說襄仲曰。不有君子。

其能國乎。厚賄之。此謂重賄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此謂重賄。集釋重作厚。非。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者。如左傳反幣者也。今文曰賄反幣。〔疏〕吳公子札聘魯。遂聘齊。聘鄭、聘衛、聘晉。是所聘不一國。此則特爲己國來。聘訖亦不復往他國。是無行也。秦西乞術聘魯。事在左傳文十三年。彼云厚賄之。是贈聘使。此云重賄。是報聘君。二者不同。鄭特引以爲重賄反幣之證耳。盛氏云。賄。主國所以遺聘君者。上經賄止用束紡。今則加厚之。反幣。主國所以報享者。上經唯言禮玉束帛乘皮而已。今則盡反其享君享夫人之物也。重賄而又盡反其幣。皆所以答其特來之厚意。敖以贈幣釋之。非。今案盛說是也。云今文曰賄反幣者。古文作重賄反幣。今文無重字。案無重字。則厚答聘君之意。不見。故鄭不從也。

右記特聘宜加禮

曰。子以君命在寡君。寡君拜君命之辱。

此贊君拜聘享辭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曰上。集釋、通解、俱有辭也。在。存也。〔疏〕字。○此及下三節。卽上經公館賓時。所謂聘享。

夫人之聘享。問大夫。送賓。公皆再拜之四事也。因經未言贊拜之辭。故記補之。注云在存也者。謂在即存間之意。周禮大行人曰。歲徧存是也。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。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。

言君以社稷故者。夫人與君體敵。不敢當其惠也。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言君以社稷故者。夫人與君體敵。不敢當其惠也者。案取重如此。若曰。君貶寡君。延及寡小君。是以主君當其惠矣。注云夫人與君體敵。不敢當其惠也者。對下拜問大夫之辭而言。大夫與君不敵。故敢當其惠也。云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者。上節末云寡君拜君命之辱。此節在寡小君下。止云拜者。是省文。其實節。君貶寡君。延及二三老拜。此贊拜問大夫之辭。又拜送。拜送賓也。其辭蓋云。子將有末亦當曰寡君拜命之辱也。君貶寡君。延及二三老拜。賜也。大夫曰老。又拜送。寡君敢拜送。自拜聘享至此。亦非其次。宜〔疏〕正義曰。校勘記云。此節經注。唐石經。嚴、徐集釋。俱在君貶寡君節下。敖同。今本秦氏承上君館之下。〔疏〕蕙田云。又拜送三字。監本及敖本皆在君貶寡君之上。唐石經及謝子祥、郝敬、張爾岐、盛世佐、諸本。並在延及二三老拜之下。於文義為順。今案以上經文次考之。送賓在問大夫之後。唐石經及嚴徐各本是也。校勘記又云。注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。宜承上君館之下。共十七字。嚴徐集釋俱如是。今本作此宜承上君館之下。脫九字。通解祇有下七字。注云自拜聘享至此。亦非其次。宜承上君館之下者。謂自曰子以君命在寡君以下至此。並當承上記明日君館之下也。李氏云。案君館之自終上有故加書之文。此贊拜辭在重賄反幣下。釋皮帛謝主人上。與公館賓之節正相當。其次宜在此。今案李說與注異。

右記公館賓拜四事之辭

賓于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。賓不致。主人不拜。賓將遂去是館。留禮以禮主人。所以謝。〔疏〕正義曰。主、毛記云。注所以謝之下。嚴、徐、集釋、通解、要義、敖氏、俱有也字。楊氏無。○敖氏云。必釋於此者。明為館故也。皮亦在堂。禮之變也。今案館有主人。而賓釋皮帛以謝之。則其館於大夫士家之廟益可見矣。注云不致不拜。不以將別崇新敬也。〔疏〕本誤作王。校勘

將別崇新敬也者。此亦將去。示禮有終之意。敖氏謂難乎其為授受。恐非。

右記賓謝館主人

大夫來使無罪饗之

樂與嘉賓爲禮

〔疏〕

正義曰。來使。謂來聘。敖氏云。饗之。親饗之也。主過則餼之。餼之。腥也。其致之辭。不云君之有故耳。聘義曰。使者聘而誤。〔疏〕嚴、徐、陳本、通解、楊氏、俱作腥。集釋作生。主君不親饗食。所以愧厲之也。不言罪者。罪將執之。云餼之。腥致其牢禮也者。腥謂殺而未烹。左傳。餼牽謁矣。服注。腥曰餼。是餼亦訓腥。蓋不親饗故腥致之也。云其致之辭。不云君之有故耳者。張氏爾岐云。君有故。亦不親饗。此以使者有過而不饗。故致辭異也。引聘義者。證有過不饗之事。云不言罪者。罪將執之者。案罪。失誤之大者。過。失誤之小者。有過。雖不親饗。猶腥致之。有罪。則不唯不饗而已。亦不餼之也。鄭云。罪將執之者。蓋據春秋時有執他國之大夫者。然恐非古禮也。敖氏以過爲上經若過邦之過。餼卽餼之。以其禮之餼。又以下節其介爲介之上。有闕文。皆謬解。斷不可從。其介爲介。饗賓有介者。尊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此承上無罪饗之而言。謂饗賓

爲介。故云其介也。必知介爲上介者。敖氏云。士介賤。不可以與主君爲禮故也。今案上經饗食。賓介不及士介。是其證矣。李氏云。春秋傳。襄二十七年。宋公兼饗晉楚之大夫。趙孟爲客。子木與之語。弗能對。使叔向待言焉。子木亦不能對也。叔向蓋爲趙孟介而從饗者。食禮介雖從入。不從食也。○注賓尊。汪氏中校本改爲尊賓。義似較勝。云饗賓有介者。對燕禮以上介爲賓。以賓爲荀敬。無介也。云行敵禮也者。賈疏云。若鄉飲酒。賓主行敵禮而有介然也。

有大客後至。則先客不饗食。致之。卑不與尊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尊下。校勘記云。嚴、徐、集釋、通解、俱有者字。楊本無。○大客。敖氏以爲朝君。賈疏以爲大國之卿。案三禮

札記云。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。及大客之儀。鄭注。大賓。要服以內諸侯。大客。謂其孤卿。據此。則大賓大客是對要服以外言之。其要服以內賓客。不分大小也。況上經言饗食有定禮。不分別大小國。左傳昭元年。趙孟。叔孫豹。曹大夫入于鄭。鄭伯筮享之。曹是小國。而其大夫得與趙孟叔孫豹同享。豈以大國之卿後至。而遂廢小國之卿饗食之禮乎。賈說非矣。司儀職。雖以諸侯相朝爲賓。大夫來聘爲客。然對文異。散則通。此篇賓客多通稱。則大客卽謂諸侯。其先至之大夫。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。當從敖說。

儀禮正義 卷十八

九一

右記饗不饗之宜

唯大聘有几筵。謂受聘享時也。小聘輕。雖受於廟。不為神位。〔疏〕正義曰。小聘不筵几。記恐人疑大聘亦然。故特明之。大聘有几筵。聘之無几筵亦見矣。詳上經小聘曰問下。

聘之無几筵亦見矣。詳上經小聘曰問下。

右記受聘問之異

十斗曰斛。十六斗曰籩。十籩曰秉。乘十六斛。今江淮之間量名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今文籩為通。毛本文誤八。校勘俱作文。云乘十六斛者。上云十斗曰斛。十六斗曰籩。此十籩曰秉。據籩計之也。若以斛計之。則一乘十六斛矣。此秉為量名。與下四秉曰筥之乘異。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籩者。籩與庾同。云今文籩為通者。詳上經東乘有五籩下。

二百四十斗。謂一車之米。〔疏〕正義曰。注云謂一車之米者。謂二百四十斗為一車之米也。二百四十斗。即二十四斛也。乘有五籩。四斛也。上經歸饗饋云。門外米三十車。車乘有五籩。蓋每車有一乘五籩也。一

乘十六斛五籩。又八斛。是二十四斛也。○自十斗曰斛至此。皆言米數也。四秉曰筥。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。筥。積名也。若今菜易之閒刈稻。〔疏〕正義

也。○自十斗曰斛至此。皆言米數也。四秉曰筥。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。筥。積名也。若今菜易之閒刈稻。〔疏〕正義

也。○自十斗曰斛至此。皆言米數也。四秉曰筥。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。筥。積名也。若今菜易之閒刈稻。〔疏〕正義

也。○自十斗曰斛至此。皆言米數也。四秉曰筥。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。筥。積名也。若今菜易之閒刈稻。〔疏〕正義

也。○自十斗曰斛至此。皆言米數也。四秉曰筥。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。筥。積名也。若今菜易之閒刈稻。〔疏〕正義

也。○自十斗曰斛至此。皆言米數也。四秉曰筥。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。筥。積名也。若今菜易之閒刈稻。〔疏〕正義

也。○自十斗曰斛至此。皆言米數也。四秉曰筥。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。筥。積名也。若今菜易之閒刈稻。〔疏〕正義

十稷曰秬。四百秉爲一秬。

一車之禾三秬。爲千二百秉。三百筥。三十稷也。古文稷作縷。

〔疏〕正義曰。案上云四秉曰筥。則十筥曰稷。四十秉

○注云文稷作縷。核勘記云。縷、閩本作稷。誤。釋文通解俱作縷。今案嚴本作縷。云一車之禾三秬者。卽上經歸饗。云禾三十車。車三秬也。云爲千二百秉者。一秬四百秉。三秬是爲千二百秉。三百筥。三十稷也。掌客注云。禾、稷實并刈者也。亦引此記。云每車三秬。則三十稷也。稷猶束也。然則筥爲未束之名。稷爲已束之名。十筥曰稷。則四十把共一束也。云古文稷作縷者。案說文糸部無縷字。惟禾部稷下云。布之八十縷爲稷。胡氏云。布縷之縷。古字蓋借縷爲之。說文稷下。注解疑有脫誤。稷字从禾。當爲未數。故鄭從今文。○自四秉曰筥至此。皆言禾數也。

右記明致饗米禾之數

083.61

390

4741

704917

儀禮正義(八)

姓名	日期	姓名	日期
胡志明	6.12.8		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

083.14

4440

v.338-353

no.8

0704917

登錄號

704917



3-174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



0704917

353